

戴南山集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戴南山集朱序

五嶽之氣，皆能出雲雨，產金玉。而其靈者，常鬱結盤魄，而發爲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有垂於天地，而與爲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之遞運而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未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里在焉；此天地之神靈爲之發育，非止由乎秦岱也。有一時從游之士，亦多與國之產，則嶽神謂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申甫誦於詩；楊震郭子儀……諸公，多在華山下。惟恆靈之靈，自古至今，未有所洩；而靈更甚。一霍山者，今安慶天柱山，六南嶽也！安慶朱邑陳武何點三君子，略著史冊；——其以德業文章見者寥寥，明興以來，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配靈霍山，猶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以後，南嶽之祀，移於湘南；霍山不列五嶽之數，其靈或有所窮。」然予嘗游岱山之下，而登華山矣，其爲山也，秩祀雖領於祠官，而開鑿斬削，多改其故；童孺女婦，踐而越焉。日觀之宮，且肖一婦人以爲神；——有司權金錢，網其利。而霍山獨嶒然太清之表；石巖泉瀑間，上之爲黃帝虞舜之所祭告，下亦不失爲漢武之所封；後世淫瀆之物，不得而污之。則霍山之神，必能守古制以自禦；而無羨於彼之燔牲瘞玉，相詫以三公之號，獨榮於天下也。余與戴君田有，皆生



3 2169 1204 2

MG
1264.9
68

霍山之麓，（東_門相距，皆二百里而_一）；皆迂拙無用於時；而自力於古文，以取正於天下，而待於後世，則皆有其志。顧余力薄才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壯時，出語輒工；至今華二三十年，稍稍收輯之，得若干篇，命之曰「南山集」；一而命余爲序。夫俗之靈發於聖門，嵩之靈發於申甫，華之靈發於楊震郭子儀；_三之屬；_一而霍山卒無所洩。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而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以不辱於世之三公，而有以自樂。而予與田有乃適生其間。余不足道也，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文足以不朽，則余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五嶽與霍，或領於祠官，或不領於祠官，嘗則一掛仕版而受職於時；一不臣不友而抱奇以志於古。然則今五嶽所鍾，必多功名之士；而沉冥著書者，固於霍山爲宜也歟！今其集名曰「南山」者何也？志歸隱之地也；田有自是殆不復出矣！

宿松未書撰。

戴南山集方序

壬午之冬，吾友楊夫卜宅於桐城之南山而歸隱焉。從遊之士，刻其所爲古文適成，因名曰「南山集」。其文多未歸時所作；而以茲所居名焉，著其志也。余自有知識，所見聞當世之士，學成而並於古人者，無有也，其才之可拔以進於古者，僅得數人；而莫先於楊夫。始相見京師，語余曰：「吾非役役於是，而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一無所累，而一志其於斯，未能誘而出之也。」其後各奔走四方，歷歲踰時相見，必以是爲憂；余亦代爲憂。而自辛未迄今十餘年，而莫遂其所求。吾聞古之著書者，必以窮愁。然其所謂「窮愁」者，或肥遯不出，仕宦而中跌，名尊身泰，一無所累其心；故得從容著書以自適也。自科舉之法行，年二十而不得與於諸生之列；則里正得而役之；鄉里之吏，鞭笞行焉。又非貴遊素封之家，則所以養父母畜妻子者，常取足於傭書授經。窘若拘囚，終身而不息；尙何暇學古人之學，而冀其成耶？！故士窮愁則必不能著書。其事若與古異；而以理推之，則固然而無足怪也。楊夫少以時文發名於遠近；（凡所作，賈人隨購而刊之），故天下皆稱楊夫之時文！而不知此非楊夫之交也！其載筆墨以遊四方，喜述舊聞，記山水之勝；而以傳序說諸者，

亦時時應焉。故世復稱其古文，（是集所載是也）；——而亦非揭夫之文也！揭夫之文，蓋至今猶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而其道尤難。書傳所記立功名。守節義，與夫成忠孝而死者，代數十百人。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自周秦以來，可指數也。豈非其事獨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或艱其遇，而使皆不得以有成耶？揭夫之年長矣！其胸中之書，繼自今而不出，則時不贖矣！必待身之無所累而爲之，則果有其時耶？故余序是集，而爲揭夫憂者倍切焉！因發其所以，使覽者知揭夫之志；而揭夫亦時自警，而亟成其所志也。——同里方苞撰。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百篇，既已流傳於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於是四方學者，購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鷲固請先生刊行於世。先生曰：「古文之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厄，奔走於衣食；其於工力，未能深入闢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擇別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其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下筆妙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鷲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鈔諸板。昔人稱「文章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惟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惟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十餘年，網羅散軼，次第略備；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淡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瓣香，四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辛巳日，受業尤雲鷲識。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世居桐城南山，以孝弟力田。聞先生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喜網羅明代逸事，既窮而遊，多憤時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材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筆。——先生由是益困。康熙己丑，（年五十七），始成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當是時：

詔修明史數十年矣，以史館徵求遺書，凡事涉革除之際，民間多諱不錄，屢裁稿而未告成。先生心竊痛之；嘗著子漢錄以見其概。又有與余生書曰：「前日浮屠犂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予聞之，戴筆往問焉。予至而犂支已去，因教足下亟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予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予購得是書，取犂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覈；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讀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宏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粵，永歷之

帝南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
喪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
菰蘆山澤之間，有僅僅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
撥拾。傳流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
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効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
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
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則是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
况於夜郎、邛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足卜知聖支所在，能召之來，予
與而論，不勝幸甚！——先生是書，並載南山集，世久序而行之。先生及第後二年，左都御
史趙申喬追論其事，坐擬凌遲；

聖祖皇帝特恩減等罪死。而余生先瘦死獄中；因連獲讒者，凡數十人。所著南山集，
遂禁不出。後百餘年，邑後學戴鈞衡搜輯逸稿，編爲十四卷。先生死年六十一，無子，弟
輔世歸葬之南山硯莊。

論曰·伏讀

高宗皇帝御批通鑒輯覽，以福唐桂三王，終明代焉。大哉！

王言，非以著萬世之公哉！趙申喬疏摘南山集有狂悖語，世傳卽指與余生書！故曠著

於編，以俟權史者考之。嗚呼！可悲也夫！——邑後學徐宗亮謹撰。

戴南山先生年譜

先生行略 世多不傳。所僅見者，文中自道。（里中吳氏棄手寫本，及尤刻南山集偶鈔，方目之下，多繫以年。）爰推甲乙，以證終始；於其家乘，亦兼採焉，纂爲年譜，以示來哲。

順治十年癸巳：

先生生於是年三月十八日吉時。先生曾祖孟庵先生猶在堂，年五十八；祖古山先生年四十；父霜崖先生年二十一。

友人曰：余少從戴臬亭師游。臬亭，南山先生元孫也！家藏南山先生年譜，少時見之。戴先生一歲能言。今臬亭師之子孫，無復存其書，不復可得也。

十一年甲午：

先生二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補縣學生。按先生君序略云：「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

十二年乙未。

十三年丙申。

十四年丁酉。

十五年戊戌。

先生六歲。是年初從塾師受學。按先生時文全集序云：「予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請已畢。」

十六年己亥。

十七年庚子。

十八年辛丑。

先生九歲。弟半世以是年六月十九日生。時霜崖先生授徒廬江。按先君序略云：「歲辛丑壬寅間，始擔囊授徒廬江。」

康熙元年壬寅。

二年癸卯。

三年甲辰。

四年乙巳。

五年丙午。

六年丁未。

七年戊申。

八年己酉。

九年庚戌。

先生十八歲：曾祖孟庵先生，以是年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五。按先生嚮雪亭記：「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據此：是文作於孟庵先生在世時，當在十八歲以前。集中所載 是篇爲最早。

十年辛亥。

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十歲。是年始授徒。按先生時文全集自序云：「讀書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人，不足以給饜殮；余亦謀授徒以養親。」

十二年癸丑。

十三年甲寅。

十四年乙卯。

十五年丙辰。

先生二十四歲。是年所作：有正希稿序，有大士稿序，答朱生書，左忠毅公傳。

十六年丁巳。

十七年戊午：

先生二十六歲。是年所作：有老子論二首。
十八年己未：

先生二十七歲。始受知於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按先生時文全集「隱居以求其志」句「題文後，自記云：『此與「子游子夏」二段」題文，係己未年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月課首取之作也！』義極蒙先生咨賞，明年遂入縣學；距今踰二十年矣！偶定舊稿，頗欲棄去。念當年文風卑弱特甚；余以文不諧俗蒙詬厲，而外間之知吾文自茲始。後來督學知余者，惟今大司農李公。此外小試及場屋之文，無一不落者。存此，志知己之感也！』是年所作：有書詠蘭詩後，與王靜齋先生書，與趙良治書，窮鬼傳；又有先世遺事記，贈趙良治序，揭大字說。集中載與王靜齋書二首，論一首。抄自吳氏寫本；下注己未作。其短篇抄自尤氏刊本，不知作於何時；當亦己未作也。

十九年庚申：

先生二十八歲。補縣學生。是秋謁劉木齋先生於句曲，按先生送朱字錄序云：「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九日，卒於陳家洲館次；年四十八。詳集中先君序略。

二十年辛酉：

先生二十九歲。授徒陳家洲。按先生初集原序云：「歲辛酉，余教江濱洲渚之上，菰蘆

之中。無可以度日。」又汪河發墓誌云：「余辭出山來，濱，時時憂念。」蓋卽
霜。先生館地也。是年編訂霜崖先生遺詩，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所作：有先大人
詩序，初集原序，訂周易文稿序；又有與弟書，先君序略，汪河發墓誌銘，春秋經解
三首，疑解，祭錢雲瞻文，鸚鵡贊。

二十一年壬戌：

先生三十歲。授徒舒城郭氏。按先生郭生詩序云：「今年春余臨歧嶺，浴於湯泉！有郭
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是年所作：有郭生詩序，潘木崖先生詩序，青布潭記，溫
泉記，河墅記，紀老農夫說，紀夢筆贊。

二十二年癸亥：

先生三十一歲。仍客舒城，得交許亦士。按先生贈許亦士云：「乃者客於舒城，尤荒陋
；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是年所作：有左生生字說，贈許亦士序。

二十三年甲子：

先生三十二歲。仍客舒城。秋應鄉試，遇宿松朱書於舊縣，遂訂交。按先生送朱字綠序
云：「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冊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立江干，
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城人乎？」余曰：「是也。」二生曰：「桐城有某秀才，

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某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趺坐，各道平生，則皆大驚過望。」是年所作 有上劉木齋先生書，送釋鍾山序，送朱字錄序，曹先生傳；又有西園記，揚劉二王合傳，薛大觀傳，陳士慶傳，李逢亨傳，楊維嶽傳。

先生三十三歲。仍客舒城。館於許氏。按先生書許翁事云：「余客翁家兩載，翁季子從余。」與王雲濤書云：「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 與足下同縣，因爲一函付之，以達於左右。」周烈婦傳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言烈婦事甚具。」先生以是歲得選貢生。按邑誌：順治初題淮府州縣學，將文行兼優者取，送入監肄業，名曰「貢監」。順治八年，康熙二十四年，皆舉行。雍正十一年，乃分貢監名邑廩生准貢，所謂「優貢」也。先生是時，以廩生選貢，則食餼當在庚申、壬戌、癸亥、三歲，不可考矣！時督學使者 爲吉水李 振玉 是年所作：有書震川文集後，與王雲濤書，周烈婦傳，徐節婦傳，書許翁事，書許榮事。

二十五年丙寅：

先生三十四歲。是冬入京師。按先生北行日記序云：「往余居鄉，以教授糊口，不過二百里。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錢兩錢，與村學究爲曹伍 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即

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行。則始於歲丙寅之冬。」是年所作：有敏趙孟頫畫，答張氏二生書。按先生與劉言潔書云：「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丙寅，所著有蘆中集，問天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則先生是時著作已多矣！

二十六年丁卯：

先生三十五歲，是年至京師，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放。有與白藍生書，送蕭端木序，蕭翁壽序，艱貞叟傳，書光給諫軼事。

二十七年戊辰：

先生三十六歲。是年至京師，客游山東。按先生前謳集自序云：「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謙濟，游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游者數人，與余皆不得志。」又云：「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白實，宿松朱字綠，溧陽史駢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廣昌。」按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山東學政作條約數則。」」茲紀同游，凡八人；時蓋同膺山東學使之聘，而學使不可稽爲何人矣！

二十八年己巳：

先生三十七歲。仍客山東。是夏，自濟南入京師。按先生李庶常家傳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又先生蔣度臣詞序云：「歲己巳秋，余自河濟之間入燕。」按

二文所紀，夏秋不同者，蓋啓行於夏，稅駕於秋也。是年所作：有齊讎集自序，與何紀瞻書，張天開先生八十壽序。

二十九年庚午：

先生二十八歲。居京師，客吉水李少宰邸第。先生桃山鏡石記云：「歲庚午，余客少宰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爲余言桃山之勝，與鏡石之奇。」是年所作：有四園集序。畫石跋，贈劉言潔序。

三十年辛未：

先生三十九歲。居京師，授經大常李懋庵先生家。按李太常案牘序云：「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是年所作：有黃崑圃稿序，李潮進稿序，四家詩義合刻序，戴氏宗譜序，狄向蕤稿序。

三十一年壬申：

先生四十歲。祖古山先生，以是冬十月初一日卒。是年所作：有西河婦荏山女合傳，胡以溫家傳，又有一壺先生傳，李烈婦傳，郭烈婦傳，張天常先生八十壽序，送王序。編之任婺源序。

三十二年癸酉：

先生四十一歲。元配李孺人卒。是年客福建。按先生意園制義全集自序云：「歲癸酉秋

，余自福建還江寧。」又已卯作鄭允制義序云：「往余自浙東臨仙霞建寧延平而至福州：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考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作閩蘭黑卷序。」是必代孫檢討作者。先生是年客福建無疑。第考是年所作陳某詩序云：「今年春來京師，謁運天官，出其詩示余。」則先生春日猶在京師。合證以意園制義全集序云云，則秋末又還里，客福建，乃夏秋間耳。

三十三年甲戌：

先生四十二歲。是年客淮上吳門間。按先生書閣前墓誌後云：「癸酉之秋，余客榕城；明年夏，余游淮上。」慶歷文牘本序云：「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平日所藏隆慶萬歷兩朝文牘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又甲戌房書序云：「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又有甲戌房書小題文序。」又庚辰小題文選序云：「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蓋武曹是時在學門操選政；先生亦客是，與商榷也。

三十四年乙亥：

先生四十三歲。是年復入京師；有乙亥北行日記。按乙亥北行日記云：「六月初九日，自江甯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邀與同入燕；余以費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鄧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江甯開登舟，距家數十步耳。」據

此：是時先生已移居金陵矣！乙亥北行日記又云：「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考先生初入京爲丙寅冬，再入京爲己巳夏；此爲四入京；而三入京之年不可考！余意壬申南遷，癸酉春復入京，夏客福建，秋季旋里。甲戌客淮上吳門，遂移居金陵；至此復入京耳。按先生蔡阜亭稿云序：「往余居金陵九載」。先生以壬午冬自金陵歸居南山。逆推九載，當爲甲戌；則移居在甲戌明矣。所作有方百川稿序，書全上選舉。

三十五丙子：

先生四十四歲以居京師。是年所作：有種樹說，孫檢討課兒草序，送韓某序，李庶常傳，謝烈婦傳，曹氏怪石記；又有吳文燾傳，朱翁詩序。

三十六年丁丑：

先生四十五歲。是春，自京師反金陵。按北行日記序云：「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是年所作：有野香亭詩集序，徐文虎稿序，汪武曹稿序，馬宛來稿序，贈顧君原序，張翁家傳；又有袁烈婦傳，吳汪兩烈婦傳，闕里紀言序，丁丑房書序，答趙少宰書。

三十七年戊寅：

先生四十六歲。居金陵。母方孺人以秋九月十二日卒。是年所作：有徐貽孫遺稿序，吳

七雲制義序，宏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儀真四貞烈合傳，詹烈婦傳，小學論選序，命說。

三十八年己卯：

先生四十七歲。居金陵。是年所作 有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甲申保定守城紀略，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操房書選政，有己卯房書小殿文序。友人方望溪，以是秋領解江南，刊其制義；先生爲作靈泉稿序。又有程偕柳淮南游草序，鄭允石制義序，左尙子制義序，史某制義序，中西經星同異考序，宋嵩南制義序，朱烈女傳，王氏墓表，諸作。

三十九年庚辰：

先生四十八歲。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膺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遂往焉。庚辰浙行日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回金陵。是年所作：有憂菴記，遊吼山記，北行日記序，上韓宗伯書，庚辰小題文選序，九科文總序，庚辰浙行日記，杜溪文稿序，與劉大山書。按姜公名權，字輞麓。望溪集有史部侍郎姜公墓表。

四十年辛巳：

先生四十九歲。正月，復往浙江；有辛巳浙行日記。集中浙中山水諸記，悉以是年作。是年門人尤雲鷗，爲刻先生古文，凡百有十餘篇，名曰南山集。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矣？曰「南山」，著其志也！友人方百川，是冬卒。是年所作：有遊欄柯

山記，古樟記，遊天臺山記，鷹鷲記，龍鼻泉記，畫網巾先牛傳，再上韓宗伯書。
四十一年壬午：

先生五十歲。是年所作：有遊大龍湫記，唐允隆傳，節孝善婦人傳，送趙驂期序，三山存業序。冬，自江甯歸居南山。按先生硯莊記云：「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十金。是時，吾縣田值甚貴；而良治爲余買南山岡田十五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室額曰「硯莊」；而以歲壬午冬自江甯歸居於此。」硯莊距余居八九里；許先生之墓，在其左近。予嘗過先生，訪求硯莊故址；問之土人皆不知。至一地，曠然夷衍，平岡環後，繡陌交前；證以先生所作數峰亭記，左右皆合，——惟無宅可證。而其後高地，又爲懷寧楊氏墳。予徘徊久之；有老者笑謂余曰：「此勝地也。墳中人乃尙書；其前空地，昔戴榜眼居住。」乃知卽硯莊所在；蓋先生子孫售之楊氏爲葬地耳！

四十二年癸未：

先生五十一歲。是年所作：有道墟園詩序，姚符御詩序，芥舟翁壽序。

四十三年甲申：

先生五十二歲。是年客姑蘇。按先生時文全集刻本序文，未行有「康熙甲申秋日 書於

姑蘇寓齋云云。」又吳他山詩序云：「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有姑蘇寓舍。」又戴母湯孺人壽序云：「余所居去官山十里，欲徒步往爲壽；適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據此：先生客姑蘇明矣！考先生窮河源記云：「康熙四十四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予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爲記之。」則是先生春夏秋客姑蘇，冬蓋由姑蘇入京師！是年所作：有吳他山詩序，自訂時文全集序，趙傳舟制義序，讀易質疑序，唐宋八大家文選序，戴母湯太孺人壽序，沈壽民傳，綠蔭齋古桂記，窮河源記。

四十四年乙酉：

先生五十三歲。應順天鄉試，中試第五十九名舉人。里中同榜者四人：（何隆遇，吳繼，吳紹芳，齊芳起。）主試者：爲錢塘汪公縉，同里姚公士藹。四書題：吾問（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次題（夫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三句）；三題（取惡旨酒一節）。是年始探朱子語錄，纂四書大全。所作有成周卜詩序，傅天集序，和陶詩序，張貢五文集序，馮曾錐指序，送王雲衢之任新津序，朱孺人壽序，金知州傳，蓼莊圖記。

四十五年丙戌：

先生五十四歲。會試被黜；遂自京師客吳門，操房書之選。按先生丙戌南還日記云：「五月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程爽林稿序云：「歲乙酉，余在京師。明年春夏之間，

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時余方從事房書之役。劉退庵先生稿序云：「歲丙戌冬，余客吳門，先生亦客吳門，爲日甚久。」——蓋是冬亦未嘗旋里也。是年所作：有倪生詩序，劉退庵先生稿序，洪崑霞制義序，露執禮制義序，繆太翁遺稿序，楊千木稿序，耕苗記略序，恭記容賜慈教稿序，溫漆家傳，張驗封家傳，方舟傳，成烈婦傳，邵生家傳，記紅苗事，丙戌南還日記。

四十六年丁亥：

先生五十五歲。是年夏春，仍客吳門。按先生慧慶寺玉蘭記云：「慧慶寺距闔門四五里而遙。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間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云：「歲丁亥四月，劉門凌君某，介余族壻姜君賦三面來謁。春辭吳門，客江都，借柳亦適授徒於此。」齊天霞稿序云：「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皋，爲刊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客淮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按梅文常稿序云：「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墓園；而文常亦適自郡至。」先生所著四書大全，以是冬告成。是年所作：有章太古稿序，蔡阜亭稿序，程借柳稿序，梅文常稿序，高工部兩世遺稿序，戴母唐孺人壽序，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何翁家傳，慧慶寺玉蘭記。

四十七年戊子：

先生五十六歲。是年入京師。按程偕柳稿序云：「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至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先生四書朱子大全成；友人程鳳來以是春二月鐫板行世；有四書朱子大全序 四書朱子大全一書，予向未之見。庚子春，先生之族孫，以是示予。刻本甚精好，上下方有朱筆批識；（或塗乙，或增補），皆先生親手寫。蓋刻既成後，先生逐年加校；（有未妥者，仍復審訂），將以重梓也。先生獲罪，此書遂不行於世；乾隆時，金壇王步青爲四書匯泰，所採錄朱子書，與先生略同。不知王氏曾見此書耶？抑先後適相合焉？又此本簡首朱筆識曰：「另換他人名亦可！」亦先生親手寫者；悲夫！

四十八年己丑：

先生五十七歲。是年會試，中式第二名進士；殿試，授一甲第二名，里中同榜者，有方式濟。總裁爲福建李公光地，陝西趙公廷樞。會試，四書題：首問（知者樂水一章）；次題（今夫天二段）；三題（孔子之謂集大成二節）。

四十九年庚寅：

先生五十八歲。自後數年先生著作不傳。

五十年辛卯：

先生五十九歲。是年獲罪。按方望溪文集。兩朝

聖恩恭紀云：「始戴田有本突牽連人，罪有未減，而方族附從尤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折平。一又按全紹衣鮎琦之亭集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文云：「宗人力學標者，故翰林生聯，游瀛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田有」日記：「多採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孝標。」先生獲罪，世傳以與余生書。一據此，則另有「日記一矣！按望溪集（教忠祠祭田序）云：「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獄。」——則全言未足據也！」

五十一年壬辰。

五十二年癸巳：

先生六十一歲。是年二月初十日卒；弟輔世自京師扶柩歸葬於所居南山硯莊之南。

戴南山年譜終

戴南山集目錄

卷一

論說

老子論上

范增論

撫盜論

左氏辨

孔廟從祀議

樹夫字說

種樹說

左生生字說

盲者說

老子論下

魏其論

史論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田字說

藥身說

命說

鳥說

鄰女說

卷二

序

先大人詩序

劉陵千庶常詩序

方逸巢先生詩序

天籟集序

李縣圃唱和詩序

陳某詩序

巢書閣集序

道墟園詩序

成周卜詩序

和陶詩序

杜溪稿序

張貢五文集序

困學集自序

濤山先生詩序

朱翁詩序

程借柳淮南游草序

齊謳集白序

郭生詩序

野香亭詩集序

姚符御詩序

吳他山詩序

傅天集序

倪生詩序

四逸園集序

北行日紀序

子遺錄自序

潘木崖先生詩序

初集原序

卷二

序

金正希稿序

陳大士稿序

方百川稿序

方靈臬稿序

狄向濤稿序

徐文虎稿序

汪武曹稿序

徐貽孫遺稿序

自訂周易文稿序

黃崑圖稿序

李潮進稿序

意園制義自序

孫檢討課兒草序

吳七雲制義序

鄭允石制義序

左倚子制義序

史某制義序

宋嵩南制義序

趙傳舟制義序

自訂時文全集序

洪崑霞制義序

儲執禮制義序

繆太翁遺稿序

劉退庵先生稿序

章太古稿序

吳宏表稿序

梅文常稿序

齊天霞稿序

馬宛來稿序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卷四

序（書後附）

馮百錐指序

兒易序

恭紀容賜慈致額序

闕里紀言序

小學論選序

三山存業序

慶厯文讀本序

蔡阜亭稿序

程偕柳稿序

程爽林稿序

楊千木稿序

蔡瞻岷文集序

四家詩義合刻序

四書朱子大全序

春秋止業序

辨紅苗紀略序

李太常案牘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戴氏宗譜序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己卯行書小題序

九科大題文總序

讀易質疑序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咏蘭詩後

卷五

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上韓宗伯書

答某書

答張伍兩生書

答趙少宰書

與趙良治書

與王雲濤書

庚辰小題文選序

課業初編序

德政詩序

書貨殖傳後

書閻筭前墓詩後

跋趙孟頫畫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再上韓宗伯書

與余生書

與烈言潔書

與劉大山書

上劉木齋先生書

答張氏二生書

與白藍生書
與洪孝儀書
與弟書

與何配瞻書
與朱生書

卷六

贈序

趙良治序
許亦士序
朱字綠序
蕭端木序
劉繼莊還洞庭序
趙聯期序
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張天間先生八十壽序
芥舟翁壽序
戴母唐孺人壽序

葉蒼巖序
劉言潔序
釋鍾山序
蔭玉度讀弔陵序
王序綸之任娶序
顧君原序
韓某序
蕭翁壽序
朱太孺人壽序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卷七

傳

左忠毅公傳

曹先生傳

張翁家傳

金知州傳

張驗封家傳

程孝子傳

李逢亨傳

王養正傳

艱貞叟傳

卷八

傳

薛大觀傳

李庶常家傳

沈壽民傳

溫潑家傳

楊允正家傳

陳士慶傳

楊維嶽傳

劉孔暉傳

何翁家傳

一壺先生傳

寶成傳

唐允隆傳

朱銘德傳

王學箕傳

方舟傳

邵生家傳

卷九

傳（書傳家傳附）

周烈婦傳

郭烈婦傳

王烈婦傳

袁烈婦傳

儀真四貞烈台傳

朱烈女傳

畫綉巾先生傳

吳文煒傳

岳薦傳

楊劉二王合傳

程之藩傳

李月桂家傳

胡以溫家傳

徐節婦傳

戴節婦傳

李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傳

詹烈婦傳

李烈婦傳

節孝唐孺人傳

李烈婦傳

謝烈婦傳

汪節婦傳

書許翁事

書全上選事

先君序略

卷上

墓誌

汪河發墓誌銘

孫宜人墓誌銘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主司事

劉公墓誌銘

贊理河務陳君墓表

卷十一

西河婦往山女合傳

吳烈婦傳

成烈婦傳

書光給諫軼事

書許榮事

書先世遺事

誥封光祿大夫又封榮祿大夫驃騎將軍副總兵

官都督同知張公墓誌銘

鄭允惠墓誌銘

王氏墓表

記

籌雪亭記

唐西浦紀

石門沖記

兔兒山記

游爛柯山記

游吼山記

游天台山記

游大龍湫記

曹氏怪石記

蓼莊圖記

溫泉記

硯莊記

河壁記

日本風土記

芝石記

游浮山紀

西園記

游西山記

桃山鏡石記

古樟記

雁蕩記

龍鼻泉記

樊川書院碑記(代)

綠蔭齋古桂記

青布潭記

數峯亭記

慧慶寺玉蘭記

窮河源記

卷十二

雜著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西狩獲麟解

窮鬼傳

醉鄉記

夢庵記

紀夢

錢神問對

解疑

鸚鵡贊

卷十三

紀行

乙亥北行日記

戴南山集 目錄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讀楊雄傳

意園記

睡鄉記

紀老農說

紀紅苗事

討夏二子檄

祭錢雲瞻文

筆贊

庚辰浙行日記

辛巳浙行日記

丙戌南還日記

卷十四

子遺錄（爲吳畢記）

右南山先生文集十四卷：編次之法，略仿唐宋以示諸家之例而變通之：首「論說」，次「文集序」，「雜著序」，「書後」，「亦序體也！附入焉。」次「書」，「次「贈序」，「（附壽文序。）次「傳」，「（附「書事文。」）震川集以「書事」入「雜著」，「鄙意名異傳而體同，當與傳爲一。先君序略，家傳也故附之。次「墓誌」，「次「山水記」，「次「雜著。」窮鬼傳入雜著者，以其爲游戲之文；仿昌黎集毛穎傳入雜文，不與何蕃傳王叔福傳并也。意園睡鄉等記，亦游戲文，無記事之實？名同實判。故不入記。」哀祭辭頌，「昔人另爲卷；茲僅數首，遂附之。次「紀行。」（陸放翁范石湖以紀行入外集；錢虞山編震川集從之。茲編無外集，故另爲一卷。）次「子遺錄」一卷；「子遺錄」者，紀桐城明末兵變之事；先生生平極得意之文，莫過於是！向白另爲一書，有北平王源、休寧汪瀕、同里方玉正序。茲訂爲一卷，而錄于源序於後終焉。通計文二百五十餘首；此外文尙六十餘首，妄爲汰去；類皆持議過當，立言太激，行文太率者。使先生存，自訂其集，所刪當不惟是。小子譴陋，於先生文未能窮見

區區，何敢肆意大有去取；姑以鄙見所及者，訂之如此云。編既成，書其後曰：嗚乎！文章之事，豈不難哉？商周以前，無專以文章著者；晚周之世，乃少有之；至秦漢而爲之者，益專且衆。司馬子長生漢武之朝，以天授之才，承累世之學，通古今書史之祕，窮天下山水之奇；跡其所遭，極人世萬不可堪之境。佗傑抑鬱，感憤悲傷；以其所蓄發爲文章，遂以雄於天下，傳於後世。自後世言文章稱大家者：所造雖各有不同，要莫不深有得乎子長之義旨。（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明之熙甫，其尤著者也！）

國朝作者間出，海內翕然推爲正宗，莫如吾鄉望溪方氏。而方氏生平極所嘆服者，則惟先生。先生與望溪生爲同里，又自少志意相得，迨老不衰。其學方之淺深，文之得失，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莫如望溪。望溪推之，學者其復何說也！顧望溪生爲顯官，身後著作在天；而先生摧折困抑，垂老播禍以死，著作脫軼，莫爲之收。而一二藏書家，有其稿者，又祕弗敢出。四方學者，徒耳先生之名；求讀其書不可得。——文章之遭際，幸不幸固如是耶？余讀先生之文：見其境象，（如太空之浮雲，變化無跡；又如飛仙卸風，莫窺行止。）私嘗疑之古人，以爲莊周之文，李白之詩，庶幾相似。而其氣之逸、韻之遠，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而得其神。雲鶚尤氏嘗謂「子長文章之逸氣，歐陽永叔後，惟先生得之，」——非虛語也！余又觀先生文中「自叙，」及望

溪先生所作「序文」，「知先生生平每以子長自命，其胸中藏有數百卷書，滔滔欲出。向令克成，必有不同於班固范蔚宗陳壽……諸人者；豈僅區區文字，足見其得子長之神哉？惜乎有子長之才，不能有子長之志；僅此區區，而猶扼抑使不得彰行於世，良可悲已！先生文集名不一：少時著有困學集、蘆中集，問天集，巖居川觀集；皆不復可見！今世所歷存者！惟門人尤雲鶚刊本；（所謂南山集也。）南山集載文止百十餘首。里中吳氏藏有寫本，較尤本文多且半；——余假而抄之。復於許君處見先生手稿十數首，又尤本吳本未加編次，亦無意例；余乃共取編之。嗚呼！以余所見三本同異如此；——此外不可見者，其零散知幾何也！——道光辛丑十二月，宗後學身謹識。

戴南山集卷一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序說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誦。顧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否？但能訾誦兩家，卽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老子之書，反覆細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可致詰，而托於天人性命之理；——學士大夫多惑之。其尤荒唐不通者，輪迴生死之說；而惑人信之，亦或往往有所忌憚；故亦可藉以並服天下之人，使稍斂其邪志。嗚呼！孔子之道，不能以教天下，而必假手於佛，吾嘆之久矣！昔孔子明王道，述古文，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假使如後世儒者之論：謂老子爲「異端」，——夫子獨不能辭而闢之耶？旣不能辭而闢之，而復與其弟子

間關道路，從之問禮；且嘆服而許與之；——將謂孔子者亦老氏之徒耶？然則老子之負誇於天下者，非老氏之過也；——為老氏之說者之過也！一莊列禦寇……之流，其言依倣老子。吾觀其書，大抵憫世之昏濁，為洗滌自恣，以適己志。——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不得與老子並。而「申不害韓非……」之流，慘覈少恩，真託老子以自重；——其實未得老子之萬一也！太史公著史記，謂「申韓原於道德」；吾又疑之久矣；且夫佛之為聖道害也！往往創立名字，分別宗門，顯與孔子為敵。——而老子固未嘗有是也！當其為周守藏室之史，固非無意於世者。見周之衰，遂去出關而隱。自關令尹強之，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亦未嘗有意為文字，留人間，以逞其說，而冀天下之從己也。吾觀其出處行藏，非有謬於聖人；而其書不過哀斯人之愚迷，而自道其淡泊無為之意；——蓋春秋時之一隱君子耳！後之為老子說者，亦莫知老子；或稱之反過其實。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者亦緇「老子」。」夫老子與孔子，當日未常相緇也；——則學者過也！嗚呼！自申不害韓非假託老子之說，而使老子蒙詬於萬世。浸尋而至於秦漢以後，為老子之徒者，築宮以祀之，刻木以像之，造立鬼神名字，而自異其衣冠，往往禱祈賽請。又依倣浮屠氏之書，作為鄙俚無稽怪誕之言，曰「是老子也！」則老子之冤，巨萬世而莫之白矣！夫「巫覡」、「自老子未出，而其興已久矣！」巫覡佛之盛也。顧已無所宗，乃假託老子自重，以擬於佛，而敢與孔子拚。——此豈老子之罪

平？「神仙」之事，不見於經傳；世說倘恍荒忽，而皆見於諸子百家之書。大抵爲其術者，屏繁鷺，守清淨，其說近老子，故亦時時稱論老子之道；——而世又以老子真怪迂矣！嗚呼；老子、一隱君子耳！不幸姓名言語，落在人間，尊之者曰「聖人」，斥之者曰「異端」；「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而晦於神仙，而遂以爲聖道之害。噫！此後世之老子，而非孔子時之老子也。」

老子論下

或曰：「子以老子之言，頗有可採者，其說可得聞乎？」曰：「老子之書具在，吾非敢臆而說也。後之人以異端之解解之，此其所以與聖人亂也。孔子適周見老子，其叮嚀付授，不過數語；而孔子嘆異之。其後所著書上下篇，大抵不出此數語之中。吾不知孔子當日曾見其書與否？而數語叮嚀，夫子不以爲非；則其書未可盡非也。吾觀其書：其大旨不過謂特法則法亡，恃功則功去；不知足者召禍，可欲者喪身；靜可以觀動，柔可以勝剛；其於禍福之相倚，盈謙之相越，天道人事得失，諄諄乎反覆言之而深切；不見其有戾聖人者也；而獨其有數言不能爲老子解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所謂「大道」者，混混之時，悶悶之風也！所謂「仁義」者，煦義之仁，子子之義也！——見世

之淵濁，而慨想於太古荒遠之事，以憤激之言；又其視仁義太小，不可爲訓；——此老子所以不得爲聖人也！其他所論著，往往多有與聖賢相發明。而世之蕩檢踰閑，放棄禮法，無復忌憚者，曰「老氏」；人亦從而指之曰：「此老氏也！」不知此固老氏之所深戒，而猥以擬之，不已謬乎？今夫佛氏之爲教也！戕賊其身，枯槁其性，歸於空虛無有。夫空虛無有，誠不足以治天下。而老子所言，皆行己治人，涉歷世故之道；勿非等於顛墮澆漓，不可致詰者。而世又有樸遯迂謹頑鈍寂寞之徒，託之老氏，以自掩其無能。不知此又老子之所深戒而不取也。」或曰：「子之誦法者孔子；孔老之道，宜萬世莫之及矣！——而子猶欲爲老氏別白者何耶？」曰：「所謂尊孔子者也！自三代之後，老也！佛也；儼然與孔子并立而爲三者也。夫老子、非孔子匹也！周衰之時，一隱君子而不大謬戾於聖人者也！吾所以云云者，以後世尊老子爲聖人，而欲以抗孔子；又或斥爲異端，而謂有害於孔子；——皆非老子也！吾以告夫世之論老子者也。」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於大亂，——此不明於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奔走

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不免於無成也歟！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於威強而不敢動。陳勝吳廣起於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鳥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於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靡碎敗衄。當此之時；項籍以叱咤暗啞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侯王；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於項籍矣！使項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以號令天下，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以不聽。以羽之雄而不知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輾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惟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之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隳，而篡於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習，未斬於世；天下之人，時有不忍忘之心。於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卽以帝齊燕三晉；

——吾知齊燕三晉之不心服也。况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大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於戰攻，周且臣屬於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為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於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為何義也哉？史言「范增素家居，好奇計；數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其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范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效於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未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係於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嗚呼！項籍力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足以臣諸侯。於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籍。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為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為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欲

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於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細，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係於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於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於勢而熟於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恤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用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明者，烏能視「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持；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並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嘆兩人之愚也！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己乖異，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聲歎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然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憐。遇思覺者震怒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日？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方握重權，天下士郡

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帳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隙者何也？既有隙矣，而又強灌夫與俱往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豔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陷於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即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况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既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一吾推其故，皆由於不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往轍。以償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蜂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勅屬縣不許逮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下，往往於羣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歎息痛恨也哉？當天下無事，天下威靈，鎮撫海內。而強兵悍卒，姦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折天子之命吏，斬芟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

所過千里，無雞犬之聲。而有割據割據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於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如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啣啣愉愉，奉之惟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強。列居郡縣，寢漢藩輔，而社稷爲之邱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成也！吾以恩信結也！古之人宥行之而成者矣！」嗚呼！盜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卽張遼當日不死於賊，亦已繫於都市矣。蓋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諳戰鬪之事。一旦疆場有警，身履戎行，恐戰不能勝，而僥倖於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容於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饑寒困迫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卽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於關其無能之書生，內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要其君相。卒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其於賊何厚？於朝廷何薄？於賊何德？於吾民父子兄弟何仇？夫以百萬虎狼，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成之，以恩信結之，何其愚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一解散，而前之罪置之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鈞鉏不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者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強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真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僞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巖洞，或在

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軍旅；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里百里之地；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行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鈞鉏耨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飢寒之故，或報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襄纒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矣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卽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覲其虛實，恣其求索；安居之傲未殞，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真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效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既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飢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辯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尙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強，原其罪，除其罰；而勢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嗚呼！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於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故國家有隣敵之變，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

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微倖偶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呼！後有良天子賢宰相，不幸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與師討羣盜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史論

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蔽者，惟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作史之難其人，柳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源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王伯亞旅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衆矣；其事愈紛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衆，而窮於不及照者。况以數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以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舉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辯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百年之後，而追前人之遺

述，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至於諸家之史亦云。然曰史豈遂無其直乎哉？夫史之所籍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
 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之太過，或隱諱而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
 賢否，始終本末，頗多有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徇其好惡，逞其
 私見；即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密；一事而紀載不同，
 一人而褒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一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
 即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未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
 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參互證，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
 ，亦未必遂無可好者。衆不可矯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
 此論世之說也！吾既論其人之世，又諳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
 是非非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聽聞者乎？其爲
 有以爲而爲之者乎？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奪之故，證之他
 書，參之國史；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
 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以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

史之難也！曾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遠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有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馬班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育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採摭繆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說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尙有不逮焉！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間，而可以爲法戒。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羃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某木可礎也！某木可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衆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成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衆，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質正。而吾竊怪後夫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

，舉步促縮，觸事疏曠，是亦矯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聚，而駕馭乖方，喧譁接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雜進，而識其體要，惟庀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猛勇，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怪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諸史之學也！素不知有鉅削之法也！分編其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躡時，而卒底於無成。今夫良史者，或數百年而一見，令人人可以爲之，是天下之才不難爲難；而子長孟堅比肩接踵而出也。衆拙工而治一器，衆懦夫而治一軍；寧安得而不窳？軍安得而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之爲大匠良將，稱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述，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專家之學，天下之才也。如會鞏之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此而後可以爲良史矣！而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

左氏辨

左傳果丘明所作乎？曰：非丘明所作也！唐啖助趙匡始斷其非丘明所作；其說是矣！以左傳爲丘明所作者：司馬遷也！劉歆也！班固也！杜預也！司馬遷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懸斷其爲左丘明。而劉歆欲立左子學，諸儒莫應；乃謂「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蓋爲張皇夸大之語，欲藉夫子以重左氏；其說不必皆有所自也！班固謂「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皆踵其說而訛益甚者也！啖助言「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進任之類。集諸國以釋春秋者，別有一左氏。」其而後之論者，遂求其人以實之：或曰：「左氏，六國時人也！」或曰：「楚人也！」或曰：「晉人也！」或曰：「漢儒之文也！」——爲是說者，皆不考其世，且不知文章之體制者也！古者列國皆有史，不獨魯也。左氏紀事，前後相繼，亦不出自一人之手也。晉之史，則紀晉之事獨詳；楚之史，則紀楚之事獨詳。左氏者，纂輯列國之史以成書，非皆其所自爲者。奈之何於其紀魯之獨詳者，遂懸斷其爲某國之人乎？左氏紀魏韓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則孔子既沒八十年，而丘明猶能著書，必無之事也！或遂以左氏爲六國時人。夫自古著書之家，一書之成，往往經數人之手。安知非獲麟之後，又有人焉，補其所未及；如褚少孫之

補史記，班昭之補漢書；——而又安得懸斷其爲某世之人乎？左氏初出於張倉之家，顯於劉歆；而或遂謂爲漢儒之文。信斯言也！則是左氏者，鑿空妄譌，附會春秋，而成此一書。如此：則六經諸子，皆出漢儒之所撰，而三代以前之書，無片言半辭之可信者矣！且夫文章之體製，與時爲升降：宋之文不及唐；唐之文不及漢；漢之文不及六國；六國之文不及春秋；左氏之文，奇質古奧，已非六國所及；其叙事爲千古史法之宗。而謂漢儒能執筆爲之，其說迂謬不通之甚者也！吾以爲左氏者，魯之史官，而不與孔子同時；即或同時，而未嘗奉教於夫子者也。觀其所引仲尼之言，多非其真。蓋假託於仲尼，以自信其說，亦或傳聞之未審，而遂以筆之於書耳！至於列國之事，則皆取列國之史，排續編輯而成。故自隱桓以至定哀，文格已屢變；而各國之事之所序述，筆勢亦迥有不同。蓋事辭則因其舊，而時時加以已之所斷制。至於左氏之所未及，則又有人焉，爲之補其殘缺；而姓名不顯，則遂以爲左氏一家之書云爾。其或補其殘缺者，卽爲左氏；而前此著書之人，世遠人湮，他無紀載，其姓名或爲後起者之所掩。自古書籍之流傳，往往後起者多孤行，而行之又久且遠。凡此者：皆不可知，而固難以懸斷者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亦」之爲言，彼此相效，而前後不殊之辭。此必丘明之生，在夫子之前；而夫子云云，乃竊比老彭之義。後之人以左傳屬之丘明，而且以爲受經於孔子；——豈其然哉？左傳之外，又名國語，而說者謂「左氏爲內傳，國語爲外傳。」——兩傳文體，尤爲懸絕不倫；而

牽合爲一人所作，本司馬遷之臆度。遷又以「左丘爲姓，名明。」又因其名明，而遂謂其「失明；」附於孫子臙脚，與己之臙刑，以致其悲憤之意。而後之人遂稱盲氏爲育左！嗚呼！秦火而後，事之若明若晦，無從考據者，豈少也哉？而穿鑿附會，賢者有所不免！後之學者，亦惟考其世，視其文章之體製，而可以辨之矣！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三代以前，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至於鄉大夫士之家，頗不設主；——或束帛以依神，或結茅而爲叢，——無有所爲像設也！塑像之設，自佛教之入始。孔子之塑像，不知始於何時？夫孔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聰明睿智道德之高耳！其形體狀貌，不能有異於人也。吾觀諸子中，有言孔子之形狀爲特異者；豈以其道不同而詆之耶？抑謬爲張皇而怪言之，以使人驚異耶？自孔子沒，歷年久遠，其子孫已杳不知聖人之形體狀貌爲何如；而亦不難誣其祖宗，以爲聖人之生，果異於人，而形體狀貌，必出於怪也。名世嘗至曲阜見孔子塑像；其面則髻而黑也！其齒牙則長出至髀也！凡眉目口耳，皆爲怪異可駭之形。至於諸賢之侍立者：因顏子之早夭，而爲白晢瘦削之形，且短其頤；因子路之好勇，而微赭其面，爲利武猛之形。及視石刻孔子像，則又不必皆同也。然則孔子之像，果即毫髮無差，已非「神而明之」之義。况其所刻所塑者，又本非孔子之像耶？名世嘗奉程子之意，而推廣

其說曰：「人之子孫，圖其祖父之形容，必其眉目頰頰口耳髮膚之無一不似，而後可得而指之曰：『此吾之祖父』！於是陳於其上，而拜於其下，致其誠而冀其享。若有幾微之不似，則已非其祖父矣！非其祖父，而俎豆薦之，巫史視之；則其祀之者爲無源之痛，而享於其上者正不知爲誰氏之祖父也。况以聖人爲萬世之師，而顧可使非其像者而冒居其上耶？」明洪武中詔建太學，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木主；一洗漢唐以來異教之陋。而曲阜曲阜，猶像設如故時。嘉靖中，乃撤去京師國學塑像。而曲阜之府，其像至今尙存；吾聞今各郡縣，亦尙有塑像未盡毀。而郡各殊狀，縣各殊形，其爲怪異可駭，大抵皆同。——此尊崇聖人者，所當盡爲撤去而無疑者也！嗚呼！自孔子設像既立，而唐開元中，遂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矣！宋祥符中，遂加冕九旒服九章矣；已而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矣！孔子至聖，而受此誣僭不韙之冠服，皆自像設啟之！故夫像設一去，而名號亦可以永正，祀典亦可以永清矣！

孔廟從祀議

孔廟祀典，蓋正於有明之世；（一在洪武中，一在嘉靖中。）而崇禎元年，加周子二程子邵子張子朱子六人曰「先賢」。凡諸臣所議，可謂遠出前代之上矣！今據會典所載，自四配十哲而外，——東廡則爲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

、有若、巫馬施、顏辛、曹邴、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守、后處、奚察箴、顏祖、句井疆、秦祖、懸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箴、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振、顏贍、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則爲密不齊、公治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儒、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燾、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廡絮、叔仲會、公西與如、邾戾、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憲章；「凡九十五人：名世謹接東廡自穀赤而下，西廡自左邱明而下，一或以傳經，或以道學，」皆得從祀。而孔子弟子，如孟懿子、牧皮、琴牢、之載於論語孟子，而不得與從祀；「從來未有議及之何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字子開，一字子張。」恐子張子開之爲兩人，或未可混而爲一人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者，觀其議論，固未嘗親受業於聖人；而以傳經祀之，固其宜也。第左傳非丘明所作；（昔人有疑其別有一左氏，輯諸國史，以釋春秋）則左丘明之主，當易左氏，而其姓名不必爲之懸定者也，歐陽修文章風節，固屬名臣；而於道學實未有所發達。嘉靖中大禮之議，主之者張璁；與歐陽氏之漢議相合。於是魂建議以謂「修

所著本論，實能翊衝聖道；遂得與於從祀。此舉非出於世之大公，而實出於一人之私意。夫以區區一篇之文而得從祀，則後世之可從祀者，不可勝數矣。韓文公當八代之餘，數百年迷惑之際，一旦起而明王道，闢異端，昌言排擊；自是天下始曉然於邪正。至有宋之時，而昌黎之教，其行於天下久矣！未可以本論一篇，援原道之例，而得入也。世徒以歐陽子文章風節，爲一代名臣，而不敢有異議。而吾以爲在孔廟則言孔廟，在祀典則言祀典。修之傳經，不若后蒼伏勝……之流；闡明道學，不若程朱……諸賢。則修之祀當移於其鄉，亦修之所心安於九淵者也。陸九淵之從祀也；以王守仁故也。守仁之徒，欲祀守仁，則不得不祀九淵。蓋兩人之學，源流無異；而守仁實踵陸氏而又甚焉者也。朱陸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黑白之不相假，（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亦未可調停而中立者也。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名世以爲守仁之於朱子，豈特罵而已哉！罵朱子者：前有韓侂胄，後有王守仁。夫朱子之學，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學也。罵朱子者，是罵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也。今以孔子之廟祀言之：孔子享於其上，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於其旁，朱子及諸賢侍於其下。而無端一罵人者，闖入其中，罵其同例，罵其至上；而謂同例之人安乎？堂上之人安乎？即其人亦豈能自安乎？竊以爲王氏者：在有明宜祀之於功臣廟，在今日則宜祀之於其鄉。彼之氣節功名，已足以自食其分之所宜得矣；而胡爲文廟之俎豆，亦復睨其旁而欲甘之乎？至於陸氏倡爲異言，以或誤後世，亦未聞

其別有功德之彰顯；又不待援王氏「祀於其鄉」之作。是則孔廟從祀之中：陸九淵王守仁，所當黜者也。他如胡居仁、顧獻亭，此學不能有醇而無疵；或以爲其過何小，則姑存之，而徐以議其去留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一世俗論也。洪武中羅檢上疏言：『孔廟從祀，當以『道學』一論。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獨拘拘於魯論記者所列何也？『則廟廷之內，止以顏曾孟配；而移十哲於兩廡，於義例亦未爲不可也。左丘明……等之從祀，則始於唐貞觀中；凡二十二人：（爲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杆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河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而明程敏政謂「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聖道，而並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與議之可否，而一爲釐定也。」名世接敏政之言，與羅恢之所云，（孔廟之從祀，當以『道學』一論，）其旨雖合；而迹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流，——或議論學問，有所未醇；或立身行己，見論於史冊；）若以『道學』一論，則均之無當於從祀也。敏政又曰：「左丘明、公、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生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當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

若融……等者，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今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其心未必有補；而考其生平之迹，將尤而效之；其爲禍傷義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見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明聖學。請將戴聖、賈逵、劉向、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視爵罷祀；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各祀於其鄉。」嘉靖中釐正祀典，卒用敏政……等之言焉。名世按馬端臨之言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采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若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乎？」端臨之論，實爲敏政……等所祖。而名世以爲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萸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掇拾於秦火之餘，以傳後世，其功可謂大矣。……夫是之爲「經師」也！至若融……等之訓詁，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而其言行又不足以爲世法，是經師人師，兩無當也。然能守其遺經，而箋疏法釋，流傳不絕，以待宋氏大儒程朱……之徒，起而參互考訂折衷，以歸於一；就經言之，亦未始無功，竊謂從祀固不可，罷其祀亦有所

不安也。或孔廟之內，別立一祠，曰「經師祠」；祀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亦設兩廡，而附祀劉向、戴聖、鄭衆、馬融、盧植、鄭康成、賈逵、何林、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至於元明以來，諸儒講義之有所發明，爲功於經傳者，斟酌詳定，亦得以增入焉。則諸人者不失於從祀，亦不至於罷祀，庶爲兩得之；而於義例，亦或有未傷乎？若夫兩廡之位次；以其德論之，則世代已遠，無由辨明其德也；以年齒言之，亦無由灼知其年也。故開元中憲從祀之位，皆循史記仲尼弟子次序。但據有明會典，則時代之前後，多有倒置；議禮之家，或亦有所未安也！揆厥所由：則東廡之移祀革祀者，凡於九人；而西之廡移祀革祀者，凡十有四人。議者拘於聯周宗廟之制，昭穆定位，不以南北互遷。於是東廡之誤，不以西廡之主補之；西廡亦然，各就本廡遞遷而愈上。周漢之儒，反居唐儒之後；而唐宋之儒，反居漢儒之前。明瞿九思曰：「七十弟子，當依原席；東西互遷，不必更見。而漢唐宋之儒，則當以時代之前後，爲位次之前後。」於是循其世次，列爲年表，以俟更定；此亦祝典之當爲釐定也！名世未學寡識，據所聞而忝以己意而著其說如此，以待知禮之士考訂焉。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家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

露風日；治器具，利鋤鑄，負來相，荷簞笠，呼僮耦；以耔以耘，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女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難勤苦臨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養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用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也。且夫一人而耨，可以食數人；十人而耨，可以食數十人；耕者愈多，則食者愈衆。由此觀之，天下之命懸於吾手，其敢以困爲辭乎！」余嘗讀豳風七日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悉也！此皆天子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勞，寫其委曲。——蓋農事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維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而楚運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無與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細人之行也歟？然則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也迂鈍魯拙；人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其間，將欲從老農老圃而師焉；樂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陽之廬，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之旨，而字余曰「田有」，以著其素志云。

禍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多以奇；而偶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偶焉耳；——豈非其習使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一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其於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偶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慣於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於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何之辭也！今吾子以自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坭污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無所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而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示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余則真褐之夫也！雖欲辭其名而不得矣！（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之稱之也必慣；——鄙不鄙，又何論焉？」既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藥身說

戴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藥身。或呼之曰褐夫，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二者：惟人之所呼之，無不可者。或謁余而問所以爲「藥身」之說。余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痛害事莫之嘗焉。自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

書之所紀載：——其窮不一，而其爲說甚具。余所嘗備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蓋宛轉愁痛者久矣！又令多幽憂感慨，且病魔無用。於是徒採藥山間，命之以其業，則如此爲宜。『或曰：『悲夫！甚矣子之志也！雖書抑猶有說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之瘳。』方今學者之病，沉痾已久而不可治。苟有秦越人者，出視其癥結，診其膏肓，爲之按方選藥；一伸脊容身之間，而已霍然矣。——意者子之志其又有託於此乎？』戴子曰：『否否。』因備錄其說。

種樹說

余年二十時，作意園記：「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其間土田魚稻之豐美，雲烟泉石之幽深，亭池草木之掩映，佳花異卉之芬芳；——此仙靈之所棲息，非人間所有也。是時身在阨窮，不克遂意；漫尋荏苒，復且二十餘年於今。雖遯世之志愈決，而「意園」之荒久矣！頃余僑居秦淮之上。而城之西北，多有閒曠之地；居民多種樹爲生。余欲資地十餘畝，種樹三百六十株！取其易生而多實者，繚之以垣，而構草屋八九間於其中，以居焉。當花開之時，且賞且吟於樹下。及其實之成也！計一株可得錢百餘；若其蕃滋繁多，則可得錢二三百。各貫之以緡，而共置一區中，竄其上而深其底。每早起，則信手而探其一，以供終日之所需。蓋每樹一株，給余一日；盡三百六十日而畢，則更用新者之

所得以爲常。其恐日當窮或不實者，則多種二三十株以預備之，而補其數。凡春秋之所報，一如農家。蓋效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余藉以自養，無求於世，而得以閉戶著書終其身。——此雖非名區絕勝然亦「意園」之所附庸屬國也。余家故貧，又有人倫之患。自少出門爲童子師，以託一日之命；數家之村，牛欄之角，菜畦之圃，徬徨屏營者久之。乃以學使者之貢，入於太學。同學諸生，少見知公卿得意以去；而余獨徘徊燕市，無所遇。而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旅況蕭然，且無以爲歸計，又安能爲此。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爲「意園」之續也！嗚呼！余少不自量，竊負當世之志，欲盡庇天下之人。使無失其所養。日月逾邁，年且逾壯，不能養其數口之家；復不能自養，而需於種樹以養其身，——亦自笑其拙也。願種樹又無其資；而客遊汗漫，不知所底；徒以其迂拙之身，洗京華之塵，而曳侯門之裾；——豈其情哉！歲丙子十二月，適與江都費滋衡，無錫朱贊皇，同縣劉延譽，共飲酒於彰義門內之碧山堂；（故徐尚書之別墅也。）酒半，爲三子言之如是。三子者皆粲然而笑，悄然而嘆曰：「有是哉！子之志其可悲也！」因歸而演其語，且各書一通以貽也。

命說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歸之於「命」；所

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獲之支干，推而算之，以決其生死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己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己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或貴，或貧或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爲命，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此如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出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之命：就其一己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干推算者：不知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倖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願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金陵鄭叟，以支干推測有名於時。叟頗自翻其術之工；而余因爲命說以示之。

左生生字說

余友左氏子某，恂恂君子也！好古通經學。一日，更其字曰「生生」，「前以告余曰：『人之血氣材質，強弱大小，皆自其生而已定者。惟君子不謂爲生，而變化擬議，以期無

負於天之生之意。余窮於世二十餘年矣！回首兒時迄今茲，其可悔者亦多矣！念前此不足以終吾世。吾將以掃除更張，盡變其所爲；而擇以今年某月日，爲吾始生之辰。其若復孩而壯而老，以無蹈躐者之弊，如再世然。故以爲吾字，——其可乎？——戴子曰：『易之理微矣，聖人之繫易也，曰『生生之謂易。』吾嘗論著之：以爲數有所起，而窮窮則又起；數有所極，而動變則無極。是以新與舊之相乘，盈與虛之相代，古與今之相閱；而消息循環，不可端倪。得是說也！可以知天，亦可以寡過矣！今生之所悔者：不過小有得失，無他誤房。而輒以震動恐懼，豈不賢乎哉！然而生未知余之窮日甚也！余之生也，與生同歲；而余之所遭，生百無一二焉。端居深念，將從何悔耶？將從何變耶？豈非以在人者可以自更，而在天者終莫可如何也耶，生之天，固已大勝於吾之天矣！其又奚懼焉？雖然區區者不足以較也；——請與生論易。』

鳥說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聽喧喧然者；仰而視之，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雛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雉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屋上，不卽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

械之卽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二鳥及鷓，無有。問之，則其氏僮奴取以去。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於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爲甚寬也哉！

盲者說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術，善鼓琴。隣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爲弔也！」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爲盲也！夫盲者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於人也：聞其音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顛危之患，入其所精業。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腹。如是者久而習之，吾無病於目之不見也！今夫世之人，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釋，利害之求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佞佞焉躡且蹶而不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愛人甚

矣！予之以運動知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子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者，豈獨目哉？吾將謂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睥睨顧盼，謂彼等者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我，不自弔而弔我；——吾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某生無以答。問詣余曰；余聞而異之曰：「古者瞽史教誨，師箴腹賦謏誦，若晉之師曠，鄭之師慧是也。茲之盲者，獨非其倫耶？爲記其語，庶使覽之者知所愧焉。」

隣女說

西鄰之女，陋而善嫁。東鄰有處女，貞淑而美，無聘之者；及過西鄰而問焉，曰：「若何以得嫁？」西鄰之女曰：「吾有五費。」曰：「可得聞乎？」曰：「髮黃費吾膏，面黧費吾粉，履濶費吾布，垢多費吾藏，人來費吾茶。」曰：「若何以得嫁？」曰：「吾嫁士，吾嫁商，吾嫁工，吾嫁傭保，吾嫁乞丐。」曰：「有陋女者奈何？」西鄰之女，疎肩兔頸，桀然奉腹而笑曰：「處女乃陋余乎？此處女之所以年二十而無聘者也！吾見人家女子多矣，類我；吾見丈夫多矣，無不類我，——而孰得陋余而棄余？」處女曰：「亦有不類若者乎？」曰：「有不類我者，則處女已嫁矣！」處女俛而歎。西鄰之女曰：「處女無歎！吾試數處女之過失：自處女之長也！而鬻賣粉黛者，過處女之門而不售；兒女相聚笑樂，處女獨深思不與語；又不能隨時爲巧靡之塗粧。吾觀處女態度，類有以自者：處女

將自以爲美乎？世之所豔羨者，眞爲美矣！而處女無相逢顧盼者，處女將以何時得偶乎？且處女性情姿態如此，又不自媒，而傲然待聘，則處女過矣！處女誠換其故貌，易舊粧爲新粧，倚門而笑，則吾有可以效於處女者。然又恐余門之屢，且滿處女戶外也。處女變色拂衣而起，趨而歸，誓終身弗與通。

戴南山集卷二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序

先大人詩序

嗚乎！士之窮而不怨者，豈不難歟？然其窮有所止，則其怨亦有所止也。至於窮之大者，其怨更深；而無所發洩，則必有以自鳴其怨。自鳴其怨，而更有不能盡焉，則繼之以死！嗚呼！此吾先君之所以不獲永年也歟！先君爲人，醇厚忠謹無他腸，顧內自憂思刻苦，竟以終其身；——蓋其所遭有難言者矣！嘗以謂小子曰：「讀書修善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輩，豈宜至此，家之人莫我信，外之人莫我知；而操心慮患，時時莫必其命。——吾其死於憂乎！吾死，禍必及子。——然毋效我憂也？」語畢，和對泣，不能仰視。亡何，先君果客死於舍館。小子治喪既畢，一日，發先君之笥，得其所爲詩，（自其十餘歲，至其卒之年，）凡百餘卷。蓋其生平無他嗜好，獨好詩；一日往往得數章。其言極推尊

杜子美，以爲非他家可及！時時誦之不厭。而其所作，詞旨悲愴沉鬱，有古詩人之義焉！嗚呼！先君之窮且怨者，不能以告人，而著之於詩；而詩亦不能言其然也！小子能薄才劣，自恨無以發名成業，以振先人之盛德與其文章；於是泣涕而書之。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漢山，手植竹數千竿；老屋三間，廬廡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卽不知詩者，亦爲誦之。罷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人；淋漓酣適，若不可羈禦。——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富豪；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官弟子。已而不屑也，走窮山中，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粟盡告余，余不聽；曰：「姑取酒來！」酒罄，貸之鄰家；或出錢往沽，或無錢輒脫衣典酒。生平好爲詩；於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若，不爲也；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若也！噫！吾嘗見失世之逐逐者而不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蹙；輾轉汨沒，曾不能得吾之一日；——吾衰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吾醉而詩已就；而嘖嘖然，而熙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乎？」名世嘗讀先生之

詩、詩體不務如其人；其風味直彷彿樂天，不誣也！而先生奇情曠達；與人交，無矜態。或有不合，而斥之，事過則已，復款如平常。人無知其詩者，獨時時見其意於濤。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一小子不敏，謹讓其說，而以書之於集之首。」

劉陂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夫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己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所以衰也！數百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謗，互起迭仆。澆運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點；而其說更譎詳而不可窮點。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一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爲之峻其牆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爲己之所獨有，而他人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恫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期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名矣！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獨稍稍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

——而果得庶常劉君陂之詩，陂，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溫溫然；其言語辭氣恂恂然，嗚呼！此陂之詩也！陂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之詩，皆深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陂之情，而詩皆陂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成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泯陂之情，使之輾轉倘恍，而無適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宜陂之匿不以示世也！陂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平生不以詩示人；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嘗見陂之仲弟檢討君詩數章，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於人間久矣！而猶存於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存者，皆不及汲於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面偏曰寄園，蓋且月餘。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幽憂激楚，哀音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焉無餘；雖以詩文之末技，而天

日陰替！」又曰：「一帽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顛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遭逢略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並詩以歸，誓終隱於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悔其出；乃欲爲鴻飛之冥冥，於人世已不復置其一喙。而吾猶諷諷焉爲之悲憐其遇，其猶燕雀之見也夫！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巖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窮臥城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言示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工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適。——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先生曰：「詩之爲道，無異無於文章之事也，今夫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深；其於情儀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於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

之論詩者如此。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一生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之；是即先生之文也！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卽以己之所以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稟承家法，悉得先生之詩學以爲文；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之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一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通者，其說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蕪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嘆也！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余好詩而不工爲詩；其於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泳諷誦，嘗循環往復而不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於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爲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於今矣！己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於秦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游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而當於心焉！徵偕柳之請，刻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書曰：「一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

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嘆爲驚無者也！借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游刊江；道途所經，苦得詩若干篇。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於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意，溢於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借柳之志與情；而借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概，以寄其憂思。今讀借柳之詩，不禁其驟然而起也！借柳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借柳爲余求而一讀之！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流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公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爲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滅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於世；——此孝子慈孫之所爲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略具。而今僑寓秦淮

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著，嗚呼！祖父死不幾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其終必至於磨滅！倘其見此集而比量於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類有泚，而汗浹於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棄連及之。至於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其宗仰者也！——故不著。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間爲詩，其於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荏苒浸尋，身在貧困，而從無吐發憶慙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游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所感觸，輒亦爲詩一兩篇；旣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出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於古人；非是弗爲，爲之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隴齊，游於渤海之濱，遍歷濟魯之境。同游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章；方擬棄去。而同游者願認加賞款，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初能識字，卽高自誇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於古人之詩，多能議論長短，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

以其管喜怒哀主人，而擅腕振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知之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游數人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松朱書，溧陽史騏生，寧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廣昌。

李縣圖唱和詩序

余居常誦古人之詩，而嘆杜子美之才氣，橫絕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其依仿而爲之者，亦不少也。而吾以爲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仿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無可如何，而託之於詠歌。崎嶇入蜀，爲過客騷人；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有能爲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其既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之人依仿子美而爲之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真子美也！而余又以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何如歎息？而其詩當何如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圖，官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章

，以道其懷；而縣圃之友數人告和之。既成秩，而以示余；且求爲之序。余嘆縣圃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圃諸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於是乎

郭生詩序

桐與舒，皆古羣舒之地也。右舒地，即今安慶；秦漢時號曰廬江郡。今廬州之屬，有獨以廬江名縣以舒名，縣；非古也！桐舒兩縣，卒大山連環，犬牙相錯；而吾桐獨爲名勝。余嘗登笄子山，東北而望，數十里之外，山勢嵯峨極天。問居人云：「踰此屬舒邑。」余壯之，恨不得游。又怪其峯巒峻拔，而鮮有秀特之士聞於世焉，何也？今年春，余臨蛟嶺，浴於蕩泉。有郭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遠近聞余至，多來學，皆詣郭氏，每相與步林間，坐石上，縱論古今；窮文章之源流，述人情之變態；生未嘗不以余言爲然。一日，出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而請序之。嗚呼！江淮之間，士之好爲詩者，莫多於桐。余，桐人也！而不遑爲之。乃生吮筆和墨，以從事於其間；其猶有桐之風也歟！夫山川濼澗蜿蜒，其中必有秀出者！豈得龍舒之山無人乎哉？然生不汲汲求世之知；荒丘絕壑，若將終身也者。倘世有因余文而求生之詩，生必悔之矣！

陳某詩序

余嘗聞東南江海之墟，土田肥饒，山川秀美；魚稻蠶蚌之利，花鳥之奇麗，都邑之繁庶；莫不擅天下。而姑蘇天台，震澤之濱，長州之苑，尤爲秀絕，往往爲幽人之所棲息。余同年友陳君某，實生長其間；而家在郊野，村落環匝，原隰上下，雲烟縹緲。陳君時時與樵夫漁父野老相狎；一觴一咏，悠然自得。其所爲詩歌，皆以自寫其性情；莫不可傳而可誦也！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余往復數過；而陳君胸懷之灑落，與夫吳中之名勝，俱可於此彷彿得之。君且暮爲縣令，親民事；則其以風雅飾吏治者，將於是在。——故爲之書。

野香亭詩集序

余生平不善爲詩而好詩；凡古人之詩，莫不爲之留連涵泳，而咀味其旨趣之所存。頃居京師數年，四方之以詩贈遺者，悉皆爲之淘汰擇別，而觀其所用心。今年春，乃得讀野香亭詩集若干卷；蓋太史李丹壑先生之所作也！其音和平而大雅，其旨縣渺而蘊藉。嗟乎！以余之好詩，而至是始能讀先生之詩；——甚矣詩之陋也！且夫世之說詩，不可勉強支綴，以襲取之於外。卽有一二能者，不過指摘聲病，講求格調，摹擬彷彿，而務欲似乎古

人，——其說非不善也！然第得其似而已；雖名章雋句，時時錯出，而不可謂之能詩也！余嘗聞先輩之論「制義」者矣！曰：「制義之爲道，無所用書；然罪盡讀天下之書，無所由措思也。無所用事，然非盡更天下之事，無由措字也。」吾以爲「詩」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函蓋充周，不見涯涘。而舉其所閱歷與覩記者，往往卽事以徵情，取之於心，而譜之於韻，宜其成一家之詩，而非勉強支綴，徒以摹擬彷彿爲工者之所及也！先生爲今相國容齋公之伯子。往余讀相國之詩，雄健峭削，如長松千尋，孤峯萬仞，而不可攀躋也！今讀先生之詩，如清籟在耳，明月入懷，幽微淡遠，而難以其勝也！會先生屬余爲序，余喜當今之能成一家之詩者，在相國父子間也！——於事乎書。

巢青閣集序

吾素聞天下湖山之美，稱錢塘爲第一。其間巖姿壑態，激湍奔流，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城郭郡邑之富麗，無不擅東南之勝。且其人士，類皆被服儒雅，諧宮度商，風流自賞。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故才雋之彥，獨盛於他邦。自余官京師，學士大夫嘗爲余言：「西陵陸君某，天才綺靡，主盟壇坫，蓋已數十年，而垂老不得志，——豐於才而嗇於遇，——爲可惡也！」及余來督學浙江，行部至溫州；則陸君實司訓永嘉，執手版來謁。且出其所著巢青閣集示余；凡詩若干卷，詞若干卷。余見其詩清真澹樸，寄託深遠，不事

雕飾，爲詩家之正格。而其詞則豪情豔趣，婉約纏綿，不涉淫哇之習。信乎陸君之豐於才也！永嘉山水，秀絕寰區；曩者亦騷人詞客之所萃也。陸君秉鐸於茲，倡明風雅，鼓吹休明，使其邑之人，翮然奮起，斌乎質有其文，以復還於曩日之盛；則陸君之有造於永嘉人士，亦未爲不得志也！而又何必以不遇爲憾哉？陸君屬余序，余因書而歸之。

姚符御詩序

歲癸未秋，余自金陵歸南山；縣人姚君符御過我，出其詩數卷而請書焉。蓋其平生行役逆旅，感懷述事，邂逅投贈留別之作，十居八九。初，符御與余垂髫相識；稍長，各遊學四方；久之，先後至燕山，則往還頗密於曩昔。當是時，程舍人松皋好爲詩；余與符御，及符御弟君山、別峯、金壇，蔣度臣輩，嘗至松皋家，更唱迭和，議論遙起。不數年，而度臣別峯相繼物故；余窮愁多病，飄泊江海之壘。今讀符御詩，其所遊之地，所交之人，多與余同。而余料檢笥篋，曾無文字志之；間有一二歌咏，如寒蟹之咽，病馬之嘶，已不堪使人聽之！其愧符御，不已甚乎？松皋方出守建寧，不以吏事廢其詩學。而君山今且客遊衡湘，及衡嶺東西之間；壯心未已，山川激發；他日歸，而其詩當亦如符御之工且富；——余又增一塊矣！

道墟圖詩序

一四

浙東西地多名勝；而紹興山水，尤爲秀絕寰區。其間名臣鉅儒，魁奇俊偉家傑不羣之士，比肩接踵而出；自宋以來至於明，稱極盛焉！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而俗尙督節，敦詩書，皆非他邦所及。去郡城二十里而遙，有墟曰有道；背佛山而面稷山，峯迴巒合，川原映帶，章氏世居之；（自其始祖至今，凡數十世），子孫蕃衍，冠蓋相望；紹興著姓，稱章氏爲第一。余於章氏獲交樞村，及其兄爾卓。樞村司閩江甯，多善政；而雅歌投壺，不改儒素。爾卓讀書闢署，方從事制舉之學。兩人不棄而與余游；每爲余言其家鄉山水人物，與其風土之樂。余未嘗不神往也！歲庚辰辛巳間，余以事至紹興者再。謁禹陵，登府山；游蘭亭；泛鏡湖；而有道之墟，稍爲僻遠，獨未得至焉；聞章氏子弟多才且賢；而余不獲交其一二，是則余之陋也！今年夏，余讀書長干，爾卓別余而歸。尋復至，且攜其族人某所爲墟中圖凡十八，咏其圖者凡十人，其詩一百八十首，出而示余。余披其圖，泉石之美秀，峯嶺之峭拔，園林之幽深，亭館之參差，雲樹之縹緲，魚鳥之飛躍；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雞犬，藩籬村落，場圃帆檣，莫不歷歷乎其在目，而恍若身遊於其中；則余又何必以未至有道之墟爲憾乎？讀其詩，摹寫物情，頌美祖德，稱述土風；清辭麗句，時時錯出；信乎章氏子弟之多才且賢也！爾卓言爲十人者，皆年少秀出；耳

余名而欲得一言焉。余書此以復之；且以告於樵村曰：「他日致政歸，而優游歌詠於爾輩之間；有客擠整綠磴而相訪者，一非他人（必余也夫！」

吳他山詩序

余游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所歌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義意之存；其體不出於比興賦三着。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互有訾譽，意中各據有一二古人之詩，以爲宗主；而誣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詩皆出於有意；而所爲自然者，已汨沒於分門戶爭壇坫之中。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出於自然，而猶有可觀者矣！又其甚者，務爲不可解之辭；而用事則取其僻，用字則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識所謂；而不知者，以博雅稱之。以此爲術，而安得有詩乎？——此詩之一變也！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於姑蘇寓舍；因相與論詩。余曰：「君之詩奈何代乎？」曰：「否。」「僻事以爲奧，奇字以爲古乎？」曰：「否。」「然則君之詩可觀矣！」因以示予；予爲擇別其合者若干首。他山晚不遇，橫杖行吟，時時懼其詩之不傳；蓋猶不能忘而於名者。余與世論詩多不合；而獨喜他所見，略與余同。而他山願欲得余言以爲重。蓋予昔讀書山中，（時當初夏，）百鳥之噪於簷際者不絕也。一日，黃鸝來爲數轉，百鳥皆鳴；已而爭逐使之去，復相與音鳴如故。

。余也方爲黃鳥之遠去，而他山猶欲爭名於燕雀啾啾之間乎？他山曰：「吾以待之後也！」——因書而歸之。

成周卜詩序

余少而學文，恥爲趨時之作。有里老父謂之曰：「女之所好者，何境可以象之？」余曰：「遠山縹緲，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間，空濛寥廓；——獨往焉而無與徒也。」里老父曰：「斯境寥清而幽絕，不已甚乎？女之致則高矣！雖然，富與貴也，無望於女矣！」自是以後，余之所爲文，未知果能有此境與否？——而大名成君周卜之詩則似之。予生平用意多悲，與世往往不合；（人之所不趨者就之，人之所必爭者去之。）蕭疎寂寞，其意象獨宜於山林之間；——里老父之言則驗矣！而成君家世隆盛，以貴公子而同於羈人騷士之所爲；其於人世之富貴，視之夷然不屑也。余讀其所爲之詩，大抵皆凄清幽絕之音，舉凡駢麗之體，濃麗之辭，與夫一切爛然可喜吉祥美善之語；（世之人所震而好之者，）成君一不以入其筆端。——則是成君之爲人與其詩也誠高矣！余嘗以爲人之所好慕，一皆稟本於性，互易焉而有所不可。譬如盛夏之時，溽暑炎蒸，林木茂密，鳥獸翔舞。至於屠沽之肆，腥穢之所，飛蟲之所集，驅之而不能去。維時衆竅齊鳴，雖其至陋惡不可聽，亦相與自得，而時時聒於人耳。此則乘時而得志；——其言語文辭，所謂「趨時之作，」夫亦

猶臯也！及至於霜降木落，萬籟歇絕；當此之時，惟有幽澗之鳴，孤松之韻，迭奏於荒涼清冷之地；而人世所爲榮華之境，無有一焉。此則吾與成君今日之意象與其所作者是也！人有見者，無不笑之。然以彼之所爲，易之於此；此之所爲，易之於彼，豈能以一刻安哉？故曰：「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而不可強也！」余喜成君之所好與余同，爰書之以序其詩。

傅天集序

華亭高不審查客，以能詩聞吳淞間。其爲人也，飄然高寄，有瀟灑自得之趣，愛名山水；每扁舟獨往，經旬不歸。性不耽榮利。（謝舉場者已數十年。）讀書賦詩，無求於世，聞者莫不高其志行。其議論談笑，風發泉涌，往往傾一座，以故人尤樂親之。其尊府以名進士受知天子，擢置諫垣，屢遷至太常。查客自幼稟承家學；植志立身，皆非苟然者。歲乙酉，天子南巡狩，駐蹕淞江。查客自以舊臣之子，拜迎道左；恭獻詩篇。天子覽之嘉嘆；屢蒙召試，恩寵頻頒；較之他獻詩者尤渥。查客隨車駕北來，適余以謁選在京師。查客過余旅舍，出其所著傅天集一卷，請余序之。蓋皆紀思述事之作；而途中登臨志勝，與夫朋友贈答諸篇，亦附入焉。查客之言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傅于天。」此卷阿之詩人，所爲歌誦其主之壽考福祿，而兼及於吉人吉士之多也。今天子仁聖，邁於

成周；搜奇拔滯，（變與所至，）無遺賢焉。一時人士，無不踴躍淬礪，以赴功名之會。在昔余先人爲侍從近臣，沐雨露而親日月；實與在廷諸臣，雖離嗜嗜，同鳴國家之盛！不獨之於先人，譬猶鳳凰之一毛一毳而已；而濫叨異數，其何敢自附於吉人吉士之列？然而歌詠盛美，道揚休烈，竊欲自擬於卷阿之詩人，故名其集曰「傳天」，所以志也！……子其爲我書焉！」余讀之：清辭秀句，妙絕一時！以查客之才如此，宜乎其終淪落於山水之間矣！他日珥筆承明之上，拜手颺言，「所謂「鋪張對天之弘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可以勒之金石，垂於無窮。余不敏，行當爲查客次第序之。

和陶詩序

龐君雪崖，今所稱能詩家也！以京朝官出爲建寧知府。蒞政之暇，輒以咏吟爲事；於是有和陶詩若干首。及罷官歸，閉居無事，則又得和陶詩若干首，彙爲一集。今年夏，自任北道使至京師，屬予序之。今夫詩之工拙，往往視乎用韻；——韻在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乃世之作詩者，多以和韻爲能；（往往舍己之志，以就人之韻；強人之韻，以從己之情。）於是乎韻雖合，而詩之所以爲詩者亡矣！且夫人之性情與其才力，必與之相類也，而後可以比擬而彷彿。非然而出於勉強，則雖聲音笑貌，且不能合；而况於意思之所在乎？昔者陶靖節幽居柴桑，而結志在於區外。彼其視晉宋之際，直如浮垢飛塵之

去來；而何况於一身之榮利？故其詩清遠開放，蕭然自得！其後蘇文忠謫居海外，流離患難之際，深懲世網，慨然有遺俗絕塵之志；乃取靖節詩一一和之。以文忠之才氣，一世無雙；乃名高取忌，至是欲爲靖節而不得，徒志其向往愛慕於吟咏之間；——蓋自悔其晚矣！易地而論，文忠之所遭，略有同於靖節者。故其志亦猶靖節之志；其詩亦猶靖節之詩。則雖其所用者，靖節之韻，而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仍是文忠之韻而已矣！龐君以詩名數十年；早歲卽愛知天子，徵入爲史官；已而迴翔郎署，出典大郡。較之靖節之遇，有不可一概論者。然龐君孤懷自賞；世之知之者固多，而不知者亦不少。窺龐君之志，若有不盡其用者；龐君豈能無介然於中者乎？乃自簿書執掌，以至棲遲閭里之際，輒取靖節之韻，一一和之，要以自發抒其志而止。夫自晉宋以來，世之和靖節之詩者多矣！——而惟文忠爲能得其彷彿。蓋兩人之輕富貴而薄榮利者無不同，故其詩亦無不同；而不在乎韻之和與不和也！龐君，知此意者！余故始終舉文忠以爲說焉。

倪生詩序

余僑居吳門郭外，凡數載。余性簡，而地又僻，且聲勢名位之所不在，車馬鮮至其門。獨里巷之間，二三窮士，間以其所業來請謁焉；而西鄰倪生山堂，過我尤數。生年少；其文與詩，皆用力焉尙淺，而氣甚銳，志不欲苟焉以沒世；一日謂余曰：『小子性才好詩

；苟用力焉而不已，（十年之後，）或有可觀者。至是當請先生序之。」余笑曰：「序則不難爲也。但詩之爲數，小數也；學之豈必待十年而後成耶？」已而余北游燕趙，生時時貽書訪消息；且屢作詩懷余。生，窮士，不自聊賴；又志不甘汨沒於世俗，故倦倦於余如此。踰年，矣南還，到家卽問倪生；而倪生已死二月餘矣！生之父，（臞然老儒，）傷其子之早世，爲刻其詩若干首；而謂余曰：「君許吾子以十年後之序，而吾子不及待矣！」——今聊志數言於首簡可乎？」余悲而許之。蓋余平居竊嘆，以爲世道之敝，不復有有志之人，生於世間。苟有毫髮之不同於世俗，則必受毫髮之困折；以至不同於世俗者愈甚，則困折亦愈多。而昏庸之極者，則樂安亦處其極；苟有毫髮之昏，則亦必享毫髮之福焉！——此天道之變不可致詰者也！而生之志不與世俗同者，僅區區詩文小數；天並奪其年而不使之成焉，豈不可歎也哉！爲書以貽其父，使刻諸簡端；——固生之志也！

杜溪稿序

「杜溪稿」者，余友朱君字綠所爲古文也。字綠家宿松之杜溪，因以爲號。其稿凡數十萬言，屬余序之；且曰：「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之傳焉！」嗟乎！余之自廢業也甚矣！流離奔走，枯槁憔悴之餘，舊學盡失。而字綠之才氣，橫絕一世，其奇偉博辯之作，視余不啻倍蓰過之。余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余雖有志於文章，然家貧多事，不能著

書。今得字綠，齋起，則余亦可以輟筆。而字綠尤愛慕余文特甚；且以傳其文見屬。——此以知字綠之虛懷樂善，而其文且日進而莫可涯涘矣！余荒陋無能爲役；然字綠之請，不可以辭，則仍舉曩日之所以語字綠者言之而已！昔余嘗與字綠言曰：「世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所謂『百世之人』者，生於百世之後，而置身在百世之前。唐虞之揖讓於廷，而君臣咨謚，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南巢牧野之戰，吾親在師中，而面聆其誓誥也；吾又登孔子之堂，承其耳提而面命，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論也；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見其州次部居，發凡起例！含毫而屬思也；以至後世爭戰之禍，賢君相之經營，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是則吾生於今，而不啻生於古；自堯舜至今，凡三千年，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而後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響效乎其側；是則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此謂百世之人也！若夫『一世之人』，則止識目前之事，而通一時之變。雖其至久遠，不過百年；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視之，須臾而已矣！乃若生於一世，而一世之人，猶惜然不能知；則莊周之所謂『朝菌』也！『蟪蛄』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安得百世之人，而與之言百世之事哉！」既以語字綠，輒自顧而嘆；而字綠聞之，未嘗不奮袂而起舞也。乃與字綠年相若。余之學古文也，先於字綠；而字綠之爲古文，余實勸之。乃余與字綠，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者凡七年。至是遇於金陵；而字綠之志益高，讀書益勤，而文章日益工。嗟乎！以

余之幽憂多疾，精力漸衰；迥昔曩日著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之人，已屬之字綠；而余之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此所爲序杜溪稿，不禁輟筆而三歎也！余將歸隱故山，（與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遙；）尙欲網羅散帙，一酬曩昔之志。苟有撰者，必就正於字綠而後存。則余之文且賴字綠而傳也！——而余又安能字綠之文哉？金陵龔君孝水，朱君履安，方校讎字綠文字，聞余言而善之，皆曰：「戴子之言是也！」遂書之。——時庚辰十月。

四逸園集序

泗州王夢修先生，既以其身殉國難；閱三十餘年，而其孫某，輯其詩與文若干篇，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介其友盱眙李君某，而屬序於余。余讀之而歎曰：嗟乎！文章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其人之不賢也！雖其文采爛然，而聲名動於當時，文章播於後世，人之讀之者，猶且爲之扼腕太息，愛其文而愈益悲其人；卒不以其文之工，而掩匿覆蓋其生平也。其人而賢也！雖其世遠風微，而聞之者，猶且哀而思之；求其遺跡，以想像彷彿其爲人。故卽片言半辭，亦爲之咨嗟傳誦，流連反覆於不已。而況其文章姑具，一流傳人間，有不爲之慨歎而興起者乎？當先生之世，天下之事，已如土崩瓦解，萬不可爲。及國亡君死，而先生以身隨之。先生之大節，固已爭光日月；而區區辭章之際，何足以重先生。顧

使世之讀先生之集者，有以想像彷彿先生之生平，且因是而有所感發奮起；此亦所以傳先生於不朽也！先生之詩與文，不事雕飾，而性情之真，自時時流露於其間。嗚呼！當明之晚節，士大夫爭爲壇坫，以炫聲名；一時菁華爛熳者，何可勝數？未幾遭變亂，而已改節易行；（往往而是。）今求其所爲菁華爛熳者，已澌然盡矣！而先生之集，反獨重於人間，信乎文章之事存乎其人也！豈不然哉？先生故與姜燕及楊機部遊；兩人皆極稱先生之賢。而先生之集，黃海岸汪長源實爲之序。此數人者，皆與先生後先死國難；一時君臣朋友之際，不相背負。嗚呼！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余故牽連書之如此云。

張貢五文集序

張君貢五，三湘間稽學能文之士也！平生好余文；凡書肆中嫁名借刻者，君能辨別爲余之作；莊寫成帙。已而余之稿行於世，果百不失一。久之，游江淮間，訪余於皖，於金陵，皆不遇。最後至姑蘇，相見於旅舍，執手而言曰：「吾生楚之南；自年十七八，服膺吾子，於今且十年。居常所著書，非吾子莫之正也；」乃悉出以相示；且請爲序焉。余少嘗有志於文章之事；而羈窮失學，輾轉汨沒，垂老無成。卽世所流布諸書，認爲人士之所稱許；而私心耿耿，終有不能自滿其志者。貢五年甚少，力甚勤，而才又甚敏。異日之所成就，必有遠勝於余者；而余其何能爲役也！顧余之學文也，始勤而終怠；平生蓋有深愧

者。舉以爲貢五告；且以兼貢五；毋效余之汨沒而無成也！始余之從事於文章，年不過二十。一日山行，遇一齊樂翁，相與語；因及文章之事。翁曰：「爲文之道，吾贈君兩言曰：『割愛而已！』」余謔應之。已而別去，私自念翁所言良是。歸視所爲文，見其辭采工麗可愛也；議論激越可愛也；才氣馳騁可愛也！皆可愛也，則皆可割也。如是；而吾之文其可存者，不及十二三矣！蓋嘗讀士衡之言曰：「苟背義而傷道，文雖愛而必捐。」由翁之意推之，則雖於道無傷，於義無背，亦有當捐而去之者；而况背義於傷道者乎？翁之論，較陸士衡則精矣！余自聞此論，而文章之真諦秘鑰，始能識之。乃家貧多事，其業未工；而曩時好文之志，漸且頹落，余之負愧於翁者，蓋已久矣！翁，楚人也！惜未詳其姓名。而近日楚中文士，恐無躐貢五。衡湘之間，方技之老，山澤之矐。贈我一二言，學之垂三十年而不能成。——此其人，貢五倘見之乎？

北行日記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糊口；不過一百里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鍰兩鍰，與村學究爲曹。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始於歲丙寅之冬。巨今不五年，往返奔走，遍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輒有日記！余性懶，不自收拾，往

往多散秩。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返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綠自福州來金陵，偶檢北行日記稿歸余。余讀之而嘆曰：嗚呼！客游之困，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饑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狷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輒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恻然而流涕已矣！易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略具而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關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從節省，猶有費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奴各賃一騎。執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直，一切頗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遭顛仆。行淖中尤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濕。而逆旅主人，與執鞭者，表裏爲奸；每於常直外多索錢，信信張目，視髮盡豎。如其言償之，乃已。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漿，一杯之酒，非數培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尤多桀點；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利；一或日行數里，或日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臥不能伸脊。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羨之；而余生平未遇過順風，真可怪也！其或費用既竭，不能獨賃一舟，則與途人共賃一舟。廚養走卒與夫，皆不暇擇，與之

確處；彼亦引吾爲曹偶，喧嘩叫囂，其困尤不可一刻安。其行以「暑」也！鷄未鳴即起，及早涼行數十里。日漸當午，則熱氣薰蒸，喘息皆欲絕。車馬所踐踏塵土，颺起撲面，目不能開。日肺小歇，食於旅店；食中皆雜塵土，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宿。西北方無床，以土爲炕；壁蝨之所聚處，噁人肌膚，遂成瘡痛。至於舟行，則不能設帷帳。蚊終夜集於身，以手撲之，血滿掌。惟於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爲便；無風雪霜露之所侵。而陸行當「厥寒」，手足皆僵如痿痹，冰結於鬚鬢，冷氣徹骨，抵暮，以厚直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腸漸甦，寢纔安，而圍人已趨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密網；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第次過，邏者猙獰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於途；懷重寶者，恆惴惴恐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襜褕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驚。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計，而猶不能遂。窮巖斷壑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游四方，以賣文爲生。自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誤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瀟頹放，即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無他語。酒齋論

此事，吁嗟嗚呼。旁若無人，人頗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於耳食，計日備質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以給余養親隱居讀書之費者。而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傾圜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曰居易爲元稹作墓誌，謝之以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緡。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游之困，果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自守；平生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連城數百里，（世俗新稱美士，）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兩來問；即余亦未嘗一往謁也。故余也，非賣文更無生計。今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狡譎諛佞之徒，皆易術而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技，以浮沉於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以彈雀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於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一坏之土，與先君子合葬；則爲子之事已畢矣。而吾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求遺書之費，復頗不貲。今雖稍稍略具；而所購未備，不敢付梓。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遂舉手謝時人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能復遠役矣！偶因讀北行日記，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困學集自序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自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理人既沒，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絕如綫。迨宋興而諸儒繼起，不可謂盛者歟？然皆不幸而窮於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得出其萬一，使當世獲儒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積爲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於道，類不及曩時君子；吾嘗慨焉恤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卽不用，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常天下棄學。世所謂「學」、不遇咕咕飄誦，習爲「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學之所以廢也！嗚呼！平仲幼清，不得爲學者也！當今之日，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卽有異俗之心，絕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况余才質魯鈍，頑然無所得於心。就令專精思慮，無他間雜，猶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時人既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

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既不學，未聞道，何有於區區者。蓋學又不在于於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卽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而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既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序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也於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良民；罄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闔外之事，使任事者輾轉傍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於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於江淮河洛湖湘巴獨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率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寇。（前後凡十餘年；）瀕於陷者屢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

之據循，士大夫之詩守，而兵民之戮力歟！余從諸父老聞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略，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潘木崖先生詩序

數十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吾師木崖先生，踴然抱獨守殘，音振於空谷之中，其俯仰慷慨，見之於文章詩歌，既以流傳天下矣；今復刻其近詩若干卷：曰丙丁草，曰蒙戲草，曰倚廬草。嘗進小子而詔之曰：「余窮於天下久矣；處靜以窺動，居逸以觀勞；而世道之升降，已不知其幾變矣！從事形迹之間，與人世角逐，爭一旦之榮利；吾不安焉。謝絕人事，托迹林壑，而力不能買山以隱。每望龍眠……諸峯，在烟雲縹緲之間，未嘗不神往也！日閉戶著書，論古人成敗。其於有謂之言，尤篤好焉者，謂可寫吾之憂思，以終余年，而娛余志；此亦見其老而無倦焉，不忍棄也！」小子退自思，不幸遭憂患，有膏肓沉痾之疾；而呻吟鄙俚，輒不敢多作。又以饑寒馳驅，餬口於四方。思欲稍脫於憂患，幽閒無事，侍先生几杖，以考詩學之源流，而知所從事；則弗可得。願嘗從事於古文辭，頗有所論述。時人無知者；獨先生以爲有司馬遷韓愈之風。荏苒歲月，寥落無成；恐遂以廢業，負先生惓惓獎勵之意；故於其集之出而序之於此。至其詩詞之雅健工絕，則人皆能道之，而不必小子之喋喋也！

初集原序

有道於此焉，驅天下之人，揚眉瞬目，以從事於其間；則豈非文章之爲道歟？然言既出而不傳，身未沒而名喪，無不歸於泯滅漸盡。而其可傳而不朽者，或數百年而一見；是何業之者之多，而成之者之少乎？夫文章之事，固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可以人力與也。世之學者：其天之所與，既不逮古人；而又無好古之心。往往肆其胸臆，好高自大。又或拘牽規矩，依傍前人；曰：「吾學某，吾能似某；」寸寸而比之，銖銖而稱之。然而未嘗似也；卽一一似之，而我之爲我者盡亡矣；余生二十餘年，迂疎落寞，無他藝能。而竊嘗有志，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顧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妄欲追蹤古人。然家無藏書，不足以恣其觀覽。又以精神心力，困於教授生徒；而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振之於泥塗之中。昔李邕學古文，韓退之謂其家貧多事，恐不能卒其業。是以每一念及，輒用此爲悵悵；恐遂廢業不能有所成就。然而胸中之思，有時而不能自遏，輒亦往往有激昂發憤之詞；非敢自謂有當於古人之旨也！若夫承訛踵謬，如俗學之失，則知免矣！假令天而不遺斯文，使余得脫於憂患，無殘寒抑鬱之亂其心，而獲大肆其力於文章，則於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而荏苒歲月，困窮轉甚；此其所以念及於斯文，而不能不慨然而泣下也！竊又嘗謂世衰道微，求如向之俗學，已不可多有。苟讀書著文，時人相嗤笑之；

而重以余之落落無所合。且詬厲從之矣！今夫都會之間，車輿輻輳之地，卽培塿小阜，亦足以稱爲名勝。而奇怪礪磳之觀，在於窮鄉僻壤，則無有載酒其中，而歌詠其勝者。——夫文豈有異於是乎？歲辛酉，余教授江濱洲渚之上，菰蘆之中，無可以度日。偶從事於文章，得若干篇，彙爲一集。雖不足觀，然視於此，已知吾之有志於斯道而未逮。因合前數歲之作，編以爲初集云。

戴南山集卷三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序

金正希稿序

余少而聞長老多道金正希名，不知其何如人也？心志之。長而從事於舉業之文，見經生所習皆不是；以爲當求之古人。歲乙卯，偶於書肆廢紙中，及人家敝篋棄不取者求之，得金正希稿數十篇。甫讀其一二，則大喜曰：「是當然矣！」因乞以歸；人亦以其棄物也，而不善吝焉。歸而理之，多脫落朽敗；於他處搜求補綴。得觀其全，因裝寫爲一集。蓋深幸夫向者之不迷惑於衆人汨沒之途，而文章之果有真也！嘗習誦讀之！但見其獨往獨來，吐棄一切，非卑論齊俗者之所能曉，無惑乎今人之不習也！而特其激昂豪宕之氣，時見於行墨之中，則又私心疑之；以爲此何如人乎？甯直文字而已哉！已而得先生出處大概，乃執筆而嘆，想像其爲人；蓋未嘗不悲其志而壯其節也；夫人平居談天下之事，非不翹然

可喜。迨以身試焉，而畏首畏尾，徬徨瞻顧！當夫生死之交，改易節行，苟儉旦夕之命；於其向之言，不啻若兩人。然則先生之不朽者，豈第是區區之制舉文章哉！先生遭國家多難，腐儒懦夫，搖手相戒，莫敢出聲。而先生深情壯氣，不可抑遏，——功未成而挫折以退。退而家居，帕首袴鞬，以鄉兵保捍鄉里；親身行伍之中，苦心焦思，——卒以賈羣小之怒，嗟夫！當是時，居高位據要津者，皆讒夫小人；其才力足以傾人之社稷。而魁奇英偉之才，反遭棄擯斥於荒山墟市，無可如何，而付之一死。則其顛覆流離而莫之救，豈足異哉？豈足異哉！古之志士仁人，脫然於死生之間。非不知事之不可成也。事不成，而姑以盡吾心；事終不成，而又不致愛吾死。——先生其可謂志士仁人歟！先生之文章氣節，並顯於天下，距今不過三十年耳！天下不知有先生之文，亦並不知有先生之人。而獨一渺然小生，拾其遺文於破篋故紙之間，誦之於空山寂寞之內，其亦可歎也矣！——乃書以爲序。

陳太士稿序

余評閱有明先輩制舉文章，無慮數十家，而迨於天啓崇禎之間，有兩家並以文顯於天下：曰金正希，曰陳太士。此兩人者，皆天授，非人力所可及也！太士生於臨川，與同郡艾千子，俱以古文號召天下。當是時，釋老……諸子之書盛行；學者剽竊鉅釘，背義傷道

，汨沒其中而不知出；——蓋文之弊極矣！千子慨然憫之；取一代之文，丹鉛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曉然於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醫而生；）其功可謂盛矣！而能出其才力精魄，發古人之未有，以推歷一時之豪傑，則莫如大士。大士之文，雄渾深秀，挾其髓而去其膚，摹其神而盡其變，其意義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他人苦心嘔血，累日而不能發其一意，得其半詞者。大士不待思索，伸紙而書，書盡而止。必一藝畢乃更作；如是者，日數十藝而不竭，誠哉其非人力之所及也！千子論文，不爽毫髮。生平極喜正希；而於大士猶有憾焉！豈以其縱橫排蕩，時軼出於先輩之法之外乎？余以爲此乃大士之所以爲文之豪也！而猶以爲譏何哉？今夫四子之書，言簡而旨博；世故之變，盡具其中。埋沒於腐辭陳言而不得見，亦猶名山水之幽窅奇怪，久爲惡木之塞其途，而穢草之蕪其徑。一旦有好事者，芟其徑，闢其途；飛泉峭壁，幽巖好石，得以效其奇於人間，可不謂山水之遇乎！故吾讀大士之文，其嚮往無異正希；而存千子之說，以自守於先輩之遺。而無學大士而失之其於文也，或庶幾焉！——然而未敢必也！

方百川稿序

余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臯；兄弟皆有道而能文者。靈臯之文，雄渾奇傑，使千人皆廢；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於左史歐曾；而其

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臬客遊四方，其文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臬。頃余家胥溪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盡讀兩人之文；往往循環雜誦。不忍釋去。已又悲世有佳文，使之沉淪里巷之中，略不知恤；而紫色蠅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良可歎也！今年靈臬北遊，餽其口於涿鹿；而余亦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值者。將遂歸老江上，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靈臬自涿鹿貽書於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於文章，舉世不以爲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咨嗟吟誦；——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續，爲闡發其波瀾濶度所以然者；且刻之以示於世。——而余爲聊且書其梗概如此。

方靈臬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則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爲嬉笑。居久之，方君靈臬，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臬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臬少時才思橫絕，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澹發其心思，一以闡明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靡

刻鏗鏘，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皋自與余往復討論而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心，靈皋卽自毀其稿。而靈皋尤愛余文，時時循環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靈皋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皋一家之文也！靈皋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與靈皋互相師資；荒江城市，寂寞相對，而余多幽憂之疾，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己。蓋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制義更甚。乃靈皋嘆時俗之披靡，傷文章之萎爾，頗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皋遂發解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皋屬余爲序，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皋兄弟，相率刻意爲文，而侘傺失志，莫甚於余。迺首少時以至於今，已多歷年所。所謂「冥心獨往」者，至余猶或貽嫻笑。今幸靈皋以其文行於世，而所爲「維挽救正之」者，靈皋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賴以鼓舞振起，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問執鄉人之口也！——於是平書。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以「功名」垂於世蓋少矣！夫士之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艶羨之；卽其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見於天下，名施於後世，（若古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效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真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而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者，皆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整然具備。以故施於天下後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載之於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於場屋之文。夫從事於場屋之交，不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已具矣！夫以從事於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於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共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也！吾友狄君向濤，年踰二十，卽舉進士，登高第，入翰林；人莫不羨之。而其場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曰：蓋其於古人之道，方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場屋之文，又向濤之精粕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

已，吾見向濤之追跡古人不難也！至於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大史陵千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世俗之所浸淫者；並以告天下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戶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時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於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於閩者乎？燕齊之間，饒粟粟，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荔枝者，丹囊絳膜，有皺玉星穗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齒，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於閩，閩人餉之以荔枝；燕人食之，唇敝舌裂，咯咯然吐之於地，瞠目熟視而嘆曰：『嗚呼！是安能及吾鄉之粟粟乎？』他日見苦李之棄於道旁，酸棗之垂於庭，擲而拾之以歸，逼示賓客曰：『此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荔枝也！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搖手相戒，以爲鳩毒莫過於此。宜乎南之中苦李酸棗，充滿羅列於燕市也；世有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荔枝，庶其得售於市。」會文虎屬余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並以示位三，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文；而以書貽我於秦淮曰：「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曰「時文」；其體不列於古文之中。而要其所發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一肯義傷道，勦說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蓋舉業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旨，前輩之法，爲之正告天下。天下之從事於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嚮者之非，而思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橫絕一世；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吾於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將亡，而嘗賴武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之志，豈嘗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曹之言曰：「時文與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經舉古爲務。其於古今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是舉業有累於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讀書齋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讀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言之洋洋灑灑，無不洞悉其源委。酒闌燈灺，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時文之是非，闕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訛謬；於是正其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聖人之道著，是

卽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舉業，以不存者存之也！嗟夫！舉業者，人爭爲之而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亦可以悲武曹之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法；區區所爲時文，卽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古文亦亡。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天下。而真能以古文爲時文者，（武曹之外）余未之多見也！是則時文賴武曹而存，而古文亦存；而先王之法，亦未嘗不存。使時文而皆如武曹也，則雖存之可也！

徐貽孫遺稿序

雲間汪建士，刻余亡友青陽徐貽孫遺稿若干篇既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阨，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資志以沒。至於貽孫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難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貽孫先後貢於太學。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於言潔；貽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貽孫爲善方靈臬，（靈臬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貽孫介靈臬以文於余；而靈臬介余以交於言潔。此數人者，持論斷斷，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稱此數人爲狂士。已而貽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臬以賣文留滯京師。歲丙子冬，聞言潔之喪，余與靈臬爲位而哭。明年春，余歸金歸葬言潔，而靈臬亦南還。又明年

冬，貽孫之友曰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之上，爲言貽孫發狂投水死。嗚呼！士之能自豎立而不與世披靡者，抑已少矣；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而鬼神助之，以速其淪亡。——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貽孫故有幽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臬嘗指余以示之曰：「君不見戴子乎？所遭極人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貽孫聞之，矍然自失也！——而靈臬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貽孫將死，爲書一函，致戴方二子；——隨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余；而建士素不與貽孫言潔相識，以余故，乃慨然欲爲雕刻其文。而言潔之文，其家匿不肯出；於是遂刻貽孫文，單行於世。貽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訐露之言，善於雕鏤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淡蕩之趣。此兩人所爲文，以視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而語！乃潦倒困扼，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貽孫之禍尤烈。余與靈臬，每追憶舊游，未嘗不泫淚之橫集也！七雲收其遺文於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彰而出之於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是以慰貽孫於九原矣！獻其之文，余探入他書者，頗多有；故不復另刻。而貽孫有妻弟（曰孫涵士，字淳淵，）能文章，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菴先生嘗見其試卷，極賞之；因問其平生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於淳淵；而淳淵死已二年矣；因附錄數篇於貽孫遺稿之末。蓋貽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淳淵；今錄其遺文，亦貽孫之志也！

自訂周易稿序

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更治易。嗚呼！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既學易，而後知其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之中，而無有一當；輒不禁涕淚之橫集也！先是余之學易也：一二師友，皆教余勿看講章，勿聽俗儒講說；余從之，果有得焉。已而見近世所刻衷旨：諸書，其荒謬不通，不可勝舉；而時文宗之，而易幾亡矣！自始皇李斯焚燒詩書百家之語，而易獨不與其禍。至今幾二千年，而亂於鄙夫小生之訓話，與科舉之業。豈天之欲喪斯文，滅六經，而假手於俗儒，以補秦火之遺漏？不然，則鄙夫小生，其罪不減於始皇李斯。而獨居窮經之名，取富貴之資，聖人之道，幾何而不息也！余以藤庚申冬，讀書於友人趙良治家；始靜觀周易之義。每夜篝燈爲文，蹈襲時解，頗有所發明；而文字一洗訓話舉業之陋。凡五十日，得文數十篇，而先君子江干之變聞矣！——跟踏棄去。今無事偶一理之，惘然如隔世。以余之窮且多患，已無復知有生人之趣；何況於區區之文字。然是文也，於易之義，不無小補，——因存之。而吾且絕意世事，欲携周易一卷，隱居深山之中，朝夕占玩，考較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矣！——因書以俟之。

黃崑圃稿序

文章之遇合，蓋有可必不可必者矣！「可必」者，一出而卽遇，投之而輒合，若操券而得。其「不可必」者，窮年畢世，至於潦倒困憊，而終無一遇。世遂謂科第之得失，有數存焉於其間；——理固有然，而要亦有不盡然者。今夫匠石之操斧斤而人山林也！拱把以上者，過之而不顧。其大者絜之百圍，然或軸解拳曲，則亦過之不顧。至於榱桷枳梓豫章之材，未有不以爲美而欲得之者也！故夫拱把以上，與夫軸解拳曲之材，其遇不遇，固可以數言之。若夫榱桷枳梓豫章，有遇焉，無不遇也。無不遇，則其材之所可操者，有以致之；而不可以數言之矣；宛平黃君崑圃，自爲童子，卽以文章知名於世。居無幾，卽舉於京兆，遂成進士士及廷對，天子親擢黃君及第第三人。黃君方弱冠；其文自試童子至今，無一落者；而人人皆以爲工。是則黃君之遇合，有可必，無不可必也。豈非榱桷枳梓豫章之材，雖工師匠人，無不睨睥聚觀，而况匠伯者乎？——余之論黃君之文章與其遇合者如此。予友汪君武曹，好商榷人士，多否少可。而亦獨極稱黃君；聞余之說，而亦以爲然也。會武曹既論定黃君之文，以行於世，而黃君屬余爲其序；因遂書之。

李潮進稿序

余平居讀書處文章之際，竊以爲制舉之文，亦古文辭之一體也。世之人廢古文辭不觀，而別有所爲制舉之文，曰「時文之法度則然」；此制舉之文之所以衰也。今夫文之爲道，雖其辭章格製，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何獨於制舉之文而棄之？且夫制舉之文，所以求得舉也。然而得失之故，初不繫於此。（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爲之者，必不肯鹵莽滅裂以從事；而得失之數不以介於心。是故其制舉之文，卽古文辭之旨，莫之有二也。毘陵李君潮進，所爲制舉之文，不肯苟且雷同，其法無不具；而要皆以古文之旨爲之者。使鹵莽滅裂者見之，必將舉而棄之，以爲非時文之法度；——而豈知李君正不屑爲時文之法度者乎？李君既舉於鄉，遂復舉於禮部。夫世之人所以從事於時文者，謂其易舉耳，而未見其皆得舉；如吾李君之文，未嘗不得舉。則夫古文之旨，其必欲舉而棄之者，亦見其惑矣！李君少從余友蔣君玉度游，（玉度有道而能文者！）源流派別，經其指授。而陳君曾起秦君龍光兩人，皆毘陵之秀也！李君相與往復切劘。以余之荒落失學，而李君不鄙而棄之，以爲可與於斯文也。余嘗病天下之從事於制舉之文，而未見有卓然自立能讀書者之出於其間；而文章之旨，或幾乎亡矣！今讀李君之文，有深幸焉！故爲書之如此云。

意園制義自序

余少而狂簡，多幽憂之思；厭棄科舉，欲爲逸民以終老。年踰二十，家貧無以養親，不得已開門授徒。而諸生非科舉之文不學，於是始從事於制義。以爲「制義」者，亦古文之一體也！乃集舉徒，告以文章之源流，而極論俗下文字之是非。諸生作文，輒嘗請余命筆以爲之式；雖時時散軼，而存者猶四百餘篇。歲癸酉秋，余自福建還江鄉，偶於破篋故紙之中檢出，淘汰其十二三，存其可觀者三百篇，彙爲一集。舉以授二三門人；且告之曰：「余之爲是也，非苟易也！根抵於先儒理學之書，未之敢失也；取裁於六經諸史，以及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遺也。每一題入手，靜坐屏氣，默誦章句者，往經數十過；用以尋討其意思神理脈絡之所在；其於集註亦如之；於是唵吻之際，略費經營，振筆而書，不加點竄，此二三子之所見而知者也。竊以謂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勝窮也。惟古之琴師，能寫其聲；而畫史能覩其像，至於用之於文，則自余始。嘗夫含毫渺然意象之間，輒擬爲一境，以追其所見。其或爲海波洶湧，風雨驟至，瀑瀉巖壑而湍激石也；其或爲山重水複，幽徑相通，明月青松，清冷欲絕也；其或爲遠山數點，雲氣空濛，春風淡蕩，夷然愜然，遠出於塵外也；其或爲江天萬重，目盡飛鴻，不可涯涘也；其或爲神龍猛虎，攫孳飛騰，而不可捕捉也；其或爲鳴珂正笏，被服雍容；又或爲含睇宜笑，絕世

而獨立也：——凡此者，要使行墨之間，彷彿得之。故余之文章，意度各殊，波瀾不一，不可以一定之阡陌畦徑求也！二三子即余言以求其意象，當亦有憫悅遇之者乎？嗚呼！文章之事，難言之矣！余之爲是也！窮而滋甚；世未有慳慳而愛惜之者。獨三四故人窮士，知而愛之；而余亦不忍棄也。今以授二三子；二三子不以余窮之爲戒，則於是集必有所得也夫！

孫檢討課兒草序

余年二十餘，始從事於制舉之文；其爲之者，不與衆人同。然衆人多文字名於世，或且取科第以去。而余流落困頓，爲舉世之所共棄；——獨檢討孫子未最好之。蓋子未所以爲制舉之文者，亦不同於衆人；宜其好余之文不厭也！嗚呼！今之取科第者，大抵以鹵莽滅裂而爲之；及其得之，則又舉向之所爲鹵莽滅裂者，視爲筌蹄，而委而棄之不復顧。是故終其身而懵不知制舉之文者，莫當於科第之人。則今日者科第雖僅存，而制舉之文早已亡也！子未之文，其爲之者，既不以鹵莽滅裂；而至於既第之後，猶時時鑽研反覆，不釋諸手。故其既第之後，制舉之文尤工。歲乙亥，余遊燕市，時時過子未邸舍。而子未出其課兒草示余，凡若干篇；子未之於文洵勤矣！余十餘年來，憂患困窮於世，事皆不以屑意；雖向時好時文之意，亦澌然盡矣！見子未之工且勤，而追憶曠昔支離攘臂其間，竟復

何用？至今而慚悔交集，乃遂決然舍去，未嘗不自笑也！余雖既已荒落，而子未之所爲者，猶流傳人間；則制舉之文，幸不至於盡亡也！——故書之。

吳七雲制義序

余以舉業之文，爲世所推。然余之志，固不喜爲舉業之文者；而舉業之家，輒多以文章相示。於是四方能文之士，余引得而交之。昔者吾友青陽徐貽孫嘗爲余言曰：「同縣有工爲舉業之文者，曰吳君七雲。」既與余別五六年，中間以書來問，輒又往往及之。今年春，七雲適我於秦淮旅舍，爲流涕而言貽孫死狀，言已，則相持泣；且曰：「貽孫遺文，子當序以行世。」而余因得七雲舉業之文讀之；益信貽孫之知言，不我欺也！七雲自言：「少從事於時文，未免沿腐爛之餘習。長而與貽孫同讀書於九華，日相鑽研商榷！乃概然毀其舊作，而崇尚先輩大家之文。今其所爲，大抵得力於貽孫者爲多。然猶懼未能脫然於世俗，而願與吾子決之。」嗚呼！貽孫不可作矣！今見七雲，如見貽孫。蓋兩人之篤行懿謹，虛懷樂善，固有略同；而其文之阡陌意境，則吾固能言其梗概也！貽孫好爲短音促節；而激昂嗚咽，時有近於訐露。而七雲深入理解，轉變不窮；時亦有近於漫漶。至於法取於先輩大家，而脫然於世俗者，則兩人固未之有異也！然余向與貽孫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廢舉業之文始。」因勸之從事於性命與用世之書。貽孫善余言，而未之能行也！則

吾今日之僅僅序七雲畢業之文者，又豈盡余之志也夫！七雲曰：亡友亦時爲我道斯語矣！——因書之簡端。

鄭允石制義序

在余自浙東，踰仙霞，經建寧延平，而至福州。其間山巒之峭拔，水之榮洄，石之奇怪；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其佳麗真冠於東南。而士人皆好讀書，能文章；平居友朋講習，磨礪砥礪，皆有元本，允爲他邦所不及！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得人最盛。而鄭君望士，名居第一；余因與望士往來，略識閩中人士。今年余友編修阿雲翥，主考福建；其得人與子未前後相望。而鄭君允石名居第八，則望士之兄弟行也。允石計偕北上，道出吳門，而以其全稿致余於金陵，屬爲序之。蓋閩中之工爲經義者，自有明稱極盛。數十年來，流風餘韻，不至歇絕。安溪李厚菴先生，心孤冥詣，超出前人。而後來之秀，無踰於漳海鄭居仲；他如吳位子林修伯，名最著。此三人，皆子未所取士也！其文余皆得而見之。今年冬，宿松朱字綠新從閩來，爲言「閩之能文家頗多有；」——而惜余多未之見。今見允石之文，（凡二百餘篇，）皆能自出機杼，不蹈科臼，卓然成一家之言。而觀其友朋所綴評語，則知其平居講習，磨礪砥礪者，既深且久。而允石之文，直可頡頏於居仙位子修伯之間也！嗚呼！自余遊閩，於今六七年；其山川花鳥，歷歷如在目前。而嘗竊

有遺恨者三：未食荔枝，未遊武夷，未見隱士洪石秋。今聞字綠之言，則吾未見能文章者猶多也！故因序允石之文連而書之。

左尙子制義序

吾縣先達之善爲制舉文者，推少保左忠毅公爲最。忠毅者，天啓中死崔魏之禍者也。忠毅舉萬歷丁未進士。當是時，文藝疊出，波蕩後生，莫可救止。而忠毅所爲文，超然獨出塵墟。蓋其生平好爲清真切實之文，深入骨髓，盡落皮毛；而剛勁之氣，不可遏抑。余少從事於制舉之文，輒取忠毅之遺編，時時誦法之不倦。而忠毅之孫曰未生，與余同學相善；兩人心摹手追，未嘗不嘆息忠毅公之文之不可及也！居久之，未生嘗爲余稱其姪尙子之文，能不墜其家法。尙子方居荒江之墟，而余居城市間，歲輒一見，見即別去；余因未嘗得尙子之文而一覽觀之也。頃余僑居金陵，而尙子常過江訪余於青溪之曲，先後出其稿數百篇示余。余反覆卒讀，而歎忠毅之家法果尙存也！歲己卯之冬，尙子復踵門而來請曰：「吾將刊其稿以行於世，願吾子序之。」蓋尙子以今歲之秩，舉於鄉；其場屋之文，四方流播，莫不稱嘆以爲工絕；因遂欲盡讀其稿，而尙子亦不能自匿也。嗚呼！方余與未生誦法忠毅之時，兩人年甫二十；傷俗學之日非，追前賢之遺緒，盱衡抵掌，自謂舉世莫當。浸尋荏苒，忽忽又二十餘年。未生伏處田園，無意進取；而余飄泊四方，賣文以糊其口。

，未有訪沉冥而叩寂寞者。而向子最後起，乃能出其精氣光怪，受知於主司，而流布於天下。迴首奮遊，欣悅交集，其亦可慨然而興歎已矣！顧余猶有言於向子者：「忠毅以清風勁節，擢於黨禍，海內至今仰之；（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而子嚮之誦法忠毅者，固不徒以其文之善也！向子爲其後人，能不隨其家法；則他日所以自堅者，吾於今日所綴之文卜之矣！」向子欣然而作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余雖不敏，敢不勉之。」

史某制義序

往余在京師，與溧陽史君千里游。千里能文章；其平居論文，多否少可；而顧獨稱其姪某之文。已吾友王雲衢，亦爲余數數言之。兩君賢者，其言信而有徵也！居有頃，某入京師。余輩嘗置酒高會，某未嘗不在坐。當是時，無錫劉言潔，金壇徐沂再，常熟嚴寶臣，武進錢亮工，及雲衢與余，日酣飲論文；皆目屬某爲玉堂之器。蓋距今已十年矣！歲月如流，升沉異態。言潔已物故；獨寶臣舉進士，高第入史館。雲衢沂再，皆連蹙不得志；而余流落困頓殆甚。乃某與亮工，始以今歲之秋，同舉於鄉。迴首死生盛衰聚散離合之故，其亦可感也夫！史氏爲溧陽鉅族，自前世多有偉人；某之尊人其翁，自少年卽迴翔館閣；將大用而卒。其伯子繼起，爲侍從近臣。今某又巍然擢高科，行兄弟並列崇班。而余窳劣之目屬某以爲玉堂之器者，誠不偶然也！——因書以俟之。

宋嵩南制義序

制義者，與時爲推移，故曰時文。時之所趨，遂成爲風氣；而士子之奉以爲楷模者，皆會於一。然而勢有所止，情有所厭，思有所窮，運有所轉。於是乎數十年而變，或數年而變，或變而盛，或變而衰。往往相爲倚伏。而常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理取其精深，不可變也；法取其謹嚴，不可變也；辭章格製取其雅馴而正大，不可變也；故曰：「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君子爲其不變者；且以其不變者，而變時之所趨；此則先正之文是也！吾友宋太中嵩南先生，悼時文之繁濫，乃獨取先正之文，相與依倣而馳騁；吐棄凡近；掃除靡垢，置之先正集中，幾無以復辨。則時文雖屢變，而先生之文，固爲其不變者也！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而吾知時文風氣之欲變，其在此矣！良醫之發藥也必因病，而國工之角勝也必爭先。今之文，支離臃腫，誇多鬪靡，而決裂先正之規矩者至矣！先生以依倣先正者救之，因病發藥，而無不愈之病；爭先角勝，而操不敗之勢。則先生固時文中之良醫國工也！故曰：「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者；而知時文風氣之欲變也。」先生年踰弱冠，即登解江南，爲第一人；旋登進士，入史館。其於制義一道，猶時時不釋手，揣摩諷誦，甚於寒素。夫先正之文，不盡出於官成之後；而先生所作，視未第之時更工。吾因之有感矣！夫得魚者忘筌，得兔者忘蹄。時文者，科第之筌蹄也！收魚兔之利，而遂置筌蹄

不顯者，豈少哉？舊學盡失，一旦膺文章之任，鹵莽滅裂以從事，固其宜也！先生曩日主試，慎奇，得人最盛；行且再興文柄。——則時文風氣之變，其必自此書始無疑矣！

趙傳舟制義序

婺源王君汝山，嘗爲余稱趙君傳舟之爲人與其文；余心志之。於今年秋間，傳舟自錢塘以書抵余，盛稱余文之美。且曰：「余於叔父騷期所，見吾子古文，必傳於後世無疑。今吾之稿，且刊刻行世，願吾子有言也！」傳舟登賢書已十年。自世俗之論，以爲文章之售者必工；其不售者必其拙者也。而科第爲世之所重，雖其榮且顯，不及曩時之萬一；而上薰於習俗，猶莫不驢稱之。然則潦倒如余，操不售之文，而抱至拙之技，方爲世人之所共棄。而傳舟已嘗得志於場屋，乃獨殷勤鄭重，好其文至欲得其言；傳舟之爲人，從可知矣！傳舟之稿，爲汝山所點定；汝山嘗以示余，余頗歎汝山之知言。傳舟屢屢上公車不第，則其文尙有不盡諧於世俗者。而騷期與余交十餘年；余嘗稱其文，殆如古人所云「欲與差雷同」者。而騷期亦久困公車；——文愈高則知者愈少，豈不然乎？余序傳舟之稿，而並及騷期，嘆其眞賞之難如此。而汝山言「傳舟於禮部之試，皆既得而復失。」然則世尙有知傳舟者——目前之得失，不足論也！至於傳舟文章之工，汝山論之詳矣！——余不復云。

自訂時文全集序

余少而多病，家又貧，未嘗從塾師學爲時文也。稍長，病有間，因窮六經之旨，稍見其端倪；而旁及於周秦漢以來諸家之史，俯仰憑弔，好論其成敗得失。間嘗作爲古文，以發抒其意；將欲閉戶著書，以自見於後世。而余多幽憂之思，性文不耽世榮，遂欲棄塵離俗，巖居川觀，爲逸民以終老；區區之志，如此而已。當是時，家甚貧，先子授徒他方。而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余以疾且偷惰，遂廢棄不知自力於學；比讀書稍有得，年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入，不足以給饔飧；余亦謀授徒以養親。而生徒來學，惟時文之是師；余乃學爲時文。而見近日所雕刻流傳熟習人口者，卑弱不振，私竊歎之！因以其平日所窺探於經史及諸子者，條貫融釋，自關一徑而行。先君子曰：「此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得無不免於困乎？」先大父曰：「困何傷。」因撫余頂而勉之曰：「是在忽忽而止耳！」里有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多藏書，余往往從借觀，因師事之。而縣司教爲王君我建，兩人皆奇余曰：「此文章風氣之所繫，其在韓公伯仲間乎！」韓公者，卽故大宗伯慕廡先生；是時適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也。居久之，乃得入縣學；又數年，貢於太學。先後受知於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吉水李公；皆以國士相待。而余自入太學，居京師，及四遊方，與諸君子討論文事，

多能輔余所不逮。宗伯韓公，折行輩與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縣方百川，靈皋，劉北岡，長州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德州孫子未，同郡朱字綠，此數人者，好文特甚。靈皋年少於余，而經術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後多推類而得之。言潔好言波瀾意度，而武曹精於法律。予之文，多折衷於此三人者而後存，今集中所載者是也！余自年二十以來，於時文一事，耗精斂神；雖頗爲世所稱許，而曾無得於己，亦無用於世。回首曩昔之志，輾轉未遂，必有高人逸士，相與竊笑於窮巖斷壑之中者矣！始予之爲文，放縱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視反聽，務爲淡泊閒遠之言，縹緲之音。久而自謂於義理之精微，人情之變態，猶未能以深入而曲盡也，則又務爲發揮旁通之文。——蓋余之文，自年二十至今凡三變，其大略如此，余本多憂，而性疎放，尤不好時文。旣以此教授，則不當以苟且之術，貽誤生徒。而世所雕刻流傳習熟人口者，諸生以余教誡故不學。而余不得已，間嘗自有所作，示諸生以爲之式。而武曹好余文，嘗教余多作。余不可，則嘗閉余於蕭寺中，命題以數十百計，作畢乃聽出；曰：「六經之旨，借君手以明耳！」而余嘗以一月或十餘日作已畢；故余生平之文甚多。然皆出於勉強，非其中心之好；而散軼零落，不自收拾者，不知其幾矣！篋中所存，尙無慮五百餘篇；往者常自擇別，分爲兩集，集各近二百篇。韓公及武曹大山百川；爲叙而行之於世；海內學者，翕然信之，不以爲非，轉相購買，幾於家有其書矣！今年秋，一二門人來謁曰：「往者所刻板，泐敝不可印，

盡再雋之？」余乃悉取舊本更定，刪去若干篇，復增入未刻諸作，而以授之。嗚呼！余非時文之徒也！不幸家貧，無他業可治，乃以時文自見。失足落人間，究無救於貧困；而人世得失榮辱之境，其爲幻妄，夫何足道。虛名雖盛，而纔謗亦隨之；蓋至是而先君子之言果驗矣！余向者所與討論文事諸君子，皆登科擢高第以去，百川言潔，則九原不可復作；而先大父先君子，與潘王二先生，及劉公韓公，皆相繼謝世。余已年垂五十矣！抱其區區無用之書，手持而食，雜於市人郵豎之間，擁褐高吟，與二三子論文講藝於塵囂雜遝之地，不亦慙且惑之甚乎？行且舉手謝時人以去；山林杳冥，窮居不出，尙欲一酬曩昔之志。而此集也，視之已不啻遺跡，亦何所用其喋喋爲。而特書其爲時文之本末，以告海內學者，庶幾其悲余之志也！

洪崑霞制義序

吾友洪子崑霞，以諸生高等貢於太學；遂不就司之試，而謁選以去。客曰：「洪君才士，使試於場屋，未必終不得當；而決然舍去何也？」余應之曰：「君不見夫燕市之豪乎？夫燕市之間，佳麗人之所出也。燕之市有豪焉，以好色聞！而下陳之所充，金幣之所購，或爲戚施，或爲蓬蔭，皆人所共棄者而獨收焉。人皆怪之；以爲此豪也，其或迷惑之疾使然歟？乃豪之客有其羨以爲美好者，豪之鄰亦有窺而悅之者。夫人可信莫如目，而至

無難辨者莫如色。孟子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以今觀之，則目亦有不可信，而色亦有莫能辨者矣！烏在其爲同然也耶？豈其是非之心一失，而耳目途皆有不得其常者耶？今之不爲燕市之豪者無幾矣；豪之客與隣，其人亦不少矣！使其佳麗人至於其前，有不嫉而擯之者乎？彼窈窕貞靜之女，肯低首歛氣，逐逐戚施蓬籬之側乎？彼戚施蓬籬者流，初亦自知其可憎，不復自比於人數。乃一旦見有悅之者，則亦遂施朱塗粉，居然自以爲國色。——此窈窕貞靜之女所疾趨而避者也！」客曰：「洪君之不就有司之試，而決然舍去，吾乃今知其故矣！」

儲禮執制義序

太原有白君林者，嘗貽書於余曰：「僕之鄉，有二異焉：往者用皮以緣，帽階以貂；貂貴而羊賤，而今則皆用羊，曰：『吾無所用於貴者爲也。』世皆貴馬而賤驢；今則驢之價且倍於馬，而乘馬者十無一二；不復知驢之爲賤而馬之貴也。嗚呼！人之情大抵如此；吾懼子之貂與馬之無用也！」白君之論則激矣！然則時之所直，勢之所趨，誠有可悲而嘆者。國家以經義取士，其制豈不善哉？乃士之得舉者，不盡謂其爲貂爲馬也。誰實爲之，而使羊之皮得施於首，而驢之足得獨騁於市也！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所舉之士，其中遂多有爲世所嗤笑鄙夷而不足齒者。夫如是，而取士之大典，無乃弁髦藝越之已甚乎？則

夫司校士之責者，其爲侮聖經而蔑帝制，罪莫大如此矣！吾友儲君禮執之文，在近日未見有比並者。其文行於四方，四方之人，皆期於得舉，以爲風氣之轉移，實在於此。夫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夫摧陷廓清，一洗前日之穢，豈竟無人焉？而欲得夫貂與馬之用，宜莫先於禮執；吾不敢以白君之料余者，料禮執也。故書以序其稿，并以爲司校士之責者告焉！

繆太翁遺稿序

秦州有積學能文之君子，曰繆翁。翁平生所爲經義最工；屢試場屋不第；年僅踰四十而卒。翁之伯子曰沅，余同年友也！一日，余臥未起，拜我於床下，嗚咽流涕曰：「吾先人遺稿，沅將欲刊其十之五行世；序吾先人文莫如子。蓋吾先人於讀書之外，無他嗜好。所爲經義，無慮數百篇；用意鏗刻，而詞調皆出入經史。一時學者，莫不稱之；乃獨見斥於有司。沅少時，好吟詠，欲放蕩山水間。先人教余學文應舉；嘗以己所爲文，命沅誦習，朝夕督課之；曰：「吾生平苦心爲文，而未得售；爾能繼吾之業，當必得之。」沅跪而受教。今先人沒已數年；而沅之舉於順天也，場屋所命題，適多先人所作。沅猶能記憶，遂書之；卒得售。是先人之文，不售之於生前，而猶能售之於身後；在先人亦可稍慰於地下矣！」余曰：以翁之未嘗得志，而必之於其子；以君之鄉舉，而得之於其父；則夫文章

之能事不可掩。而君之能讀父書，以成父之志，其亦可謂孝矣！在昔余先君子博極羣書，詩文皆百卷，皆可傳誦。乃運塞困頓，年亦不滿五十；其惓惓屬望者，亦欲余之有以振其緒於身後。而求在萬蹉跎，爲世所共棄，卒不能有所成就，以慰先君子之望；——余之愧君也多矣！君方年少，有才氣；遊公卿間，名聲藉甚；所以非大其先者，又豈有量也哉？

劉退菴先生稿序

淮上劉退菴先生；今之篤行君子也！自俗之弊也！禮義仁讓，先廢於士大夫之間；先生膏肓之！生平立身行己，悉中於法度；而高致遠識，超然塵壘之表，余以賣文餬口，游於士大夫間；區區一二十年，而以爲可以式習俗之靡。無踰於先生！先生以進士起家，臺官郎署，——非其好也！未幾，即引疾歸。歸而閉戶課子及孫；與其羣從；惟以讀書修行廉必忠信爲訓誡，——其家皆遵其教唯謹。余嘗過淮上，謁先生於怡園；（怡園者，先生讀書之所也！）板橋流水，槐柳環匝，四時之草不絕於庭。先生謝絕世事，儼然獨往；以視世之貪饕於富貴，而苟焉以決性命之情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先生往官京師，其邸舍蕭條如寒士，車馬鮮至其門。每余至，先生輒大喜，命酒歡飲，縱論當世事；往往至夜分而罷。余之疎放蹇拙，與世多齟齬，諸公貴人，或且有無故而欲摧折之。獨先生不以爲不肖，而辱蒙獎許，以爲不同於流俗。余深愧先生言也！而先生之所見，其與世人之好惡，相

去遠矣！先生諸子，皆有道而文；而伯子紫涵，尤與余善。蓋余游於劉氏父子間，見先生之篤行，觀其子弟皆循循孝謹；竊以爲劉氏一門，古之道猶有存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余之所爲肅然敬也！歲丙寅冬，余客吳門，適紫涵自淮上來，以先生文稿一編見示。余讀之。亦非今人之文也！昔文中子分別前人之美惡，而卽其文以推論而得之。說者謂其評論不爽毫髮。今先生之文，高潔渾厚，則亦與先生之爲人，適有相肖者。余與先生游，多歷年所，竟未得先生之文而讀之；——甚矣余之陋也；而先生之韜藏，自晦其奇，爲世人之所不識者，又豈特此而已也耶！後有文中子者，讀先生之文，考先生之世，與其立身行己之詳，必能出一言以評之。——而余爲書先生生平之大略以待焉！

章太占稿序

「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會稽章君太占之文，無愧於質且平之一言。夫爲文而至於質且平，則其品甚高，而知者亦甚少；非世俗之所能爲，亦非俗之所能識也！今夫浮華濃豔，刊落之無遺，而後真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而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

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也？嗚呼！世俗莫不好文而惡質，好奇而惡平。彼其所謂文與奇者，既已不知其非是；而吾與君，方抱其平與質者，以支離攘臂於其間，豈能以有合哉？余方欲時與謝絕；而君浮沉世俗，猶欲冀其有合於世。——其尙終抱其質。而毋漓之，終守其平，而毋鑿且汨之也哉！

蔡阜亭稿序

往余僑居金陵，凡九載；而金陵人推世德之家，輒首曰蔡氏。余擇交於蔡氏，得兩人焉：曰崗南，曰甘泉。崗南多才藝，有器識；而甘泉遊於酒人，好吟咏，風流自豪。余因兩人以交於阜亭，在蔡氏輩行爲卑，出入恭謹；而年少好學，文章瀟灑，有自得之趣。上元黃際飛爲刊其稿行世；而崗南甘泉皆謂余曰：「子不可以無言也。」蓋蔡氏之先，多隱德，子孫蕃衍，科第聯綿不絕，阜亭最後起，文章與行誼，俱爲一時所推重；今已登進士，入史館，人莫不榮之。而阜亭欲然若不以是自足者，吾於此知蔡氏之澤之未艾也。初阜亭與余訂交，在京師阜武門外；阜亭不以余爲不肖，而兄事余。是時鹽城成乾夫、睢州湯孟升、歙縣吳綺園、宿遷徐壇長，與余及崗南阜亭，嘗飲酒高齋，以古人之道相期許，而阜亭年甚少，有氣概，吾黨尤目屬焉。已而各分散去，而阜亭與孟升以官翰林留京師，今執筆而序阜亭之文，廻首舊遊，有慨然而興嘆者矣！於是乎書之，以付崗南甘泉，使刻諸

簡潔。而至於阜亭文章之美，其波瀾意度，際飛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吳宏表稿序

孟子曰：一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是固然；然亦有不盡然者。今夫黍稷稻粱，天下之正味也！而人之情，顧有思得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以爲快。雖其未必皆可於口，而七箸之所須，非是不飽焉。至於飲食之人，饜饕之徒，則又美惡之不擇；而餒敗之嚼，臭腐之物，甘之而不厭。此兩者，雖其高下之不同，而其爲不知天下之正味則一也！雖然，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日用之所不能常有者也。餒敗之嚼，臭腐之物，一人屬屨，見者皆唾焉。此兩者，雖其所嗜在此，而不能不反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者，亦其勢也！今夫考官之衡文也！其唯詭怪之嗜者，則前一說也；其雷同相從，惟平庸陋劣之是嗜者，則後之一說也。而天下之正味，其不入考官之口也多矣！苟一旦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則吳君之文，於是乎售矣！吳君久不遇；屬余序其稿，余爲是喻，以慰其思焉。」

程偕柳稿序

昔者余亡友方百川氏之論文也！曰：「文之爲道，須有魂焉以行乎其中；文而無魂焉，不可作也。」余嘗推其意而論之曰：「凡有形者謂之魄，無形者謂之魂。有魄而無魂者，

，則天下之物，皆僵且腐，而無復有所爲物矣。今夫文之爲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謂「魂」也者，出之而不覺，視之而無迹者也。人亦有言曰：「魂亦出歌，氣亦欲舞。」此二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斯已極矣！嗚呼！文章生死之幾，在於有魂無魂之間。而執「魂」之一言，以觀世俗之文，則雖洋洋大篇，足以譁世而取寵，——皆僵且腐者而已！而豈可以謂之文乎？」宣城程君借柳；與余交十年；間歲相見，則文益進，今年秋，余遊江都，借柳亦適授徒於此。一日，盡出全稿示余。余蓋一再諷誦涵詠，而歎其有魂焉以行乎其中，誠非世俗之所及也！因悼百川氏之早逝，未獲見焉；爲述其緒言，而書之於簡端。

梅文常稿序

吾江南文學禮義之邑，推宣城爲最。其士大夫多崇禮讓，敦實行，以清風高節，砥礪末俗。而士人讀書爲文章，不肯雷同詭隨，以趨時俗之所好；居常被服古人，闐然自晦，不求人知；——蓋猶有先民之遺風焉！往者余得交有梅氏二君子：曰定九，曰雪坪；皆粹然儒者也！已而遇程君借柳於金陵，因借柳以識梅君文常；（文常，定九之族孫也！而雪坪之仲子也。）借柳文常兩人，文采斐然，而有至性篤行；與人交，肫肫乎其意之有餘也！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慕園；而文常亦適自郡至。慕園者，吾師光祿公課子及

孫讀書之所；而文常爲公之婿也。公在朝，旣以風節名天下；及致政歸，而閉戶蕭然，論文著書，不改寒素。吾讀公文，如泰山喬嶽，嶄嶄不可攀躋也！吾讀公諸子之文，凌雲馭風，飄飄乎莫不瀟灑而自得也！而其家塾，則沈君元珮，王君次雲，爲之師；文章行誼，卓卓不同於流俗。——吾嘆宣州之多賢如此。乃自公而外，皆沉冥寂寞，相與嘯歌於山之巖，水之涯；世未有知殷勤鄭重，過而顧之者。彼夫吳會之間，士相與飾虛聲以自炫耀，奔走逢迎於貴人之門，以釣高位，而取厚資。而沉淪掩遏，顧在於抱殘守缺冥心孤詣之人，豈不可歎也哉？文常以其所作近藝示我，大抵多作於墓園，與劉氏諸子及元珮次雲共爲商榷者也。詣深而造微，較余曩者之所見，意境若又不同焉！而數子者，久爲有司之所斥弗收。余嘆制科之不足以得士；而猶幸先民之遺，獨存於宣州。君子之處於世，爲其己之所當爲者而已！人世之得喪榮辱，夫何足道？因書於其稿之首簡，而並以質於定九雪坪借柳，以爲何如也？

程爽林稿序

歲乙酉，余在京師，時與鹽城戚君乾夫往還。乾夫篤於氣誼，好交游，每屈指淮上朋友數人，而程君爽林居其一焉。已而江南鄉試錄至，乾夫見爽林名而喜，指謂余曰：「此未易才也！」余以乾夫非妄譽人者，故心識之。明年春夏之間，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

已而乾夫、爽林亦相繼至，時時相與泛舟飲酒甚歡，而乾夫復盛稱爽林之文章。時余方從事房書之役，得爽林文數篇，登諸集中；每一循覽，未嘗不歎乾夫之知言也！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主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近二百篇。）爽林自爲扶擇，凡得若干篇；屬余點定而行之於世。爽林性恬靜，厭塵囂；居常鍵戶。（不與人事相接往。）蹠年不出。今其文，皆鍵時所作也！深思默會，乃能盡究文章之旨趣，舉筆爲文，詞約而意精，體備而格遠；曩者乾夫之稱之也，豈誣也哉？吾聞程氏世有盛德；自其先侍御公以風節著，其後科名之盛，歷百餘年，相繼不絕。至近日，而英異之士，比肩接踵而出。爽林姪師恪，與爽林同舉者也！其文行人多稱之；而爽林季弟豐伊，兄子夔震，年少好學，尤爲傑起不羣！程氏之盛，殆未有艾矣！余點定爽林文既畢，而書其說如此；並以賈之乾夫以爲何如也？

齊天霞稿序

余年十七八時，卽好交遊；集里中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會，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當是時，意氣甚豪也！顧傲睨自喜，視天下事不足爲。而此二十人者，年皆與余相若；日相與往還議論。其中惟齊君天霞，與其弟蘇署，尤好余，不以余爲不肖，而常以余之論爲是。居無何，則各以家貧教授生徒，分散以去。歲一再相見！而齊

氏兄弟，學益高，文日益進；諸同學之士，皆稱之以爲莫及。久之，余游學燕山；自是奔走趙魏、河洛、齊魯、閩越之間，凡十餘年而歸。則天霞方以貢入於太學，而蘇署適還白嶺；時時遇我，相與慰問平生，輒悲喜之交集。天霞與余雖踪跡錯互，而書問不絕。其所作文章，亦嘗於郵筒中相示；至是見蘇署所作。余善歎兩人之衣食於奔走，而不輟其業，且屢進益上；不覺，顧而歎其衰之甚也！踰一二年，而蘇署卒於家；余方在外間之，悲悼良深。天霞檢其遺文，時展視之，涕淚零落，傷其弟之有才而不得志早亡也！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臬爲刑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方客滄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余惟區區數十年間，朋友之際，其爲聚散離合，盛衰生死，萬變不齊。迴首少時，宛如昨日；而意氣已略無復存。蹉跎荏苒，卒老於風塵之中；讀書無成，修名不立。即諸同學之士，亦多食貧作苦，蟻屈不伸。而至於蘇署者，墓木幾拱焉；——追念舊遊，忽忽已往。以故序天霞之稿，而牽連及之，輒不禁百感之橫集也！若夫天霞之文奇矯，而蘇署之文清曠，（靈臬之論如此，）余無以易其說焉！

楊千木稿序

古之論文者多矣，吾有取於荀子、文中子二家之說焉。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

天下無文也！今夫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文也者，爲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作者也！理之不明，是已失其所以爲文之意矣！而何文之有乎？」荀子曰：「君子之言，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愚者之言，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夫「志義」者，則理之說也。吾見近世之士，無所爲志義之存也！舉筆爲文，於理曾未之有當；正如荀子之所謂「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謬然而沸」者耳！而可以謂之文乎？余生平論文，多否少可；而獨於楊君千本之文，竊以爲有君子之心焉！楊君之稿，踰二百篇。余循覽再四，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畢具於其中；蓋楊君之志義，於是乎爲深矣！楊君深自貶損，不遠千里，而就余於吳門，商決其可否。余爲選得若干篇；楊君復自割愛去其三分之一。存者舉以授其弟毅似，諸刻江南。毅似，余門人也！屬余再加點定，并序之。余贊舉荀子文中子兩家之說，以證明楊君之爲有道之君子，非世俗之所能及。而楊君猶不自信，謙謙下問於余，堅不肯多付雕刻，彼夫世俗中刊本，累十盈百，皆愚者之言耳！而盡布之於市肆，何爲者哉？近日浙東作者輩出，以余所見，如濟安方君文輔，山陰傅君孔木，與余千本，皆卓然無愧於古人之旨！世有深於志義之士，必能好之，從此言文而無不及理；天下之有文也，以諸君子爲嚆矢矣！

馬宛來稿序

採金於山，其始塊然土也；而爲金，爲錫，爲銅，爲鐵；雜出於其間，而莫能辨。有良工者，取而置之鑪冶之內，鎔化鍛鍊；於是精粗各別，美惡互分，有金焉，錫焉，銅焉，鐵焉；而金又有良焉，有不良焉。金布於市，適於用，而不知始採之之難如此。今夫有司之衡文於場屋之中，亦猶工之採金於山也！乃往往去其良金，而惟錫與銅與鐵之是收；且儼然名之曰！「是良金也！」而錫與銅與鐵，一旦獲良金之名，久亦自以爲果良金也。於是布之於市，而市亦用之。常斯時也，爲良金者，委棄於泥塗之中，而過者曾莫之顧，豈不異哉？雖然，金錫銅鐵之用，終不可混也；精粗美惡之質，終不可掩也；吾未見夫良金者之終委棄於泥塗也。彼夫錫與銅與鐵之得意以去，而爲良工者之所竊笑久矣！儼封馬君宛來，以吾友湯太史孟升之書來訪我於金陵。孟升盛稱其文；余閱之，光采炫耀，而目不給賞者，果良金也！異日者，有良工焉，採金於中州，而得良金焉，必宛來也夫！因書以復於孟升，以爲何如也？

蔡瞻岷文集序

時文之外有學，而時文非學也；制科之外有功名，而制科非功名也。世俗之人，第從事於時文，以期得當於制科。久之，果得當焉，則衆相與賢之；以爲是人也，讀書於是乎爲有成矣。殊不知其人雖登高科，躋膴仕，而不可謂讀書之有成也。夫讀書之有成者，不

必其得當於制科；雖以布衣諸生，蕭然蓬戶，而功名固已莫大乎是焉；——則亦視乎其學之遠且大者而已矣！學莫大於辯道術之邪正，明先王六經大法，述往事，思來者，用以正人心而維持名教也。且獨立於波靡之中，而物誘不足以動其中，富貴貧賤不足以易其節。苟其得志也！持是而往，恢恢乎有餘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將終身焉。——此則真所謂功名者也！此則真所謂讀書之有志者也！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曾有一於此乎？余客游四方，與上大夫交遊；而求學者於時文之外，求功名於制科之外，頗得數人焉：於浙江，則得萬君季野；於燕京，則得劉君繼莊，王君崑繩；於吾同郡則得蔡君岷瞻，此數人者，其學其功名，誠如余之所云者，而非世俗之人之所及也！瞻通敏有才辨，其氣甚豪；而鑽研於典籍者，又精且熟。此數人者，各居異地；而惟瞻與余居相邇，聲聞頗數。往還數人，嘗與余約，借隱舊京。而瞻不果至，余亦尋自金陵返故鄉。繼莊則早死吳市，季野亦旅卒燕山；久之，瞻亦沒於江都。而余與崑繩，南北間隔；皆躑躅行吟，落莫無所嚮，其亦不能無慨也已！季野之書，在史館；繼莊之書，今雖零落，然異日必有刊而傳之者。而瞻遺稿，其友人某，方捐貲刊刻之於江都，諸君子雖不得志，而立身行己，卓然爲狂瀾之砥。其學明體達用，輔經翼史；而文章足以發先聖之緒，砭末學之惑，其功名豈小也哉！嗚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雖一時僥倖得志，不轉盼而已灰飛烟冷！乃蕭然蓬戶之中，布衣諸生，獨爲其遠且大者；而學問功名之事，尙存於人間；——此吾所爲序

瞻視之文，而不禁喟然興嘆者也！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余讀高屯部明水先生遺稿，而歎前輩之用力於文章者，非後人之所及也！其論文之訣有曰：「凡作文必先有意；人之爲文，愜於心而稱爲得意者，得此意也。」嗚呼！先生之論文，可謂精矣！先生以萬歷之季，登進士。當是時，文運波靡；而先生以清真刻露之文，擢其間。今讀之，超然筆墨之先，盡出獨得之解；如先生之文，乃可謂之有意者也！先生之子虞部公，崇禎間進士。其文亦真意獨出，不染時解，無愧先生之家風！蓋余觀於高氏父子之遺文，益知文章真偽之所由別，而執「意」之一言，以繩世俗之作，則多無文。竊欲刻先生兩世之稿，布於世，使學者知有所用力焉。屯部正直取忌受禍，而虞部累著勞績，引疾歸隱，居不出。虞部之子念祖先生，嘗爲余稱其祖父之風節，泫然流涕；又懼其文之泯沒弗傳也，而屬余序之。——故爲之書。

四家詩義合刻序

余嘗以謂四書五經之蠹賊，莫過於時文；而其於五經也尤甚。四書者，人人皆誦習之；而五經則各專治其一。四書之文，雖其至不肖者，猶稍有所用力於其間；而至於經義，

則雖能文之士，亦或不免於鹵莽以從事。何者？主司之所重，不在於經義；而士之應試者，益相率苟且！應之。甚至有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棄去不讀；蓋句讀亦有所不能盡，但不解全經之義而已也！士當大比之年，輒取其所治之經，刪而閱之；擇其可以命題者，爲雷同腐爛之文，彼此抄襲；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入格。而北方之士，場屋於經義四通；每四人者，各出其所記一篇，互換贖之。士風之苟且，至於如此；而五經之不蕪沒也幾希！江之南北，有能文之士四人：曰劉大山，曰朱師晦，曰陳曾起，曰劉北固。此四人者，皆治詩，慨然一洗世俗之陋。其於詩義，一以爲四書之文之法，爲之此四人者，罔工爲四書之文者也！嗚呼！使天下之士治經者，皆能如此四人，而五經之蕪沒，庶其有救乎！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亦改治易。而世之易義，其爲聖人之蠹賊者，又甚於他經。而余疎慵固陋，不能執筆有所救正，愧四人者多矣！會師晦刻四家詩義既成，而屬序於余，余故及之；並以告世之治經之士，讀四家之文，當翻然而知所興起也！

戴南山集卷四

桐城戴褐著夫

薛恨生校點

序

禹貢錐指序(代)

非博學好古之士，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天下。然自古以來，著書之家，亦頗多有；而非生遭聖明之世，無古文之主爲之表章，則或湮沒而不顯。彼其穿穴經傳，條貫古今，搜快奇異，冥心孤詣，積數十年而成一書，其意欲以傳於後世。然不過臧之名山，傳諸其人而已！倘有人不可得，則遂至放軼而散失者有之。是故著書既雜其人，有其人而又多不逢其世。吾於德清胡君 朏明所著禹貢錐指一書，竊幸其遭逢之闕奇，爲自古著書之士所未有也，昔之釋禹貢者。孔安國蔡仲默兩家，皆立於學宮。蔡氏 陋就簡，無所發明；而孔傳尤多抵牾，先儒疑其爲後人僞撰。胡君博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其於禹貢，剖析鑽研，反覆不去手；參驗故實，農羅傳註，爲之正其同異，辨其是非，窮其端委，研精覃思，凡二

十年而成，名曰「禹貢」雜指」。會今天子聰明神聖，四海之內，薰蒸浸漬，莫不彈冠振袷，輻輳而出，相與黼黻鴻業，鼓吹休明。雖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澤之癯，亦思自奮起，以期無負於盛世。而胡君年踰七十，平生閉門掃迹，上下千古，討論六經。雖指一書，正孔傳之僞，而訂蔡氏之訛，其有功於後學尤大！先是康熙四十四年春正月，學上臣齊昇，已代爲呈進。未幾，車窮南巡狩，臨幸西；胡君匍伏道左，恭進是書，並獻頌一篇。天子覽之稱善，賜膳，賜御書詩扇，賜御書匾額；一時士人嘖嘖羨以爲榮。夫以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澤之癯，苟有一技可取，一書可觀，皆得以其所業，與其姓名，上達

天子；褒寵頻加，恩賜備至。臣於仰比我

皇上古文之至意，礪世磨鈍，鼓舞激勸，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奮袂而起，思出其奇以求得當。行見博學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潤色太平；不獨胡君一人之勞而已！余故書之以爲胡君賀，並以爲天下之士也幸。

四書朱子大全

四書義讀收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附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

高年。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索吏略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鉅之於板，以廣其傳。明年春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於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一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一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齋之序朱子語錄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孔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瞀莫辨，而雖顯皆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并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州汪氏，爲之扶掖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子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有諸儒

之說，概弗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蔽謬者，使學者眩警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涵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說喧嘩，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頓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書是之意也！昔張宣公以朱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毋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勘，便於觀覽而玩索也；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而不徧考於諸書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意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心玩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糜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彙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謏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慙愧書於序之篇終云。

兒易序

上虞倪文正公所著學易之書，曰兒易。兒易之目有二：曰內儀，曰外儀；舉凡天地之闢闢，日月之晦明，世運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皆具；而發機於筮焉。其會孫某將鐵板以行於世，而屬序於余。蓋昔者莊周氏以春秋爲聖人經世之書，而余亦以爲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其所爲吉爲凶爲晦爲吝之故，言之至詳且悉，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蓋無一人而無易，無一時而無易，亦無一事而無易也。區區執一端，而以爲易在是，固已非易矣！故曰：「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經世之大者，莫大於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他一切紛紜瑣屑之見，聖人有所不言；而至後世學易之家，穿鑿附會之說，君子亦有所弗取焉。易之理，經宋諸儒而大明。如程傳本義，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聖人，而其大旨，固已無失。至於邵子言易之數，更爲精核；然而論者猶疑其未盡合，是則易之難知也久矣！常有明之季，與文正公同時而起者：曰文明，曰黃石齋。其學至爲奧衍，而尤以易學名於時。余嘗見其書，浩博無涯涘；然與宋儒之論，頗多有所不合。說者以爲支離破碎，學易者之通弊，賢者者有所不免。而余以謂是區區皆不足論；大抵賢人君子，遭世末流，胸有鬱勃感憤，借易以致其扶抑陰之意，是亦出於憂患

之所爲也！余考文正之世，天下之事，已不可爲。自堯芽伏於神宗，繼以崔魏執政，忠臣義士，斬艾糜爛略盡。小人根株蔓延，牢不可拔，雖以烈皇帝之英武，而不能支其壞敗。其時巋然名德，如公與文明，數人，上未嘗不知。然而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卒至君臣同隕，海內丘墟。君子讀崇禎之事，以爲當此之時，凝陰感召，連類並進，於卦爲否之初六，其禍方形而未有止也。公以經世之才，不得盡用，而託於學易，以其寫憂患之心；此兒易之所爲作乎？兒者，姓也；公意以爲此兒氏一家之書也云爾。余按公自序有曰：「屯之次乾坤，以爲告難也。繼屯以蒙，童蒙，其義孩；天下甚危之言，自兒爲之，則可無禍。筮，亦聖人兒天下也。」然則公之憂世之心，出所談諧嘲笑之辭，後之讀者，益可以悲公之志；而其書與宋氏諸儒之說有合與否，其亦可以不論也夫！

春秋正業序（代）

昔者經之有訓詁也，所以解經也；今者經之有講章也，所以便爲舉業者也。經自遭嬴氏之禍，經幾亡矣！至宋氏諸儒出，而經之義始大明；所謂「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後有起者，無以復加矣！功令士各治一經，而兼通四書；皆奉宋儒之書爲宗。學者兢兢守之而勿失，則亦何容其贊一辭，而參一見，乃舉業家有所謂「講章」者，曰：「吾非肯背於宋儒也；吾以闡明宋儒之緒言云爾。」是猶以日月爲借光於燭火；而挹潢元之水

注之於江河，而曰「吾以壯其瀾也；」——亦惑之甚矣！然其說則曰：「經之旨浩博，士不能徧觀而盡識焉，之汰其繁而標舉其大略，期利於場屋而已。」於是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士或終身而未嘗舉其辭；而苟且之見，謬悠之說，穿鑿破碎之論，深入於肺腑而不可救藥，名爲便舉業，而於是乎舉業亦亡；不但亡經而已也！嗚呼！亡舉業可也！亡經不可也！此有志君子所爲悼經學之榛蕪，欲一舉而掃除廓清之而無遺者也！上虞徐生某，著有春秋正業一書，刊行之久矣！今年冬，余行部至紹興，而生請爲之序，至於再三。余觀其書，大抵亦爲便於舉業而利於場屋者。然而採摭咸當，詳略得宜，無有牽強支離附贅懸疣之弊；雖非通經學古者之所尚，而與世之講章能亡舉業以亡經者，吾知其必不同矣！生要爲有志者，默守先儒之說，穿鑿鑽研，兼總條貫，而於舉業亦未始不便焉。則其所見必更有進於某書者，——生其勉之！

恭念 睿補慈教額序

翰林院編修臣灝，方侍直南書房；歲乙酉春，聞母劉太夫人訃，維時 天子暨 東宮，皆爲之嗟悼，所以慰唁闕郵之者甚至。灝奔喪還休甯，隨道官敦促還朝。 東宮賜灝襪帖一聯，復書匾曰「慈教」，遣官賚賜大夫人柩前。灝感激流涕，自以遭遇非常，恩及其母，哀榮兼備，爲古今所未有；益矢殫厥忠誠，以報國家。因爲文以紀其事，而屬桐城

某使序之。今天下之稱孝友家，首推休寧汪氏。編修自少孝於親，友愛於其兄弟，爲一家之表率；其鄉黨亦多有化之者。一門割股之事，在庶吉士朱書所著太夫人墓誌中。編修既受知 天子覽 所宮，天子賜御書，則曰「知本」；東宮賜睿書，則曰「移孝」。夫以臣庶之家，庭闈孝弟之事，至動深宮之獎嘆；夫亦可見 聖朝孝治天下，崇本厚始。其所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者，具見於此；而編修之精誠感格動 帝廷，不偶然也！編諭立身行己，忠直敬慎，悉原本於家學。而編修父贈公，已前沒二十餘年；其教子有成者，太夫人之力尤多。今夫爲人之父母者，莫不欲其子之賢；而子未必能賢者，由於其父母之姑息，以爲慈愛，而不知所以教之。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世俗以嚴屬之父，以慈屬之母；不知父未嘗不慈，而母未嘗不嚴；嚴君之稱，母實與父共之。慈莫慈於母；而必嚴以爲教者，正所以成其慈也！人之生也，長於其母之懷，顧復鞠育之恩尤深，故其教尤易入，而非母之賢，不能教其子；非子之賢，不能奉母之教；此太夫人與編修之所以爲慈母爲子，而遂動深宮之獎嘆也！今 天子純孝格天，爲前古帝王所莫及；而 東宮侍奉左右，先意承志；至慈至孝，可法於萬世。當此之時，和氣薰蒸，家崇仁讓，而汪氏一門，尤爲首稱，可謂盛矣！夫世無不可成之子；而義方之訓，不得之於其親，則所以事親事君立身者，皆失其道。今 東宮所賜「慈教」二言，舉凡天秩天叙，人綱人紀，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隱括於其中。豈止後汪氏一門之盛，亦所以爲天下之爲

人父爲人母爲人子者垂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某不敏，敢竊取詩人之義，以書之。

辨苗紀略序

今天子盛德神功，彪炳宇宙。自御極以來，削除潛亂，平定四海，凡有征伐，悉奉廟算指授，往無不克；復躬統六師，肅滄沙漠。六合之內，八極之表，莫不稽顙叩闕，來獻其琛。一時熊羆之佐，方叔召虎之臣，奔走後先，比肩接踵；而關中俞公功尤著。先是楚蜀黔三省之交，有苗曰紅苗，（其地周千二百有餘里，）嚙悍不知法度。有司駕馭失宜，奸民頗常相侵害；而官兵多無故入其中，奪其牛馬。苗故嗜殺，好劫掠；至是忿怒，遂闌出爲邊患。往往執兵民，要金帛贖取；於是楚之南大擾。是時俞公方爲陝西緝戎，天子移之全楚，使爲提督，任征苗事。公引兵襲奪其險，宣上威德，招來之；於是苗就撫者三百餘寨，納稅糧爲編氓。事既定，公乃著爲辨苗記略一書；凡苗情苗俗，形勢險阻，道路曲折，營壘軍陣，攻奪方略；與夫起釁之由，弭變之策，及章奏文移，無不具載。書旣成，囑余序之。余惟苗之患，不同於盜賊之飄忽無常也。彼其有險之可據，吾卽以其險困之；有妻子室廬之戀，吾卽以其妻子室廬牽制之；其黨有相與爲仇敵之人，吾卽以其敵圖之；是在當事者之駕馭處置，得其機宜而已。公奉命不數月，而靖累年之亂，

其功可不謂偉歟！後之人披斯圖也，按斯籍也，其要領可以具得；遵其成法，勿多損墮，則苗皆可漸化，而爲衣冠文物；豈止楚蜀黔三省永無震擾而已哉？吾序是書，而略述公之績，且原本於天子之威德。以見生成之造，不遺於荒徼；非獨內地之安，而苗亦咸安其生，各遂其性。民生是時，何其幸也？何其幸也？嗚呼！豈不盛哉！

闕里紀言序

「闕里紀言」者，湖州宋豫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浸反覆於宋五子之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而傷邪說之橫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闕里條議若干篇。遂乃渡江涉淮躡濟，至曲阜，謁闕里；志其所見聞又若干篇，其名之曰闕里紀言；而刊布之於京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多定邪正之辨，補典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絕之不少假。刊且成，屬余序之。余幼而失學，長而羈滯流落，於聖人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爲先生之說，雖未果即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大於竊吾儒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其最淺陋惑人之甚者，莫過於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說。佛亦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之入於善也。」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之，弗自是亦侮其窮矣。而世俗翫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

以篤老之年，山澤之屨，不憚辭而痛關，呼號痛切，攘臂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而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其旗幟，相與裂眦大呼，按劍操刃於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吾道患者，不在於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輪迴死生之佛不去易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之義，而毋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還爲儒，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迴死生之佛，不得逞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喪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爲之鄭矢也哉？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師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師之官，有流宥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動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五教亦無以施於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絃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於訟獄之事也。然而獻囚必於泮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於此也歟？在昔舜帝之命皋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皋陶惟

能而允，故能有以祇承帝命，聖人灌民之不辜，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既多，而明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訟者，不復留心於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負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己之咎者。嗚呼！何其慎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棋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空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戳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且如此，而况降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教士之一節；而有大於文義者，置之不問，是何本未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義哉！太常李愚菴先生傳洗馬時，督學畿輔者再，前後凡五六年。嘗於校文之暇，取訟獄之事有涉士子者，手披目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訊而服。其於有司移文批駁，如親覩之者；宿豪滑吏，搖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奸滑者，不可勝數。而要莫不出於平誠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不主於訟獄；非涉學校之事親來告理者不與。而閭閻之愁苦，刑獄之冤濫，與夫宿豪滑吏之爲害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鎮

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滑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之！而原本於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教，以爲吾人牧者告也！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於由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羣以爲古文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不得旨趣。而况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於時文，猶茫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惶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於今數十年。而今又以其謬悠庸爛者，出而爲論；於是乎結義與論，且同歸於臭敗而後已。嗚乎！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今夫經義之與論也！雖皆古文之派別，而其體製亦各有不同者。今之制經義，則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爲之摹擬其脈語之承接；於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蓋其法律極嚴；以密一毫髮之有差，則

遂至於猖狂凌犯，斷筋絕膺，而其去題也遠矣，至於論者，則可以出一己之義，反覆辨難，窮盡事理，以求無餘蘊；而於題之上下文義，不必有所避忌。但須斟酌損益，而不使輕實重主，或至倒亂於其間。今或一以經義之法繩之，徘徊四顧，左支右吾，而謂上下文之亦當有所避忌；是烏知夫論之體制者哉！且夫世聲所言作論之法，又大有謬悠庸爛而不合於古者；曰：「論有首，有項，有腹，有腰，有股；」此等之言，皆似是而實非者也！夫文章之事，千變萬化；眉山蘇氏之所謂「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馳騁排蕩，離合變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既成，則視之章法井然，血脈貫通，迴環一氣；不得以某處爲首，某處爲項，某處爲腹，某處爲腰，某處爲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時，亦未嘗預立一格曰：「此爲首，此爲項，此爲腹，此爲腰，此爲股也」；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發。而必預立一格以語人曰：「如是以爲首，如是以爲項，如是以爲腰腹，如是以爲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於是乎始衰。而或又追究於始爲之者，曰：「其禍實始於眉山蘇氏」。夫以蘇氏之奇才橫溢，面謂爲謬悠庸爛者，導以先路；天下之謬悠庸爛者，比肩接踵，不可勝數。此輩雖至愚妄，亦未有自命爲蘇氏者；今皆號之曰：「此蘇氏也」。是亦猶見里之醜人，捧心而曠其里，遂以號之曰：「此西子也」；而因以詬西子之不美也。此所謂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哉。嗚呼！世間所論之俗法，其說相延已久。今功令初頽，而又羣鼓其

說，以迷惑幼學之士；使經義與論，同歸於臭敗而後已。——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是編文凡百二十篇；其平居與三四友人授徒之作，以及二三先達，與夫督學使者之所爲課擬，且五十篇。而唐宋大家，及有明諸先輩之文，題之見小學者，亦稍稍附入焉。或曰：「其文甚高，恐幼學之士，學之而不能以驟入。」無已，則又合坊刻諸選本而擇別之，得文藝六十首；爲之芟其繁雜，關其蕪穢，淘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之體旣立，而經義之與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濟漸，以合於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時文之意也！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夫推測盈虛以通歷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寧人之論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詞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戊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語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於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於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疇人歷官之事。於是荒徼海外之人，皆得傲之以其所不知；而西學之入中國者，無不從而震之。然其說不主於古驗，以爲天象之變異，皆出於數之一定，而於人事無

與焉；——君子譏其邪妄，爲己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所爲諸圖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同；而亦不無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之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之，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於爾素之兄定九；定九於書，無所不讀，而不精於歷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歷論，及中西算學通，嘗屬余序之；余諧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欲傳經學於世，頗屬意於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以饑寒餬口於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於今而此志未遂，所爲誦甯人之言，而抱慚不能自己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考其同異多寡，爲古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見了然；而其說詳見於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向時欲學之意，蓋復津津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而余倘得稍暇無事，卽褰裳涉宛陵，登敬亭，訪爾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三山存業序

「三山存業」者，撫州原耕溟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當明之季世，不得志於時，窮居一室，於書無所不讀。凡天人性命之故，禮樂制度之詳，經史百家之同異，搜摘抉剔，有所

得卽箠之，於書不爲雷同魁襲；時時出其獨見，多爲昔賢之所未發，其於本朝之成敗得失，俯仰憑弔，尤有深悲焉！嗚呼！當明之初，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時文相尚；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不反之勢。二百餘年以來，上之所以寵進士，與進士之光榮而自得者，可不謂至乎！然而卒亡明者，進士也！自其爲諸生，於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爲何事。及其成進士，爲達官，座主門生，同年故舊，糾合蟠結，相倚爲聲勢，以盡國家，而取富貴。當此之時，豈無有志之士，振奇之人，可以出而有爲於世？乃科目旣廢，而僂蹇抑塞，見屈於場屋之中，徒幽憂隱痛，行吟於荒山墟市，而無如何。如耕溪先生者，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先生遭時末流，白首不遇，僅以歲貢循資爲學官。熟暗時變，已逆知天下之勢，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閉門掃迹。痛哭著書。一時之進士，氣焰薰灼，無幾何，已與宗社俱燼，而一二有志之士，振奇之人，旁觀莫救，坐閱升沉興廢，而爲之抱千秋之恨，其亦可悲也已矣！先生之書，刊於明之末，距今六十餘年。而今寧國令杜君，先生之鄉人也！懼其沒而不傳，因介程君借柳而屬序於余。鄉里後進，而能殷殷思表章前輩之遺文，其志亦非苟然者，故並著之。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於親親；於是爲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昆弟。又懼其久而相離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法，以明其等級，序之以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雖其歷世之遠，而族黨之義，卒不等於途人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以至於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呼！此先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禮樂崩壞，皆廢古忘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往往疑貳猜阻，見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况於疎遠之屬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知其所自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厚始，莫大於立祠祀，正宗祧，修譜牒，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最爲蕃昌，蔓延於天下，而莫盛於新安。吾桐之戴，遷自新安，已三百餘年於今。家世躬耕，書仕宦皆不顯；而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卷，自得姓之始，以至於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最詳且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似見矣！嗚呼！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祖免之禮；凡以別於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初固原於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人其宗族，是卽途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若持圖譜示余，且曰：「兄其爲我序之！」余既錄而藏諸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且告之曰：「是譜也，常持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子者見之，崇本厚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

乎此也。吾輩其當明其之曹，不替乎？」

慶歷文讀本序

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其平日所藏隆慶萬曆兩期文讀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余自少時，從事制舉文字，卽於兩朝諸先輩之文，心摹手追，奉以爲程式。當是時，學者好雷同，以時文相尙，無讀先輩文者。而余孤行側出，爲世所共棄。浸尋荏苒，轉徙漂泊，棄去不理者，蓋十餘年於今矣！今得武曹是書，往復循環，不能自已。追念曩者荒江寂寞之濱，抱獨守殘，恍若隔世。而武曹是書，正當風氣將變之時，人人思欲揣摩而誦法之；——此余之所爲開卷而三嘆者也！嗚呼！有明一代之文盛矣！當其設科之始，風氣未開，其失也樸遼而無文。至成化弘注正德嘉靖以來，趨於文矣，而其盛尙未極也！迨於天啓崇禎之間，文風壞亂；雖有一二鉅公竭力撐拄，而文妖墨出，波蕩復生，卒不能禁止。故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於隆萬兩朝。——此其大較也！當是時，能文之士，相繼而出，各自名家；其體無不具，而其法無不備。後有起者，雖一銖累黍，毫髮而莫之能越。在天啓崇禎中，休寧金氏臨川陳氏兩家，奮然特興，橫絕一世；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出於先輩者。然則爲文而不本之先輩，則必破壞其體，滅裂其法。其卑者蹈常習故，既奄奄而不能振；而好高者又鉤奇索隱，失之於怪迂

險賊，而不可以訓；無惑乎文之愈變而愈下也！往者文章風氣，趨於雷同；而先輩之文，世所不好。於是以為易餅餌糊籠箠之具，其不至蕩焉無餘者幾希。頃者以來，先輩之文，稍稍聞出；世之學者，多能知而好之。然而世所流傳諸書，鮮有善本；所謂「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一則先輩之文，尙未盡出；雖其出之，而其所以爲文者，尙未出也。武曹是書，大半皆世之所未見者；爲之疏解其義蘊，抉摘其旨趣，發明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研精草思，用以朝夕課讀。而一旦出之於人間，使作者之精神，不至於淹滅弗傳；而學者朗然知文章之源流，而不爲風氣之所汨沒；則武曹之有功於文章也大矣！余雖學殖荒落，而文章之事，與其責焉。方將由其舉業，而與世之學者，左提右挈，共維挽風氣於日盛也。故因武曹之請，而樂爲書之如此云。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猶號爲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既爲偃仄，而其法律更爲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若行於深峭之間，危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於千尋之潭；燒窮路絕，攀蘿援綆而過，稍一失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於險過隘出，而之乎康莊之途，據

鞍顧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闊濶，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與小題同。夫惟久而熟焉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場屋，猶作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於小題文之工也。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不觀。後生小子，甫執筆學爲文，即皆從事於大題。譬如仄徑窘步，未嘗涉歷，氣浮力弱，而遽試千里之驥；御勒不施，轡轡俱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此；思欲維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得售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者。因相與抉擇其最工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帙。要皆有當於吾之所云者，爲之排續點定。而去年秋，一二友朋舉於鄉者，其所授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於吳中；適小題先成，因著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書始也！

己卯行書小題序

己卯秋，各省士子之獲售於場屋者，多以行卷授余，爲之點定行世。先後至者凡若干篇，而余爲淘汰擇別，得其尤工者二百七十有餘篇。既卒業，而爲說曰：在昔選文行世之遠者，莫盛東鄉艾氏。余嘗側聞其緒言曰：「立言之要，貴合乎道與法。而制舉業者，

文章之屬也；非獨兼夫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辭焉。是故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今夫道具載於四子之書，幽遠闕深，無所不具。乃自漢唐諸儒，相續調話箋疏，卒無營於大道之要；至宋而道始大明。乃程朱之後，已有浸淫而背其師說者；况以諸生學究懷利之心胸，而欲使之闡明義理之精微，固已難矣！且夫道一而已！而法則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題之法。御題之法者，相其題之輕重緩急，審其題之脈絡賡理，布置謹嚴，而不使一毫髮之有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於向背往來，起伏呼應，頓挫跌宕，非有意而爲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文之法也。法之無定者也！道與法合矣！又貴其辭之修焉。辭有古今之分：古之辭，左國莊屈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爲之者也！今之辭，則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之爲之者也！其爲是非美惡，固已不待辨而知矣！自舉業之雷同相從，爭爲腐爛，則如艾氏所云：「因其辭以累夫道與法者，一亦時有之，故曰：一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且夫制舉業者，其體亦分爲二：曰大題，曰小題，小題者，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之所以試童子者也！或爲單辭隻字，偈窄崎嶇，法有所難施；雖有能者，亦或以雋巧傷其理道。是則小題之道與法與辭，較之大題，殆又有難焉。而吾嘗謂「作舉業之交，誠能久而執置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何者？其道與法與辭，則未之有異也！舉其難者，而其易者豈不核核乎爲之有餘裕哉？故余於諸行卷中，錄爲小題文一書，兢兢奉艾氏之緒言；其於道也法也辭

也，有一之不備焉，弗之敢錄也。然艾氏他日之序房選有曰：「一時行卷之盛，至六七千首，而吾所錄無多。雖不明言其故，然未嘗不掩卷三嘆，恐其遂至於凋零磨滅；而徬徨追惜，恆慮吾鑒之未能精者，未嘗一日忘也。」嗚呼！此艾氏之嘆，亦余之志也！

庚辰小題文選序

新進士平居之文章，書賈購得之，悉以致於選家，爲抉擇之，而付之雕刻，以行於世，謂之房書；其來非一日矣！願世之論者多曰：「場屋之文，其所挾以取科第者，房書者，未必盡出於其手；卽出於其手，而亦未必其果善也。彼所挾以取科第，人亦當據是以取科第；而房書者又何所事焉？」此其說非也！如彼之說，將場屋之文，雖其爛惡臭腐，人人之所厭惡。而亦將誦法之不倦。至於房書，雖極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而必疾而棄之乎？大江之濱，有漁人焉，得明月之珠而弗善也；見有魁然者老蚌之甲，以是爲珠之所出也，必奇於珠。乃攜而鬻之於市，市之人皆笑之。然則房書之行於世，固珠之光之不可掩也！而奈之何疑而棄之？且吾非謂場屋之文之盡不善也！亦非謂房書之盡善也！人之精神心力，終身用之於科舉之業，雖不能文者，亦必有數篇之最工。而能文之士，其所爲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益多不可勝數。而至於場屋之文，則一日之間，意趣有佳惡，舉筆有得失；能文者未必其皆工，而不能文者亦未必無一得也！故吾之所據以定

其人之有文無文者，非房書無由得也！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聘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今年余爲浙東西之遊，已無意爲房書之選；而書賈以房書之選郵寄，屬余點定者若干篇，余再三辭之而不獲也。舟車之暇，乃其抉擇小題文。最工者，凡二百餘篇。既卒業，而書其說如此：使天下知論者之言之非是，而不足信也！

九科文總序

自乙卯丙辰，至於己卯庚辰，其間爲鄉試者十，爲會試者九。余選此九科之文，分爲三集：曰墨卷，曰大題文，曰小題文；將次第刊刻而布之於世。夫此三集之選，何以始於乙卯丙辰也？曰：「以晚村呂氏之選。終於壬子癸丑也。」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於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於一科之文，其爲選本，輒有數百部。順治以來，猶有數十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文之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非一日矣！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謂天下之爲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侍從及省學之官等。而深有沒於大儒者，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妖疊起，而諸家爲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趨於衰壞。艾氏乃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承學有志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爲書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

有憾焉！而近日呂氏之書，盛行於天下，不減艾氏。其爲學者分別邪正，講求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於程朱之所論著；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之波瀾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摧陷廓清，實遠出於艾氏之上者！嗚呼！文之難知也久矣！其迷謬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卽選家者，亦往往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埋沒於廢紙破篋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讚，乃在於臭腐爛惡。至於義理之幾微疑似，毫釐千里之隔，尤不能爲之割斷而辨別。吾讀呂氏之書，而歎其維挽風氣，力破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運會之際，要非有可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僞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丙辰以後之文，呂氏無所點定。而其家三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辰，而已未，而壬戌；——或曰卽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以癸亥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於前者，惜乎呂氏未之見也！而余爲編次斯集，以補呂氏之所未及；亦使讀者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言，猶可於此書得之也！

課業初編序

士非科舉之文，無以爲進取之資；而科舉之文，必須洗脫凡近，而講明乎義理之所以然，與夫波瀾意度神氣法脈之所在。而後文章之事，父子兄弟，脈脈相關，授而不至於失

鑿。此其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權，實在乎司教者之得人。苟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廢，溺於世俗腐爛雷同之習，則士無以發其曠，開其曠，愈益汨沒敗壞；而文章之事，遂至於舉一郡一邑而失其傳。浙水東西，曩所稱文章之數也。頃余視學茲土，其所爲汨沒敗壞者，無人而不然。幾於舉一省之大，千里之遙，而文章之傳，胥失之矣！歲辛巳，余行部至台州！而黃巖於台州爲屬邑，考校諸生，類有不涉於腐爛雷同之習者。其司教，則余同年友蕭君海昌也！其督課諸生之文，刊爲一集，曰課業初編。蓋其平居爲學者指授以文章之源流，而激發其頹惰者，實有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力焉！宜乎黃巖之士之文獨盛於他縣也！黃巖在宋時，爲朱子駐節之地；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名儒前後相望。沿至於明興，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則衰微抑已甚矣！蕭君深於經術而留心教化，則夫道德學問之際，所以造就諸生者，豈以朱子爲師法；——科舉之文，其小者也。蕭君曰：「謹受教。」余乃書以爲課業初編序云。

讀易質疑序

「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仲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托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至

程傳而明，至本義而益大明。然而年湮世遠，師傳歌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曼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吾友汪君聖功，出其族人默菴氏所著讀易質疑示余；余讀之，實有獲於余心焉！其書折衷羣說，而一以朱子爲宗。條分縷晰，疏若黑白；而據文疏義，引伸觸類，時亦有補朱子所未及者。可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非叛而非佞者矣！吾故以是書爲不愧朱子之功臣也！余自幼學易，迄今未有所得。默菴是書，要亦不可謂無助者；故不辭聖功之請，而樂爲書之。

德政詩序（代）

民之有謠也，以頌其長吏之功德。見於左氏傳國策，以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自是歷代之史，往往多載之。然必皆其指事切情，初不至於失實；其言亦質直古樸，——多或數語，少或一二語。——上之人不肯干譽於下，下之人亦不敢阿諛以事上。是故循良之傳，謳歌之辭，足以光史冊而聲施至今。沿至後世，而直道之亡久矣。吏治民風，已不逮古遠。

甚。而有官，必有一官之德政，詩冊連篇累幅，——或刊於板，或鐫於碑；——據其所言，什伯於古所稱。上之人無其實而欲得其名，侈爲塗飾以欺世；而下之人攀援賈媚，亦不難以過情之譽，奉於衆所不與之人。又或今日頌之，明日謗之；而謗之之人，潁卽頌之之人。愛憎毀譽，悉視乎勢與利，而直道不與焉。古君子之居官也，務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吾爲其所當爲，止求無愧於心；原非有詭詭奇怪，冀人之聞而感動，以是爲獵取聲名之具；下之人知之可也，不知之亦可也。下之人受長吏之德，亦其義所當然；初非出之於分外，得之於不意也。吾儕小人竭力以事君子，吾予之以直，而彼不至廢厥事以毒吾民；償我者亦未有以加於我也，歌之可也，不歌之亦可也。其或一二事出於創始，關繫至鉅，而艱難勞苦，僅乃得之於以志不忘。而采風者則爲之指事切情，形之謳歌，而不至於失實。

此亦古者之所不廢。惟夫上之人與下之人，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斯乃背義傷道之甚。而世顧相習以爲固然，則亦惑而已矣！余視學兩浙，其以德政書冊見投者，余多不及視。獨於頌金華、武守魯君者，往復披覽；竊以爲與他人固不同也！魯君初爲羅山，羅山人頌之；繼武金華，金華人頌之；及奉上官之檄，覆嘉興、秀水兩縣，兩縣人頌之；余駐嘉興，知之甚悉，其殆所謂「指事切情」，而非近世失實者之爲歟！金華人彙其各處詩歌成帙，諸序於余。故述所聞於右，與君子所以居官之道，爲魯君更進一得焉。若夫恣睢民上，而悍然不顧，並無所事於虛譽也者，其人又出於塗飭欺世者之下，不足爲魯君道也！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人之目而有所昧者，塵之侵也。入乎塵而求目之無昧，不可得也；去乎塵而求目之無明，亦不可得也。孔子曰：「所信者目，而目猶不可信。」其不可信者，則其昧之時也。古人有言曰：「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世之學者，視古人之書，不啻若日與雷然，惟有眩且聾已耳！有導之者曰：「爾勿眩，吾有以視爾。」及其視之，而目罔不昧者，則其導之者塵也。導之者先自昧，而因以昧人；於是乎百物之光華，五色之燦爛，皆莫之見焉。而自以爲覽宇宙之大全，則其目勢且至於瞽，豈特昧而已乎？唐宋八家之文，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卷帙浩繁，往往窮年而難究。有明之世，歸安茅順甫有八家之選，號曰文鈔。其擇取者不無過多，而評點論次，亦多疏略而未備；學者眩，至近日。而吳會間所行刻本，則昧目者紛然出矣；句句而圈其旁，語語而頌其美；其意思之所存，與其法度之所在，選者茫然不知也。讀者亦茫然不知也。以昧導昧，而八家之文，於是乎爲塵之所蒙而不可出矣！今夫欲窮山水之觀者，必問其徑於曾經游歷之人；某泉則如此，某石則又如彼；舉所爲巖姿壑態，一一了然於指點之下；而後聽者可以臥游而神會之。今乃據瞽人之說，而曰「山水之勝，吾已得之。」其說豈可信哉？余少好古，而尤嗜八家之文，居嘗盡有讀本。其擇取者僅二百餘篇，而八家之美已盡。一二學徒，復請余爲之評點論次。於是間畫

無事，乃執筆爲著明其指歸，與夫起伏呼應，聯絡賓主，抑揚雖合伸縮之法，務使覽者一望而得之。雖不謂開學者之明，而救其昧目之患，而八家之塵，區區竊不欲其穢毫之有存矣！聞之「適秦者立而至焉，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焉，有舟也。」二三子以是書爲爲文之舟車也，其庶乎哉！

書貨殖傳後

予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太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也！即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於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巧者所笑傲，曷怪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豕穀糴薪藁丹砂帛絮皮革旃席……之類，與夫棗栗棗麻荻漆竹木厄茜薑韭醯醢，……下至蠃家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至卑賤矣！……往往至素封；……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豈非巧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余，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在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於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於蠃家博戲販脂賣漿灑屑馬醫者之

下。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文學者，出於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屠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貨殖，露財於曹衛之間，夫子譏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係於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屠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皆厚也？豈命之厚薄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如壁，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廷抗禮。爲子貢之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烏可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無所之。」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爲賢，不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當世之所爲縉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略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於世也；其不容於世，拙耳！然居今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之稱。其所得不慨羸乎？而豈掘冢博戲販脂賣漿灑屠馬醫者之所及，而况所號爲文學，又出其下也？曷富不富，足道哉？曷足道哉？

書歸震川文集後

余從事於古文有年矣！雖不能爲古人之文，而竊知之不同於衆人。最後得歸震川之書，有愜於心，余好之。或有問余「震川住處何在？」余心口之間，擬議良久，竟不能言其

然。嗚呼！此震川之所以爲震川，而余知之爲獨深也歟！震川好史記，自謂得子長之神。夫子長之神，卽班固且不能知；吾觀漢書，其於子長文字刪削處，皆失子長旨。而後之學史記者，句句而摹之，字字而擬之，豈復有史記乎？震川獨得其神於百世之下，以自奮於江海之濱。當是時，王李聲名震動天下，震川幾爲所壓。乃久而其光益著，而是非以明。然後知僞者之勢不長，而真者之精氣照耀人間而不可鎮沒也！顧今之知震川者少；而今之爲震川者，其孤危又百倍震川，以俟後之爲震川者知耳！

書閻甯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洪石秋，自漳海以書來告我曰：「黃子之文，多零落江南，子盍歸而求之？」一明年夏，余游淮上，過閻百詩先生；出其父甯前公墓誌示我。則文明筆也；端拜雜誦，因遂錄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殘編斷簡，人猶將墓而傳之；况其鴻文鉅篇，照耀人間者乎？余嘗誦錢受之文集，中有閻甯前傳跋；悲其辭氣慨然，想見甯前之風烈。當明之末，受之與文明，同黨相善；兩人俱以文章氣節名天下。迨夫晚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嗤笑；而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以讀甯前墓誌而喟焉三嘆者也！余既繕寫一通，以復於石秋，而復書其後如此。至甯前之功蹟，誌已詳之矣！故不著。

書詠蘭詩後

蘭爲國香，東南山^間多產之。當春深時，幽巖曲洞，窈然自芳。然往往有蟲嚼之，自其華初生時，輒已被嚼而萎。卽幸而能自發榮，亡何，又輒萎。其幸得脫者，僅十二三焉！而衆草蒙翳，條達暢遂，無有害之者。歲已末，余讀書山中，每晨起，輒捕蟲投之澗水，漂沒以去。於是蘭遂大盛；每臥苔藉草，蓋幽香未嘗不入吾懷也！而產於遐荒絕壑，不遇好事者之愛惜，而制於毒蟲惡物，以沮其天者，豈少也夫？余旣爲詩以誌之，而復爲書其說如此。

跋趙孟頫畫

右趙孟頫畫一卷：泉石蹊徑，花鳥雲霞，歷歷然點綴，誠工妙矣！孟頫畫世無不寶之；然往往多膺本。此卷又人某所藏，以爲真筆，加愛惜焉；俾余題其後。余以子昂負極惡大罪；後世皆賞其書畫，而不復更知其入。夫書畫雖工，曷足道哉？然今世無不爲子昂者；余又以子昂書畫累之。彼方揚眉瞬目，以此自名，而陷於極惡大罪而不自知。故「小道雖可觀，而君子不爲；」聖人之言，千載弗可易也。

戴南山集卷五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謁先生，往復議論，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尙有未盡厥懷者；不肖遭時之苦，如人之溺於江河，未即死，而漂浮於水上，假有桴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泗水者，濡投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至而卮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奮飛遠出，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宣。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月奉教先生，適有他客至，所論文章一事，未竟其說；故敢復以書布於執事。蓋文章之衰久矣！夫均是文也，而今之於古，其真與僞之相去，不啻若什伯。此豈古之不可學歟？甚不然也！蓋有學古而失之者，亦有背古而馳焉者。學古而失之者，徒從事於格調字句之間，一跬步不敢或失；摹擬彷彿，飾爲聲音笑貌，而以號於人曰：「此某家之文；」人亦曰：「此某家之文也。」而古之學廢矣！背古而馳焉者！排偶駢麗之盛行，其節促以亂，其音淫以靡；學者相沿而不知怪，遂儼然以此爲古文之體。而左國莊屈秦漢唐宋諸家之文，舉天下而莫之知。而古之學又廢矣！嗚呼！此文之所以衰也！今夫粉白黛黑，女子之所以爲飾也；然而以對毛嬙西施，有不及其羸服亂頭者矣。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至美麗者也；然而無所事於粉白黛黑。今欲以塗脂飾澤之姿，互與比擬而誇耀之，適以自增其陋而已矣！是故文章者，有真有僞，而僞者常至於亂夫真。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夫天下之真能知之者少，而其術安得無售哉？然而居亡幾何，忽已澌盡而無遺，泯沒而不見，安在其能亂也？故曰：「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田有自少學古文，不知於古人何如？而於世之號能爲文者，則不能無深嘆矣！竊以爲文章非苟然作也！要在於明其體，平其心，養其氣，損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見。夫

如是，而其去古也不遠矣！而世之學者，或則學古而失焉，又或則背古而馳焉，豈不足以深悲而竊笑矣哉？執事以不肖之文，橫絕四海，——不肖豈敢當焉！顧早夜悚惕，懼如今之學者云云，其庶幾免焉！而以爲幸，而非敢有求於今人之知之也。雖然，今之世尤可患者：有所爲科第之文；世皆從事於此，而不知便有人生當爲之事。雖患之，莫能救止也；此又古學之所以廢也！故輒以附及之云云。——不宣。

上韓宗伯書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世，乃求序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之序，則欣欣然以之曰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爲榮耀。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後重，則是孟十_一篇成，必請序於齊宣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於丞相公孫弘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聲名。彼乞序於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拙果何如；率爾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者，議未終篇，輒已掩卷而去；——而况於其所序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於王公大人，凡所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賢者，亦不輕予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

獨閣下一人而已！往在京師，閣下嘗爲不肖言！「士之所求序來者，比肩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絕」。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啻什之九矣。嗟乎！惟閣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惟不肖不求序於王公大人，而後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肖在京師，（前後凡五六年），未嘗上書宰相，獻文當途。賢公卿宏獎士類，其所爲大書深刻，標榜窮士之言，充几盈案；而不肖不與焉。獨閣下見其所爲文，而以爲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舉業之文若干篇，不肖歸而刻之於金陵。天下讀閣下之序者，往復諷誦，詠歎咨嗟，切非以閣下名位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謔相引重，亦初非以閣下之序故也。惟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絲餘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爲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度，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而爲之序。而况不肖之古文，固閣下素所諮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概謝絕之者。蓋他人之所求者，乃尙書之序，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襄廬先生之序也！俯伏候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於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於議於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厭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翼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而有非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議，嗤點流傳，共指以爲笑。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謗，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曩者文章之風氣，亦嘗萎蕪卑弱而不振矣！先儒之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於下，下之人所以獻於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已！雖其風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訾謗之皆不出於口，齟齬扞格之狀，不形於色。而風氣欲變之機，固已伏於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大之天下。天下之人，讀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覺，如醉之忽醒，皆翻然思改其所爲。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自棄於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既以古文取高第，爲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響應，愈久而不衰；則宜上之與下，合而爲一矣！乃訾謗而不人，齟齬扞格而不相通，未有甚於今日者何也？則毋乃下之信且從於閣下者，漏以望於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然翼然也。今甲三年而一試士，棘闈未撤，士或私相誚曰：「某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誚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錄之者，則其誚之者也。不能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逞遂借以行其私，至於誣訐叫號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

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爲弭之之迹，在上之人乃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之人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橫據於胸中，其說究無以靡乎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於其間也哉！且天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囂然，而至於詆訐呼號，即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而公論多出於其間；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毋乃拘於羣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於閣下者，遍望於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大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土之具。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警警。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之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肅然而起，而斂衽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清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閣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且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權，則惟在閣下一爲正告之而已矣！田有往在京師，與閣下游凡一二年，相與縱論當世，獨未嘗言及文章之事。田有身在卑賤，有言不信；故不得不齟齬以居，默默以處。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經綸密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一事，遂有所不暇及耳！然而當今文章之責，實在閣下；不宜使窮世枯槁之士，缺然失望，坐視上之與下，警警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也！田有南歸數載，不復有志當世；行吟江上，將欲灌園以終老。習見天下之人，所以仰望閣下者

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之與下相合而無二，非閣下不能；故輒爲達其區區之情焉！
冒瀆僭嚴，無任惶悚，不宣。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夫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耶？而爾爾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抱膝荒江，絕意世事。况區區者既不能爲，而世俗所謂得舉之文，且有不諧。至於以生平之所知識告足下，將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而驚馬日日傳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請相驚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爲上乘，編以皂歷者，有一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以爲難及。夫足下所稱者，時文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已不復作。蓋不肖之所好，而學之不得者，又不在此。吾子逮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鳴，舉步蹀躞，遂以其絕塵之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相千里馬也！文章一道，終當爲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惟勉旃自愛！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犂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犂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余六十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是書，取犂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取信哉？昔者朱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廬廬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里；——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

。而書籍無從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笻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存也！足下知犂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答張伍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疑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爲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

則精，精則精而狠，塵垢渣滓，與凡邪偽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爲「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香霧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山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一氣一之大適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言語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驪。」伯樂曰：「真知馬者也！」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閒且遠，蓋有得於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神仙，遺骸，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卽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章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

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文，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調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據排纂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礙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恫怳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即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氣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游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問天集，困學集，巖居川

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之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名世頓首。

答趙少宰書

少宰足下！前日田有出都門，足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文集刊已垂成，欲得君子序之。」田有南行二十餘日而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閱。二月而於郵傳中得足下書云：「序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田有江淮鄙人，無爵位於朝，無聲譽於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足下出持節鉞，入貳天官；序足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足下猶慙慙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尙可取耶。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言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夫有所爲而爲之謂之物，不得已而爲之謂之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九三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惟立誠故有物；苟其不然，則雖菁華爛熳之章，工麗可喜之作，中庸所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爲之言者，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爲黜爲僞爲欺漫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而事足下，以不誠之文而序足下之文，宜爲足下之所斥勿收。而足下顧使人爲之，則非足下始所取於田有之心矣！區區之誠，尙欲自達；而代

作之文，惟足下削而去之，幸甚幸甚！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出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矩矱，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冀有以教我。會足下北遊燕蘇之間，而僕亦東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餼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而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人也。惟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生平尤留心「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已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而僕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欲將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流瀟，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爲困躓顛倒，良可悼歎！同縣方苞，以爲「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子是也）」。僕文章，不敢當方君之所謂奇；而欲著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爲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爲此技者

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爲琵琶來者，終日座爲滿。久之，果大工，號南中第一手。然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於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夷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失，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夷部之樂，同其困躓顛倒。將塗碎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此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抵掌，而效僕所爲，是又一余叟也！然爲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音，——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庚辰十二月望日，戴名世頓首。

與趙良治書

田有白，生平好交遊，交遊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日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嘗獨念趙君不置；以趙君知我也！蓋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肖之於趙君，殆在雉鳴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道難矣！僕多誤，良治亦多誤。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之際，而以落寞之踪，沉浮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名世一妄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人皆笑之。惟吾子深相哀憐，往往爲余泣下，吾何以得此於足下哉？非吾子莫以知我，非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深也！今吾願有進於足下者：足下愛我甚

，夫豈謂爲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可乎？蓋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天性誠樸，謂人如己，而信之太真。以故常受小人之侮，而一再顛仆，一再受侮矣。意足下必且深懲前日之害，謝絕交遊；而吾嘗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而猶蹀躞於坑坎之途，馳騁於污泥之阪，則其害豈特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之所與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不肯已自托爲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爲枯槁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藏者也！今足下既往之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言爲不然，則吾更有以效於足下者，爲足下盡言之。

上劉木齋先生書

正月十九日，桐城戴田有謹再拜獻書木齋先生。田有生於山林巖石之間，獨立無與從。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爲文字，尤不悅世俗。頃者先生來爲督學，不遺鄙陋，拔之於稠人之中，期許甚至。夫古之君子，得一士也，終身不忘於心。其未得也，窮搜遠索，孜孜而若有失；其既得也，長養而教育之，惟恐其無成。夫其所以愛惜人才至於如此者，非以冀士之被其德而私感之也。而仕之困於塵埃之中，不能自振，一旦有提挈以起而指示以途者，亦豈能一日而忘於心哉！今先生之所以賜於田有者，可謂至矣！田有之

文，先生識之；田有之名，先生振之；而先生既去，每遇吾縣士大夫，輒惓惓問田有不置。此以知先生之於田有，蓋無日而忘於心；每端居深念，未嘗不感嘆而欲泣也！然而不肯時命乖蹇，日益加甚。自謁先生於句曲，歸未久，而失我先人。斬焉衰絰之中，狼狽顛倒，無所控訴。田有家貧，無擔石之儲；傭書客游，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而鄉邦之聞，骨肉之際，橫逆百端；迂愚固陋，莫必其命。憂患怖畏之餘，獨於文章一事，不敢稍自廢棄。三四年間，所作制義，亡慮三百餘篇。又著書數種：曰困學集，曰柳下集，曰巖居川觀集。道里遼遠，不獲致其一二，以請正於先生。而世之人忽近而貴遠，僂耳而貸目，既無明效大驗，誰復以爲工哉！癸亥之冬，敝邑吳氏使者，歸自海上，復傳道先生不忘田有之語。夫以田有之迂疏，世人之所共棄。而先生之去，於今數年；向之所取士，亦已多矣！——而獨惓惓於不肯如此。不肯區區無以爲知己之報，而饑寒衣食之是憂。世無大人君子如先生者，爲之振拔連遭坎坷。曾不能仰首伸眉，發名成業，以赴先生之望，將抱無窮之志，而莫之遂也！先生高臥海濱，知天下所共瞻仰。小子不敏，竊在下風，猶冀先生之有提挈而指示之也！偶因郵便，冒瀆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與王雲濤書

田有白：田有自兒時，常侍先曾王父，往往爲小子道平生事甚悉。且曰：「吾昔客於

定遠；定遠之俗，豪武勁直，不類江淮以南，且屬明高皇帝故鄉，一時從龍之佐，如徐常璣，皆其產也。距今數百年，其人民謠俗，猶有曩時之遺烈。」又曰：「縣名士若而人某某吾之友；又某某吾之弟子也。」復以手計之曰：「如王某者，其吾門之選乎！」蓋即足下之尊府也！特余年雖少，然謹志之於心，不敢忘。蓋生十有八年，而曾王父卒。其後每侍大父及先人，其言必云爾。蓋吾家之交於王氏，三四世矣！去年秋，始識足下於秦淮之上，相與道姓名，且述累世之好，與夫平生嚮往之意。兩人皆大喜過望；而足下尤愛僕時文，以爲難得。已而足下登賢書，入燕京；而鄙人歸自秦淮，沉冥寂寞，所謂時文者，亦不復爲人所識。蓋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書，亦欲有所譔著；而竊嘗聞程朱氏之緒言，亦不敢自棄於斯文。然往往以此不悅於世；而鬼神助之，以降其大罰，死喪疾病，無歲無之。平生著書學道之志，卒難遂；不得已而隨俗作所謂時文，以之教授子弟，而餬其口於四方；——亦足以見其命之窮而志之可悲也已！敝邑江君某，歸自燕京，告我曰：「吾與王君抵掌燕市，相得甚歡。然王君意殷殷，未嘗不在吾子也。」鄙人自度無可以當王君存念；然且乍相見而歎，既去而思；即鄙人之於王君亦然。豈非以累世通家之好，不能有忘？而况文章意氣之感，更有相愛者，而非世俗之所知也！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與足下同鄉里，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冀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答張氏二生書

不佞自初有知識，卽治古文，奉子長退之爲宗師。暇從事於制舉之文，於諸家獨好歸太僕唐中丞，於今十餘年矣！世俗之類也，文章風氣尤壞甚。鄙人淪落荒山，無與告語；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至於泣下。一二文字流傳江南，遂以辱二生之知。不佞自顧，實惘然無有；卽有之，不同於世之人所好。苟非卓然自立者，其孰以余之道爲然耶？二生不遠數百里，躊躇枉邁；且請事函丈，執贄爲弟子。當天下波靡，士不好學問文章；師弟朋友之義，缺絕已久。而二生之志卓卓如此，甚幸吾道之猶可行也！故不敢却之，以成二生之義。夫文章之事，學問中之小者；制舉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今二生以制舉之文來學，而不從事於古文，則制舉之文必不能工也；從事於古文，而不能學問以期於聞道，則古文亦不能工也。生平有一論文書，及爲友人「舉業序」數通，略悉其義，錄以付二生。試一覽之，知不佞之有者如此；而二生自是亦可以知所以從事。倘猶是沾沾於世人之所好也，則二生不必過吾門而來請矣！

與白藍生書

前日一見白君，卽知白君非常人也！而白君具言：往時見僕文章，其嚮往之者，且八

九年，相見莫由；既相見則歡甚，以爲平生之快。僕不佞，何足以當白君之稱？然私心竊自幸：以爲得賢者之所推許，庶幾終不自棄於庸人。蓋白君愛僕之文章，而不知僕文章之直無用於今也！今之世所習者，時文耳！時文之徒，未聞有廓然遠見卓然獨立者也。即其所習之文，不過記誦熟爛之辭，互相鈔襲，恬不爲恥。然亦止用是以爲禽犢；而所以邀虛名而希苟得者，又不區區盡恃乎此。而特其心則不無好同而惡異；苟有異己者之出於其間，輒相與譁笑詬厲，不遑遏蔽抑之不已。管子曰：「民知十己，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道，千己則讎而不信也。」今夫鳥，不皆鳳凰也；然而求鳳凰者，必於鳥之中也。馬，不皆騏驎也；然而求騏驎者，必於馬之中也。乃若鳥無不以鳳凰爲笑，而馬無不以騏驎爲戒；則鳳凰之與騏驎，行且絕於世矣！是故文章之事，爲他道者，惡之可也，（以其不類也；）在諸當路者，惡之可也，（以其無用也；）爲時文之徒者惡之，則文章於是乎遂亡。僕，煢煢一書生耳！年少身賤，而慨然有志於文章之事；其見於時文之徒，且十餘年於今矣！不意足下者，僻在邊徼，（與僕之居，相去數千里，）不以僕之不肖，而辱以存之胸臆之間，且八九年於茲。嗟乎！白君而豈時文之徒也歟！蔚州二李兄弟告我曰：「白君，深情壯氣人也！」徵李君言，僕豈不知耶？僕未嘗見白君之文章，而固已知白君之文章者，於白君之深情壯氣知之也；白君未嘗見余，而即謬以深情壯氣屬之余者，於余之文章知之也；……此其故，非時文之徒之所能識也！白君賢者，李君兄弟亦

賢者。余昔聞之三晉河山之間，其人類多瑰偉慷慨。今保德有白君，蔚州又有李君兄弟，而皆與余同貢於太學，聞聲相思，傾蓋如故，余實有幸焉！故敢粗陳其固陋，付李君以達於左右。僕，天地間一窮人也！乃者落落風塵，不知所終極。又悼相知如白君……，乍相語而又別去；不知當何時再見，一竭其惓惓？——田有頓首。

與何屺瞻書

三月十九日，田有頓首屺瞻足下！往時僕家居，於時文選本中，見足下名。然竊以吳中名士視足下，未知足下也。及與足下先後至燕山，往來一再晤，始奇足下。亡何，足下別去，僕惘然自失。而汪君武曹，爲余稱足下之賢甚具。僕好交遊。孳孳求之，惟恐不及。然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懣，而其辭類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爲罵人，——僕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僕以爲快；不罵僕者，足下與武曹而已！而世亦以足下與武曹爲好罵人，其於足下也尤甚。嗚呼！若足下者，乃可以罵人；然亦可以不罵人。吾罵之，謂「不當齒之哉」！——此乃所以齒之也。是故僕以之自戒，亦願足下之稍稍戒之也！頃者，史君千里，自吳中以足下所爲行遠集考示余。余讀之，迴翔往復，不能釋去。今夫文章之陋久矣！安庸相授，日日已甚，僕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至今日而不得不引爲一家之私事，默守其是而已！彼妄庸人者，——如今之所謂名士，——開口說書，執筆屬文。天

下之人，皆其流輩，以故從而稱之。雖語以是非之故，皆不省。是故如僕者，氣力單弱，視其猖狂恣肆，而不敢措拄其間。足下獨惘然流涕，不但爲之昌言正告，舉向之所爲妄庸相授者，一舉而廓清之，甚善甚善！然余讀集中所載有云：「經義始於宋，作者但依傍宋人門徑足矣！唐已不近，況高談秦漢乎？」足下之言云爾，余以爲非也。夫自周秦漢……以來，文章之家多有；雖其門戶阡陌各別，而其指歸未有不一者也。即宋人之門徑，未有不本之於周秦漢唐者。今必區而別之，是爲今之名士低就一格，以爲其妄庸地也。聖人之道衰，至宋之儒者，而發皇恢張，始以大明於天下。故學者終其身守宋儒之說足矣。至於文章之道，未有不縱橫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今之名士，巧爲自飾，拾取宋人語句，以欺天下；或竟以古人爲不當學。足下排而斥之，——而足下復云爾耶？倘或別有所見，則遇而存之可也；不然，願足下改正之！僕前年冬，有送祝曹序，近於罵人之作；久而悔之，自匿也。然異日當錄一通，以示足下。平生所爲經義數百篇。今存二百有奇，不敢自信，欲錄一副本付足下，爲是非而去取之！適友人吳游便，輒附狂言云云：——不宜。

與洪孝儀書

田有頤首！前日過揚州，至足下寓舍時，足下方註杜子美詩，尙未成；而先以戾註三卷示我。蓋近日註杜詩者有二家，——皆盛行於世：——曰虞山錢氏，曰松陵朱氏。此

兩家不無互相牴牾；而自僕觀之：支離附會牽強穿鑿之失，向來註杜詩者之所略同，而此兩家亦或有所不免。今見足下此書，考據纂輯，既詳且確，——爲此兩家之所不及，——甚善甚善！願僕尙有請於足下者：古人有言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夫瑕也類也，豈有損於玉與珠哉？而或且曲爲之說曰：「此非瑕也，非類也；玉與珠之所以爲美者，正在是也！」於是乎玉與珠之真者，無以自見於世矣！今夫詩莫盛於唐，而唐詩莫盛於杜；所謂「聖於詩」者，古今爲子美一人而已。然而自古著述之家，舉一生之力，疲精斲神，爲書數千百卷，勢不能盡無瑕焉，無類焉。蓋其氣有而時盛衰，其思有時而枯潤，鍛鍊結構，或偶如所未盡其力，則亦往往有瑕與類之錯出於其間。而要皆無損於其全體之美；後之讀之者，第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矣！乃世之論杜詩者，僞於其久定之名，昧於「瑕瑜不相掩」之義，概而稱之，而不敢有分別；且直指其瑕與類，而以爲美在是也。使讀之者，或竟惟其瑕與類之是學，其貽誤來者，不更甚乎哉？並且毛嬙西施，其體固無一不悅於目也。而或悅之過甚，至謂其溺爲香澤也，而珍而視之；——鮮有以爲狂惑者矣！昔者朱子謂「子美夔州以後之詩，頗不佳」。雖未必盡然，而大約數十百卷之書，豈能無瑕與類之錯出？苟能一一爲扶摘，以明告後學，則古人之心安，而學者不至於有所誤。——此固讀書之法，不獨註杜詩爲然也！虞山錢氏，以詩自豪；其所論斷，人皆信之。而僕以爲珍毛嬙西施之溺，在錢氏爲甚；使子美而可作也，未有不笑其狂

惑而有所不樂受者，僕往者嘗欲取杜詩爲之評點論次，以明告後學。非敢苛於論古人也，正所以愛古人也；愛古人亦所以愛來者也！顧終歲客游，未及卒業，而足下故工於詩；往見足下辯論風騷，別裁僞體，無所或爽。苟能於此書考據纂輯之外，更加以評點論次，務使瑕瑜不相掩，則子美之真者畢出，不致爲過於推尊者所溷。足下尙有意乎？則僕也一二鄙陋之見，可以備商榷者，當俟面論焉！——不宜。

答朱生書

朱生足下！正月十七日，人來、得書；三復之間，何其念我深而責我厚也？且尤惓惓欲僕以近日之狀見告。僕二十餘年，憂愁窮苦，皆世所不多有；固吾子之所素知，不必復爲吾子道也！惟是年來好讀書；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一得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然家貧無買書之資；先世藏書，屢經兵火，無復存；存者亦不屬僕。又交遊鮮少，無從借觀；就令借得一二，居無幾何，即歸之其人，更增於愒。譬如卒然之間，遇異人勝士相對，開懷抱，吐肝膽，——有故各散去，不知何時復合。而富室巨室，架上所貯，塵埋蠹蝕，已不知歷幾日月。——凡造化之不齊，大都類是。是僕之欲讀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窮之甚也！而獨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鬱，無所發洩，則嘗見之文辭；雖不求工，頗能自快其志。而鄉黨少年，往往詬厲之曰：「是蚩蚩者庸且妄；自謂能文章，——文章何

益？坐見其窮且老以死耳！」僕本多憂，而人心世運之感，復又迫於胸臆。蓋聞有家貧而負債多者，勢無以得償。時時憂念，不知所出。或告之曰：「女亦烏用是戚戚者耶。女家產盡矣！持券而來者，皆爲無用之券；而子憂之，不亦爲無用之憂乎？」其人聞之，恍不知償之在其身也。嗚呼！若僕者，天地間一窮人耳，憂患之至，甚於償負。今且隨俗任運，漫不以爲念；此亦家貧而多債者之術也！自別吾子以來，其狀約略如此。

與弟書

吾家式微，而先人以盛德壯年，奄棄我兄弟；斬焉在衰經之中，困窮轉甚。內外之人，見其如此，益用詬侮。嗟呼！人情抑已甚矣！鬼神而又助之，則我兄弟尙能向人言語，且覩顏容足於天地之間耶？夫服仁義，稱先王，世俗所大怪以爲不祥；余嘗嘆之！自今而觀，而後知人言之不謬，而果不可爲祥也。余生抱難成之志，負不羈之才，處窮極之遭，當敗壞之世；而無數頃之田，一畝之宮，以托其身。乃且以授經客游乞食於異方，歲得一錢兩錢，不足具甘脆以養親。而母子兄弟，累月踰時，音問隔絕；私自生傷乃至此！弟又遠客金陵；金陵自佳麗，弟自苦耳！丈夫雄心，窮而彌固；豈因一跌仆，而憂傷憔悴，遂不復振耶？五經二十史一，今之視爲土梗，而天下幾無讀書者矣！宇宙間物，人盡取之；獨讀書一事，留遺我輩；此固人之所不能奪，而忌且怒焉固無傷者也！可自棄耶？遠地捲

體，惟此而已！體旂勉旂！無怠無怠！

戴南山集卷六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贈序

贈趙良冶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棄之途。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聞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以視爲玉者，可知其爲玉人者笑之矣！良冶，玉之在璞者也！噫！不幸而不遇玉人；於是有小丈夫者，視之，熱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良冶，真玉之在璞者也！他日見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石滿其櫝也已！

贈葉蒼巖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萬歷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帝時，爲禮部尙書。當天啓中，婦寺之禍，流毒天下。吾縣士大夫仕於朝者，——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節。當天啓中，婦毅公被禍，而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岌幾不免。（方公者，巡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書，時時刻著鑽研。終其身不厭。既貴，則盡購遺書數萬卷，一一丹鉛排纂。而翰林榮選，宗伯閒宮，益得肆其力於學。其所爲文章，有歐陽子之風！公之家孫曰子寧先生，雅好余。嘗哀余之遇，曰：「嗟乎！使子得遇文莊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間讀公書，與公子弟游，輒喟然嘆道之衰也！子寧先生之子曰蒼巖，與吾生同歲。自兒時初學文，卽意氣相得甚歡。已而蒼巖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質之子寧先生以爲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歎文莊公之澤，猶不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游學四力。而蒼巖家益落，且屢困於州縣。蒼巖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一日謂余曰：「吾始與而學也，於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未有涯也。惟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默，則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素定，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甚，而得失之念，交戰於胸中，故輾轉汨沒而至此歟？又且有一人焉，梧子之性，悤子之聽，而教以從衆之悅目歟？」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之人

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亦惑且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未有不順時者也；而往往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其必得也。且夫庸夫小人，僥倖而有獲，而輒也譏評豪傑。見有異己者，輒笑之，輒詬之，輒阻且撓之，而不使之有成。今子亂於毀譽之說，而失於趨向之宜，豈非惑之甚也歟？世衰道微，有志者宜自振立於天壤之間，而不可稍爲委曲，以悅世徇俗。卽艱難摧折有不顧，况文章乎哉？况區區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故家貧；少時從塾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匿。嗚呼！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士固有異世而相合者。公與方中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接膝密語，旁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清風勁節，顯名天下。蒼巖有志勉之而已！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旣接焉，聖人之道，掃地無餘，獨幸有其書尙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意。自漢之調古箋疏，已其旨；而學官所立五經家，皆無當於大家之要。蓋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有明而顯。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諸儒之說，輒斥不收。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收，其意豈不盛哉！而學者第假其說，以爲進取之階；問其何以

學，曰以科舉故也。則即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於宋氏諸儒之道矣！然當時學者，習其書，猶能爲其言，兢兢不敢失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於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攻宋氏爲賢。於是橫議之禍，漸流爲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頃者以來，士已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迷不知悟。江之北有兩生焉：曰揭夫氏，曰亦士氏。此兩人者，蓋讀宋儒之書，而喟然與嘆，肅然再拜，曰吾師云。揭夫氏於桐；桐爲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客於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嗚呼！當大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淪落於窮巖斷壑之中者，徒爲世所嗤笑，覆侮。——然其所維繫，豈少也哉？余旣以迂拙不用於世，遁逃山中，而亦士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真宋儒之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書五經之訓注疏，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訛者，重訂爲一書，而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爲有志者，當與亦士共勉之也！因先爲言以期之。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撥拾於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得聖人之旨；至

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之藩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章之本也！周秦漢唐宋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說主於苟且，以從世俗之好；而以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十百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荼毒；而後之踵之者愈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奮然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遵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觀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且笑之；而君潔獨超然於塵垢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巖石一穴，舉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繁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繼以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世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稽考。嘗仿依太史公書，網羅論次；既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然而生遭憂患，凡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擔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糊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其志安從辨之？古人之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費用，令極意於學。而楊子雲徵時，文章得達天子，遂以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豔麗之文；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尚書賜筆墨錢一萬，使觀書於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於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抱無涯之志

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自客游河濟之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窮人情之變，考文章之旨，一未嘗以驟然而復爲之喟然以歎也。言潔長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沒尋荏苒，曾無成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記，伏生孔安國之尚書，皆相繼而出。今夫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於秦火！倘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向之儒者，豈遽無其人乎？因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贈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在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城縣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城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秀才即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趺坐，各道生平。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而又同受知於學使者劉公。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劉公數爲我言某生。公好士，士苟能文者，輒時時記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

語，字綠未嘗不感歎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並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抵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多咨嗟嚮慕。蓋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也！兩生者：其一方某，字綠同縣人；亦能文詞，與字綠皆素知余者。——字綠其並以余言示之！

贈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氏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嘗好與浮屠氏遊。余儒者，與當世所謂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忍余棄也；賢余才與之遊。夫儒者棄之而見收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毋輕詆浮屠！鍾山，南京人；嘗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負義氣，工方術，尤精堪輿家言。」余遣書鍾山，鍾山未答，明年春，余涉淝水，過鍾山，一見如舊相識。又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道生平，則時時爲我泫然流涕。嗟乎！吾之相知，不得之儒者，而得於浮屠氏，吾嘗嘆之！會鍾山別余適桐；桐，余鄉也，介在江表，山水秀麗，他州。鍾山往而爲余先人尋葬處，余羈旅，不獲偕之歸也！白雲之阿，黃泉之一抔，所以慰不肖之孤者，又豈特從遊意氣之私而已哉？於其行也，遂書以送之！

贈蕭端木序

余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之人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閩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余之知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士，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章。蓋余平居爲文，不好雕飾，第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按秦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於京兆，皆被放；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惡極污，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滿矣！」——幸而被放，甚善！——蓋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自念譴劣，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其相知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之士多矣！其好古愛朋友敦氣誼，亦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遽別余而歸，余且俛俛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余由閩至燕，往還萬餘里，不得吾子之文以歸，則是役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三云，余因書此以送其行。而又幸蕭君之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鄆羈窮，且不知爲所終極，竊自傷也！

贈蔣玉度還毗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除；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狼戾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爲傲，爲迂，爲誕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乎！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棄之。士皆驚驚曉曉，惡蔣君之不類己；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與笑蔣君。蔣君旅況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蚩蚩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賜，欲以腐鼠嚇鷓鴣。嗟哉其嚇也，而鷓鴣故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腐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贈劉繼莊還洞庭序

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人之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制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以爲廉恥，而在下者亦不務爲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末路，相習爲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頹，

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謂嘆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曆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有以窮其本原，而臻其妙；蓋繼莊真能讀書者矣！繼莊先留心於史事，購求天下之言，（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記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撥簪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者。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爲者，其力既已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昆繩及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遺書，而繼莊家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攜其書以歸。余與昆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可悲矣！吾聞洞庭擅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爲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爲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即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贈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邑，屬役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稅，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內，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風俗待之以厚；其能舉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其邦，而百世猶思之不能

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興太平者，其任豈輕也哉？今也一介之士，乘傳捧符而來，無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於民上，而行事恣睢之意。蓋子女玉帛，其盡於刀筆篋箠之間者，不知其幾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所上下，邑子里豪之祖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羈客之徒之所請謁，煩濫修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睨而甘之，則又傾困倒廩，挈筐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已與民兩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恤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常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蠹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略者甚具。今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碁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贈趙驂期序

海上有黑人之國，皮骨齒牙皆漆黑，裸處島中。見有色白而衣衣者至，擊鼓掌箏；或閉目不忍見，匿之水中。齊魯山澤間，多癭瘤之疾，臃腫輪圍，纍纍然相屬於項下者，甚至掩其腹臍。聚族私語，竊竊然歎他人形體之爲不具也。今夫賦質美則不能不見挫於惡；

挾技高則不能復得意於卑。吾友趙君瞻期，工爲文章，文不獲一第。今年秋，脂車將北行，而決得失於余。余惟君之所挾者，則已高矣！鳳凰翔于千仞，而顧下與雞鶩爭食，豈可得哉？莫人匪黑，莫疾匪癘；然則見君而相與笑者有矣夫！見君而相與歎者有矣夫！君之得失，君其自決之矣！

贈顧君原序

古之學者，爲一事，必經營反覆，委曲推勘，務盡其事之變態，極其理之情微，窮神造化而後止。其於六藝，雖號爲彙通，而資力之所近，必有深嗜篤好於一事，而爲之造其極者。古人有言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故一家之學與，而百家之學亦與；何者？人各務其所獨得，而各出其所專長也，後之學者，始涉其藩，而遽欲名其技，曰：「吾所業者，已在是矣！」一切俱苟焉以從事，或舉古之法，而盡棄置不講，遂至寢消寢滅而不傳，豈少也哉？算數之術，莫精於周人「周徑」之說。然而徑一周有餘，周三徑不足；自秦以後，頗失其傳。長洲顧君原，年八十矣；居於窮巷，日事探討，自謂得之。嘗爲余言曰：「周徑之法不明，無以定歷律，叶官商，察盈昃；至於周禮漢斛。盈虧寬狹，皆何由定？蓋先王之所以利民用者，莫大於算數，而學者忽焉何也？昔日祖冲之唐應德兩家，稍知端倪，而未窺闔奧。惟高捷趙達兩家，似有得焉。趙達秘其術，未顯言；而捷之說曰

：「內方六十四，弧矢須裁畫；四隅三十六，相併乃成百。」——此其於周徑之法，猶未見其了然也！余窮年求之，乃有得焉！蓋嘗爲之歌曰：「周徑互相求，方員皆可獲。有周積可來，有徑能知積。員內問容方，方問員之實。弧矢亦求方，三角求弧率，半周與半徑，互問皆明白。弧背可求員，弧弦問方直。立方方更方，立員從方測。員積既環田，內容如太極；錠田欲從方，截弧成兩翼。牛角作勾股，灣須雙引繩。」蓋周徑之法，其大旨所獨得者，約略如此。」余少而貧且病，固陋失學；其於算數尤暗。嘗見數度衍一書，乃同縣方陪翁所著，號爲精密。而吾友宣城梅定九，綜中西之法，而獨得其微妙，二者諸家之所不及也！余欲就學焉而未遑，當以君原之說往而質之。

贈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人之情，從其少者則貴之，從其多者則賤之，此貴貴賤賤之常也。今有人焉，貴其多而賤其少！舉凡紛紛紜紜，觸目而皆是者，其品甚下，其直甚輕，其類甚多，顧相與榮且黷之。而於希世之物，特立之姿，塵垢之所不得而侵，譁囂之所不得而亂，乃以爲卑且賤而莫之異；——豈不謂之大惑矣乎？且夫物有本非賤者，而置之不得其處則賤，與之不得其人則又賤。一櫛之肉，一簞之食，未遽爲賤也；乃落於羣乞人之手，方相與攫而食之。有人焉睨其旁，而爲之朶頤焉，染指焉，非其情也；豈必伯夷之徒，始望望然去之也哉？

而或者相與笑之；以爲斯人也，力不能取而去也。又或相與惜之；以爲區區者，庶幾其可得，而奈之何其決然而舍去也？是二人者，皆惑也！糞壤之中，豈復有西子？衆門之內，豈復有仲由？今之應科舉者，難於無人而不得矣！而吾友王君雲澗，獨不與焉；且望望然去之，惟恐或挽「嗚呼！王君而外，天下之貴者，蓋幾乎少矣！王君以太學循資當爲縣令，得蜀之新津以去；笑之者固非矣！惜之者又豈爲知王君者哉？是皆貴其多而賤其少者也！是皆失其貴賤之常者也！王君文章妙天下；且其年富而才敏，其於吏，自不啻千百於科第之徒。今其行也，同學諸生，多吏事相勉；而余獨爲是說，以祛世俗之惑。

贈韓某序

俗之頹也久矣！終而獨行之君子，以及閭房之中，貞靜慈淑之女，世固未嘗無之。徒以生於遐荒僻壤，名不在於士大夫之口，而無文章之紀載，以故不傳於世。世遂以天下鮮有其人也，豈其然哉？嗚呼！人之子孫者，迷不知其父母之德，不以告之於世，而遂至於沉沒者多矣！然則人之德之傳於世也，罔賴有賢子孫無疑也。洪洞韓君某，痛其二親之亡也，懼其德不傳於世；於是伸繫其事，走京師，而乞言於學士大夫，以志不朽。學士大夫皆悲而許之，自誌銘論傳序贊之類，其體無不具；而韓君二親之德，遂以炳著於人間。若韓君者，可謂賢矣！嗚呼！天下之事，雖其榮華甚盛，然皆不踰時，輒已飄零銷落。獨文

字之在人間，愈遠而常存。韓君之所以不朽其親者，其實於世俗也，豈不遠哉！韓君僑居津門，今將奉其二親之柩，反葬於洪洞。余嘉韓君之能不朽其親也，因書以送之。

贈張天閒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菰蘆之內，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三十年，而始躡履擔簦，遊學於四方，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邇者遊士之習，波靡纒繞之態，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閒先生，則長史之大父也；年且八十，巋然而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宜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而爲之孫也！余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先曾大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獨及見余之壯。而余大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蓋余曾大父及大父，皆以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荏苒，漸就廢棄，曾無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落落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乞言於余，以爲其大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嚮仰天閒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庸翁壽序

余往聞七閩山水妙天下，而玉華武夷尤爲奇麗工絕；又龜山考亭之遺跡在焉。余嘗私淑兩先生之道，而性又好佳山水，嘗欲往遊焉而未果也。今年春，余遇蕭君端木氏於客舍；端木氏家玉華洞之旁，爲我稱玉華洞之奇，以及閩中諸山之勝。余聞之，蓋飄然有出塵之想。端木氏，有道之士也！與余交最善。兩人浮沉燕市，燕市人莫能知之。久之，端木氏告我曰：「余小子之遠二親而來此也，宦遊不即遂，無以慰二親之惓惓。顧二親之教余小子者勤矣！吾父躬耕山澤之間，敦厚樸質，里中皆稱爲長者。余小子兄弟凡七人，皆縱之使游學，其所以督課之者甚至；——卽吾母亦如之。今吾父六十有四年，而吾母亦已六十矣！願吾子賜之一言，而歸以爲親壽；是余小子之所效於二親者也！」夫燕市諸公貴人有氣力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其言足以爲榮，其譽毀足以爲重輕。端木過而不顧，而獨有取於羈窮迂拙枯槁憔悴之人，不已過乎？其斯以爲端木已矣！他日者，余且攬江山之奧區，窮幽遐之魂異，浸尋及於閩嶠荒海之間，訪故人於洞口，拜二親於堂下，相與徜徉於白雲之間，而笑傲乎塵土之碌碌也，豈不快哉？遂書之以爲二親壽，並以志吾之懷也。

芥舟翁壽序

吾戴氏系出微子，本神明之胄。洪武中，自新安遷桐城，支屬蕃衍，稱爲著姓。自垣以來，衰微亦已甚矣！然吾觀邑中鉅族大家，一時冠蓋赫奕，鄉人震畏而榮耀之；不數傳，而頹敗零落，或至降爲編氓，夷於皂隸。吾戴氏雖無顯位於朝，而以詩書孝弟世其家，垂三百年而猶不盡墜；較之於彼所得，孰優而孰歎也？聞諸父老云：「當戴氏之盛也；農服賦歛，士勤絃誦，恂恂禮讓；而家皆饒裕，恥爲非義之取；陸嫻任郵之風，他姓往往取以爲法，一迄於今日，而以吾所聞，驗諸所見，其流風果能一二盡存而無替歟？昔震川歸氏爲其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述其家世云：「詩書一綫之緒，僅僅能保；如百圍之木，本幹獨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日之扶疎……。」盛衰消息之際，蓋家家爲然矣！芥舟翁爲余大父行；其尊人庶野府君，博學高隱，與其兄綺玉府君，爲章府君，皆以盛德享高年。以余小子之譚陋，而府君輩時時獎勵之。今府君輩皆已謝世；而余垂老困頓，又如歸氏所云：「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此余所爲序翁六十壽而不禁三嘆也！翁以尊行爲族之長，一族之轉移實係之，故以吾譚國之故事告焉。至於吾家之得壽者，項背相望；自邑志所載，及余所見，不一其人也。歸氏之序存默翁也！曰：「壽自吾家所有？無容祝禱之矣！」——余於翁亦云。

朱大孺人壽序

歲丙戌，冬十月某日，爲朱太孺人六十之生辰。其子某，屆期謹集賓客，奉觴上壽；而先期謁令，請爲稱壽之文。蓋事有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今之生辰爲壽者也。古者君臣上下，親戚朋友之間，相與飲酒燕樂，必酌觥爲壽，以高年相祝頌。而至於生辰爲壽，則不見於三代之文。豈其時禮儀尙有缺而未備者耶？抑其罕偶不載於經傳及諸子，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愷愈歡，忭無已，於其親之生辰，率其家衆，羅列拜舞；而賓客親族鄉黨之人，盈門滿座，置酒高會。歲歲皆然；每閱十年，則又較平時加盛。此在人子樂其親之高年，承歡養志，爲一門之盛事；豈非事之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歟！然而世俗稱壽之文，則有可異者：雷同諛佞，不以爲怪；甲可移之乙，此可移之彼。其所稱述，皆過其情而失其實；腐爛之辭，鄙俚之言，咸以爲吉祥而可喜。——此則非君子所以壽其親之言也！君子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則亦豈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乎？先是歲丙子，太孺人五十之生辰，稱壽之文，則吾友汪庶常武曹實爲之序。武曹固不肯爲雷同諛佞之言者也！而某今又以屬余，則某之所以專其親者可知矣！余嘗客朱氏，知太孺人具有賢行。而某奉母命讀書，與賢士大夫交遊。太孺人聞之，輒嘖然喜也；則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可知矣！夫親之望於其子者，亦無有窮極。在世俗之情，亦不過欲其子之富且貴。與己之能受其奉養而已矣。而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若彼，其去世俗也，不亦遠哉！宜乎某之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並不

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也！某歸持吾言，以獻於太孺人，太孺人其亦當矍然喜乎？

戴母唐孺人壽序

唐孺人，雪舟府君之配，而余大母行也。余兒時，嘗從學於府君，受其論說句讀。童子同學者，凡十餘人。一日，府君蓄金魚於盆，與孺人臨視；余過其側，府君指余而謂之曰：「此吾家之秀出者也！」以故孺人視余，不與他童子等。未一年，余以病歸，不復至府君舍。久之，余與府君同入縣學。而余尋客遊於外，往往七八年乃一歸，歸即去。而府君亦多客遊，踪跡錯互，不皆見者動十餘年。歲己卯，府君以應試至金陵；適余僑居金陵之青溪，府君過訪，留飲數日甚歡。久之，余挈家還故里，買宅於南山，距府君舍四五里而近；而府君卒已數年矣！孺人今行年已七十，聰明強健，無異曩昔。迺憶受府君之課督，依依孺人之側，忽忽遂至四五十年，恍如昨日；而余亦老矣！孺人子祿符，承歡膝下，能得孺人之心，會孺人生日，祿符欲得余文，以爲孺人壽，故爲之書。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歲丁亥四月，吳門凌君某，介余族婿姜君賦三而來賦曰：「七月某日，爲吾母設輓之辰，蓋年臻八十矣。世俗壽其親，必有稱壽之文，鋪張其平生之蹟，致其頌壽之意。然

而駢麗之體，廓落之辭，雖有盛德懿行，反以掩其實，非君子之所以壽其親也。且稱壽之文，世皆以出自達官貴人爲重；往往使人代爲之，而嫁名於達官貴人。夫達官貴人之名，果足以爲親重乎？若是者，余亦以爲非。是故吾今爲吾母壽，其文莫如子宜！」既又曰：「吾凌氏爲吳中名族，（自大司馬詳山公，待御存義公，大參約庵公，相繼登第爲大官；）而吾母實爲嚴靖文公曾孫。始吾母來歸，兩家皆隆盛。會遭鼎革之際，干戈擾攘，所在無安土。吾母及先君，奉王父母轉徙飄泊，幾罹於禍，僅而得免。後王父母相繼謝世，家漸銷落；而喪葬之事，吾父母獨任之。尋吾外氏有宗族牽連之禍，家亦毀。久之，江南奏銷案起，吾凌氏與外氏，俾掛名籍中，吏議嚴迫。而吾先世之所貽，至長蕭然已盡。吾母勉強撻拄，佐先君以經理家事，漸復其舊業，而力已殫矣。吾母至性純孝；吾主母疾，割股以進；外王父母晚年家落，依吾母以居，奉養及喪葬，皆如禮。及先君捐館，而吾兄弟二人，兢兢自守，不敢墮。則吾母之教督，視先君存焉，尤爲嚴切。蓋吾母始享安樂，中間備歷艱苦，晚而家復振。今年臻八十，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操持家政如曩時，其享壽殆未可量也！」余聞之而歎曰：凌氏之復興也，宜哉！夫人家之廢興，惟視乎女德。雖有奇尤異敏之士，而苟無壺德內助，則其家亦必不能有成。夫古之稱女德者，雖其至纖悉之事，（如盥漱櫛綖筓總衣紳之飾，箴管線緝繫袞裘屨之珮，羔豚膳臚滲醢醢之調，縫紉灑掃周旋慎不之節；）要不過爲閨幃內則之常；一一而君子獨樂爲稱道之。况從艱難

困苦之餘，復能昌大厥家，豈不尤賢乎哉！然則太安人之以盛德享高年，固其宜矣！而凌氏兄弟之所以壽其親者，亦可謂有君子之心焉！余固不辭其請，而樂爲書之。

戴母湯太儒人壽序

吾戴氏自婺源遷桐，於今三百有餘歲，以耕桑忠厚世其家。鼎革之際，家世零落。而田有自爲童子，常於歲時伏臘，從王父及宗族諸長老，置酒爲壽，得聞先世遺訓。當是時，余王父同祖兄弟凡五六人，而與子勳府君誼尤篤。子勳府君同產兄弟三人，皆居東郭外。王父時攜余造其家，相與述先世軼事，及祖宗創業之艱難；余時雖幼，備志之於心。實言舉子三人，與余年相若；往往肩隨入府君內室，府君配湯太儒人，輒撫摩之等於諸子。久之，余遊四方，而王父與諸叔祖相繼謝世，即諸叔祖父亦無存者；而湯太儒人巋然獨存。迺憶童子時，至今三四十年間，而聚散存沒之感，其何能無慨於中耶！始余家之衰也！往往因鬻賣田宅，遂零散而不復起。恆產既失，則於先世之遺訓，有不能復遵者矣！吾王父所受田宅皆存。而子勳府君晚而食貧，且被病；太儒人左右支吾，勸無鬻田宅。今尚有數畝之遺，數椽之庇，以居其子孫。喬木森然，園廡無恙，而諸孫濟濟繞膝，則太儒人有功於戴氏甚大；而享大年以觀子孫之復盛，固理之不爽者矣！太儒人所居曰官山；蓋移自東郭者，已踰二十年，而太儒人年已七十矣。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爲壽；適

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揭諸屏間。

戴南山集卷七

桐城戴褐夫著

薛恨生校點

傳

左忠毅公傳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隸桐城人。舉萬曆丁未進士，起家中書，選授浙江道御史。天啓初，與給事中楊漣，俱以清直敢言負重望。每國家有大議，公卿大臣，輒問二臺省云何；——二臺省者，即光斗漣也。——兩人公忠一體，有所舉劾，必諮而後行；權貴人皆凜凜畏之。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皆從之游；而小人之趨利貪權勢者，皆弗之便也。巡視中城，搜獲假官假印假文卷以百數，吏胥宿蠹爲之一清。尋巡視屯田水利，上書言「……國家倚漕，東南不可恃。而京以東，畿以南，兩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草，洼者爲沮洳；）請一切有司，首課農政，興水利。田野不治，即異才高等，亦註考下下。……」制曰「可。」光斗親巡行阡陌，督官吏，教民種植桑麻菽，彷彿江南。及

光斗去後，至者漫不以爲意，由是田復荒不墾。神宗不豫，太監劉朝魏忠賢矯太子令，索嘉靖中戚畹莊田；光斗封還不啟。已又奏太監陳登奪民籽粒，壞屯政；且請蠲十三場通租；民咸復業焉。尋又督學畿輔；光斗明能知人，往往所取士，能預決其得失利鈍，後皆卒如其言，無一爽者；而識史可法尤奇！光斗念「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而疆場多故，」每行部輒較諸生射；奏開屯學，又奏開武學。光斗多諳朝廷典故，而留心於當世之事，慨然以天下自任。其才無所不通，未及盡試，而崔魏之難作。當神宗晚節，遼東事起，北關初破，天子怠荒不視朝者三十餘年。光斗上疏曰：「臣惟今日之事，遼安則天下安，遼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御朝則天下危；早御朝則救天下之全，遲御朝則救天下之半，若終不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也，救遼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脈，卽投溫投散，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止襟危坐，察言審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臣非不知陛下靜攝日久，而悅社稷自不得悅君。若能及此時而一御朝，臣謂有十二善焉：歷數在躬，厥惟天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父母者乎？及此正朔新頒，一出而天怒可回，一善也！二祖八宗，憑依者陛下；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祖宗者乎？及此太廟時享，躬親匕鬯，二善也！人主、天也，羣臣、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陛下一出而陰霾解散，陽氣發舒，三善也！不但此也！大塞朋來，際孤乍合，陛下無所厭苦羣臣，羣臣無所責難陛下

，四善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動色相戒，懼心以生，五善也！公憤盈朝，私鬥自平；上曰余一人之罪，羣臣曰諸大夫之罪。如兒女爭言，見主人而自息；如兄弟鬩牆，遇外侮而自消，六善也！而後問兵馬於邊臣，何以閱視叙功，則在在飽騰？調發應援，則在在單弱？不但三韓，九邊盡然；不但九邊，天下盡然。——破積習而討軍實，七善也！而後問糧餉於戶部，何以兵既不足，而餉不見有餘？餉既不足，而兵不見有餘？核而清之，歲可省京儲數十萬；籍而沒之，歲可增邊儲數十萬，八善也！又且問用人於吏部，毋以入試官，毋以官試地！論定取自上裁，不效罪舉坐主，九善也！又且付罪匠于法司，如楊鏞李維翰李如楨等，國有常刑，毋令賄免，十善也！又且申陳力就列之義於大臣，能如于忠肅之入守出戰，王忠毅之北討南征，則請拜樞密；否則奉身而退，無久妨賢路，十一善也！臣更有寒心者：自陛下不見羣臣百姓以來，人人皆無固志；（富商大賈，席捲南還；勳戚貴臣，陰圖轉徙。）卒然事急，二三宦豎，掉臂而去耳！陛下一出而羣情無恐，效死勿去，十二善也！有此十二善，不過舉步之勞，片刻之暇，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必有物以爲之祟。將在內廷耶？在外廷耶？在外廷，則不當有此臣子；在內廷，則陛下奈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誤不可再，時不可失；幸不及，臣所謂「僅救其半」；不幸而不及，不忍言矣！……「疏三上，上不省，當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皆以不稱職，爲光斗三四糾。而嘉善探人言，許天下募兵者，自領至京師受職；光斗論其善，事寢不行。

初御史能廷弼巡撫遼東，自謂天下才，傲很自用；光斗時規諷之，廷弼不悅，既去遼，遂敗復起經略。廷臣欲斥前沮廷弼者以謝之；光斗疏救之，廷弼愈不平。光斗嘗謂同縣倪太僕曰：「熊公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可也；今以之恢復，豈不殆哉？」居有頃，廷弼果敗。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熹宗居慈慶宮。（選侍者，光宗所愛幸；）上崩，諸內臣教選侍矯遺命，母天下，聲言欲垂選決事；而劉遜劉朝姚敬忠李敬忠等，盜竄漏洩，恐誅，欲倚選侍自固，皆出死力佐之。於是光斗與都給事楊漣謀，恐爲他日患，乃上疏略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皇帝御天居之；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雞鳴脫簪之德，侍殿下，又無撫卹養育之恩；——此豈可托以聖躬者？伏乞收回遺命，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一號殿中。殿下仍回乾清宮，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闈清而名分正矣！……」疏上，選侍大怒。而楊漣等力爭，內臣王安亦主漣光斗議；選侍不得已，乃出居曦覺宮，上還乾清宮。光斗復奏：「……移宮以後，固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陛下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若株連臺引，使宮闈不安，此非國體，亦非臣等建言初心矣。……」御史賈繼春上書，以爲移宮非是，首排光斗；

其黨相繼譁於朝。迄數日不定。後崔魏殺三安諸臣；三案者，此其一也。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召廷臣共議之。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改與存也？曰：「生而急欲尊之爲改，崩而不忍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首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載，又使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歷戶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歷未改矣，天啓之明年已定。於是乎追思先帝之懿差，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也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祚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稱廟乎？稱宗稱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君泰以叔姪弟兄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泰昌之於萬曆，猶天啓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於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陷上於不孝也。卽不忍於祖，而忍於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亦曰億萬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歿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於父，俯又不能得之於子。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養子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大極元年，下

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康，直大書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於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觀之，晉唐二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獨存秦昌；如紫陽議，存萬歷並存秦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上踰年不改之非；宜以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秦昌元年八月朔，卽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魄以前，仍爲萬歷四十八年。」於是公卿皆以爲光斗議是；詔從之。是時大學士沈淮，與外戚鄭養性，太監劉朝，交通亂政，先後典重兵。光斗與刑部尙書王紀等，先後論「姦相典兵，外戚典兵。內監典兵，必爲國患。」居無何，此三人皆敗。而魏忠賢新專國命，廷臣（三案異議者）皆附之；其黨崔呈秀魏廣微尤用事。光斗已歷官至僉都御史，而楊漣爲副都御史。是時吏部尙書趙南星，侍郎陳于廷，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都給事魏大中，皆負海內清望，羣小畏惡之。光斗同郡阮大鍼者，謁忠賢，進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於是忠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往往多用大鍼之策。御史崔呈秀，初巡按淮揚，賅累巨萬；高攀龍劾之，遂交事忠

賢，大中亦劾大學士魏廣微。兩人教忠賢速殺漣光斗大中等；事未發，會楊漣奏忠賢二十四罪，於是忠賢罷兩人官而逐之。廣微嘆忠賢劫光斗裝以逮，忠賢不應。已而覘光斗就道，惟護被而已；廣微私自喜曰：「幸未劫也。」先是給事中傅樞，與東廠理刑傅繼教相善；繼教與傅應星結爲兄弟。（應星者，蓋忠賢之甥云；或曰卽忠賢子也。）樞因應星通於忠賢，忠賢因其第宅居樞。樞欲殺光斗大中，以媚忠賢；求兩人瑕隙不可得，乃曰：「光斗客有汪文言者，並游於楊漣魏大中之門；今當誣文言爲兩人畫策納賄，鍛鍊文言以成其獄；如此則兩人可殺也！」遂上書論之。光斗奏辯數四，乞罷歸養親，不許。至忠賢逐光斗歸，終朝拷掠文言，文言不服，遂殺之。而御史徐大化者，忠賢黨也；論漣光斗妄議移宮，且受熊廷弼賄，誤封疆，及屯吏金。故事，御史巡視屯田，屯吏餽金數百，御史受之以爲常。光斗獨却不受，諸御史皆慚且恚。至是大化譴奏之，忠賢矯旨，遣緹騎逮光斗，遞入京考鞠。緹騎至桐，光斗泣語諸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家人環泣生祭，縣中父老子弟張檄示擊緹騎。光斗曰：「是速死矣！」固止之。檻車出郭，縣人擁馬首號泣，焚香拜北闕；緹騎皆爲流涕。壯士數百人潛行，欲伏闕誣光斗冤；至黃河，光斗知之，固辭謝，乃還。容城舉人孫鍾元，欲脫光斗於客氏，以告光斗。光斗曰：「吾雖不肖，豈能懼寺人之禍，而求生於媚人之手乎？」定與人許顯純者，素無賴，尤疾惡士大夫。及忠賢用事，顯純謁忠賢，求爲獄吏；士大夫入獄者，多不能免。至是顯純嚴刑訊光斗，坐

賂二萬金。是時熊廷弼兵敗，下詔獄；爲狀告於朝曰：「楊左兩人，前日皆欲殺我者也，何以余爲通賄？」而畿輔好義者，皆設部分募，應鹿太公（鹿太公者，太常卿鹿善繼父也。）太公東人好氣樂義，日夜奔行郡縣，釀金，爲光斗償賂，欲以脫光斗。初光斗督學畿輔，畿輔人德之，故爭應太公。金入未畢，而忠賢已殺光斗於獄，先是光斗在獄，出片紙寄其家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願以此報天子，報二祖列宗；「是歲天啓五年七月也。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而楊漣魏大中皆死。閱二年，熹宗崩，烈皇帝立；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而褫阮大鍼魏廣微等。贈光斗右副都御史；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諡忠毅，予三代誥命；縣人立祀祀之。初大興人史可法，幼貧賤，奉其父母居於窮巷。光斗爲督學，可法以應童子試見光斗，光斗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當在吾上。」因召之讀書邸第，而時時餽遺其父母費，一日，光斗夜歸，風寒雨雪，入可法室；見可法隱几假寐，二童子侍立於旁。光斗解衣覆之，勿令覺；其憐愛之如此。及光斗逮繫，可法已舉於鄉矣。可法知事不可爲，乃衣青衣，攜飯一盂。伴爲左氏家奴，納棗饘者隨獄卒，而入見光斗肢體已裂，抱之而泣，乃飯光斗，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爲國柱石。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遷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難，狗彘之小節，而櫻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可法拜且泣，解帶束光斗之腰而出。閱數日，光斗死，可法仍隨獄卒，入收

其屍；糜爛不可復識，識其帶，乃棺而殮之，得以歸葬。後可法果以功名顯。

贊曰：余與左氏子弟遊，得見公獄中手書，血蹟斑爛，可悲也！當天啓初，正人在位者不少；相繼覆滅，海內寒心。而逆黨根株蔓延，雖以烈皇帝之英武，不能盡爲掃除；竊位釀亂，至於亡國，哀哉！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蘇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之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累顧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大兵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即帝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永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共迎帝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帝出奔於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願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乎？」

？吾書在，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能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旁，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率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鄭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宗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而廣霽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曹先生傳

曹先生，桐城人，逸其名，維周其字；家距縱陽十餘里。縱陽者，濱江之市也，左右環之者，重山疊嶂。而曹先生少讀書山中僧舍，爲童子師。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

陷京師，烈皇帝崩。先生是時，年未滿二十，聞之痛哭，即散遣其徒去。終身未離僧舍，距其家僅數里，未嘗一日歸也。爲僧種菜，僧食之以酬其傭工。僧之易者前後數十人，而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聞有客至，輒避匿不與言。灌畦之暇，時時取書讀之。或有問之者：「爾傭工，固知讀書乎？」答曰：「吾不知讀書也，第能識字而已。」鄰里鄉黨，皆莫知有曹先生之高節。其族有一士人，授徒於縣中，余往問之；曰：「我伯父行也；今已垂七十有餘矣。」

贊曰：曹先生一布衣，遭國破，遂棄其家，終身爲人傭工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而反顏事仇者，視先生何如也？吾縣士大夫，當革命之際，不仕者雖多，而苦節獨有曹氏！

李漁常家傳

李本涵，字海若，山東大嵩衛人。其父曰贊元，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侍郎以諸生起家，爲大官；本涵實爲其伯子，從宦京師。侍郎每有繁劇，輒委本涵；條分縷晰，事無不辦，侍郎以此奇之。本涵貴公子，無纨绔之習，守寒素如故時。而喜賓客，重然諾，慷慨好施予，嘗屢散千金不顧。侍郎每顧而喜曰：「此吾家之才子也！」本涵好讀書，尤喜與四方名士交遊，切劘討論，文日益進。康熙丁巳舉於順天，歲戊辰成進士，入翰

林。本涵性至孝，自侍郎歿，其孤十餘人皆幼，本涵中情深愛。其或偶有疾痛，往往憂念至終夜不寐。延師教之，亦時時自督課；諸弟皆感動思奮，學益勤。十餘年，登萊間稱文章家，輒歸李氏。學使者行部至登州，嘆，用以冠冕諸縣，皆本涵子弟也。本涵性孝謹退讓，其化行於一家；而宗族鄉黨賓客，所以存恤周給之者，無不備至。自俗之頽也，人人各務封殖自私；獨本涵急人之困，如傷在體。諸公貴人皆笑之，而本涵卒不爲衰止。然事過輒忘，終身未嘗言一某人吾嘗有某事相濟也。一歲己巳之秋，卒於京師邸第；弔者相哭於途。生有二子：曰欄，曰棊，皆能讀父書；人以爲本涵不死云！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海若每訪余於旅舍，議論今古。閱數月，而海若卒。其卒也：夜半方讀漢書，聲朗然出戶外，忽咳嗽數聲，遂卒；年僅四十有二耳！余旣爲文哭之，又誌其墓，載海若事詳矣。今年秋，其弟鑑湖來請爲傳，余故復爲書其大略焉。

張翁家傳

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畫，爲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壩，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即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衆公貴人，皆延翁爲上客；吳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尚書，太紅吳司業，與翁爲布衣交。翁好談諧，常嘲笑兩人

，兩人弗爲怪。益郡馮相國，構萬柳堂於幕師，遣使迎翁至，爲之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

贊曰：余聞張翁事父母頗孝謹。其父卒，爲營墓地不得，忽夜夢見父攜遊郭外，指一阡隴言曰：「此吾葬處也。」明日，有人持一地圖來求售，宛如所夢，遂售之。一日出遊，宿玉尚書園亭，夢父撫其背曰：「爾急歸，爾母且逝矣！」覺而奔抵家，母果不起，持與訣乃卒。其子爲予言如此；子治父術亦工。

沈壽民傳

沈壽民，字眉生，南直隸宣城人。崇禎中，延綏盜起，蔓延偏天下。湖廣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於穀城；兵部尚書楊嗣昌從中主其議。自賊初起，屢撫屢叛，卒釀禍不可支。文燦不知兵，好爲大言，自以得賊要領，撫必成；嗣昌信之。嗣昌者，故宣大總督，以奪情起爲兵部尚書者也。是時天下多故，上所用人，文武皆不效。謂科舉不足得天下士；歲丙子，褒薦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至京師，上書言「……嗣昌以居喪起用，當慷慨奮師，自請躬歷戎行。乃因循偷惰，師老財匱，禍有難言。」又言「

嗣昌既不能躬履行間，軍旅之事，一付文燦；未正誅勳之名，而並失招撫之實。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制敵，聽命於人而司服人者乎？文燦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而嗣昌復夷然不顧養難之可畏；正恐掃蕩無期，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使張紹先不爲奏。壽民復上書迪政，以爲一區區之誠，一日不達，決難緘默自己；毋使獲罪執事，幸甚！一紹先具疏，言「壽民兩書，字多踰格；請上裁。」詔不允。封進，嗣昌亦具疏待罪。壽民曰：「吾兩書以踰格故不進，上未嘗拒使勿言也。」復驥括兩書之意，使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遂拂袖而歸。居無何，獻忠果叛，羣賊皆應之。上怒誅文燦；嗣昌自請督師，如壽民旨。壽民論嗣昌也，並奪情之非。詹事黃道周曰：「此大事，在廷不言，而草野之士言之乎？」於是具疏，論嗣昌奪情非是。繼而論者：臺諫則有何楷、錢增、林蘭友、成勇，翰林則有劉同升、趙士春；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復率南京九卿具公疏。上大怒，諸臣皆斥去。壽民言不用；既歸，名益重。是時科目積重不可反；諸薦舉者爲州縣，吏部率皆予以荒殘地，多罹賊禍；其免者又往往中以文法。於是凡薦舉者，多欲棄去復入場屋，以取科第。督學御史勸壽民出應試；張國維亦移書趣之。壽民曰：「前論嗣昌者，皆得重罪。而壽民首事發機之人，假使上怒早及，已先諸君子受禍矣！」今敢尙思進取哉？」於是隱居姑山，授徒自給。歲甲申，京師陷；留都再立，而黨禍大作。阮大鍼者，名在逆案，廢錮居南京。以新聲高會，招徠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掉鬪

。東南名士顧果吳應箕等，大書其罪，布於通衢；壽民亦與焉。禮部主事周鑑，實爲諸名士所附。及大鉞得志，殺周鑑，分捕諸名士。壽民變姓名，攜家匿金華山中。南京隨破，溧陽陳名夏，先是名亦在捕中；亡去北降，久之用事。名夏故與壽民善，遣使貽書壽民，欲薦之朝，壽民對使焚其書，且與之書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啓南也；所以死者，爲多此物色故耳。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速僕死者也。……」名夏得書，嘆息而止。壽民自守以嚴，一介不妄取予；其與人交有至性。當周鑑下獄，禍且見及；嚮田爲實用，不令鑑知，鑑子數歲，自金華歸，卽招之來學。渡海葬其友周梅骨於海外。皂帽裏頭三十年，雖盛暑未嘗去。歲乙卯，屬疾，臨卒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年六十九。著有姑山文集若干卷，開道錄若干卷，學者稱耕巖先生。

贊曰：沈先生清風高節，不可及矣！當明之既亡，東南遺民，義不忍忘故國；多有愚昧以觸罪戾，至於覆其宗祀。海上之役，金壇丹徒宣城三縣士大夫，受禍尤烈。先生獨超然遠覽，自全於耕鑿之間，可不謂智勇絕人者乎！

金知州傳

金之純，字健之，湖廣廣濟人。萬曆四十三年舉人；崇禎中，由醴陵縣教諭，歷官至興安州知州。當是時，海內承平久，人不知兵。流賊起陝西，官吏或走或死，漫不知守禦

；於是賊所至名城皆破。與安尤當賊衝；而旁近郡縣，——若紫陽、白河、漢陰、石泉、平利，——諸遺民逃徙來者不絕。之純到官未幾，賊即至。簡料民兵，經畫器械，爲守禦計。是時久旱，夜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高數尺，賊不能渡，城中益得爲備；賊引去。水尋涸，復至，拒却之；凡四薄城。久之食盡，城且陷；之純請救於旁郡遊擊唐通。通以兵至，之純縋死士出，與之合，殺賊渠數十人，賊乃解圍走。御史上言狀，天子嘉與安獨死守，超遷之純漢中府知府。未及離與安而卒。年四十有六。與安自被賊，歲饑且疫。之純給醫藥，設粥糜，全活者甚衆；死者官爲殮之，民皆感泣。及其卒也：州人隸金共襄事，乃得舉柩還；州人哭送百里外乃反。唐通者涇陽人；用兵有紀律，善戰。後積功至總兵，封定西伯。歲甲申，以居庸降賊；賊方虞邊騎之從河套入也，使通守石峽。先是保德州人陳奇瑜，爲五省總督；實縱賊於軍箱谷，以成甲申之禍，（察之純守與安之年也。）通故在其麾下；奇瑜好貨，家資鉅萬，陰召通以兵來護其家；於是通移駐保德。已而知賊事不成，仍稱定西伯，爲先帝發喪，且夕縞素突臨；沿河州縣皆據之。尋大兵定燕京，遣將徇山西，而通以其衆降；封爲定西侯。解其兵柄，隸之旗下。居久之，思出鎮不得，意鬱鬱不樂卒。

贊曰：金先生之守與安、本全與安者，唐通力也！故余爲牽連書之。先生他事，多見於王尚書朱庶常所著傳中；茲不具錄。鼎革之後，先生之手澤存者，僅與唐將軍書一通。

先生孫啓洛，與余同游太學，嘗以其稿示余；辭氣激昂，其一時駕馭之略，可以想見。使
得如先生者數人，與通同事，終始周旋，其晚節安至是哉！

溫濼家傳

溫濼，字其旋，先世太原人。明初，溫祥卿以布衣謫明太祖，太祖使佐歌柄文守長興；子孫因家焉。祥卿叔某。遷烏程之七里村，壽九十有九；是爲七世溫氏之始祖。曾孫璋，運糧入京師，道出山東，歲荒民大饑，璋盡賑以所運糧；歸而自買穀以輸。自璋傳十世而至濼。濼幼讀書，能文章，有聲；年十七，入學宮爲弟子。崇禎中，東南諸名士結復社，以文章節義號召天下；濼亦與焉，復社者，諸名士置酒高會之所名，爲繼東林而起。東林故仇浙人，於相國體仁尤甚，（體仁，濼兄弟行也。）吳門徐枋見濼於復社，以體仁故，意頗不相得。後明亡，復社諸生，多出試場屋。濼棄諸生服，終身不出。而枋匿迹太湖之濱，與世絕往來；聞濼高節，屢作畫與詩貽濼。濼懸之壁間曰：「吾與昭發時相對也；然昭發今日知我耳。」（昭發，枋字也。）徽州司李璜，亦濼兄弟行。先是璜知天下不可爲，使人召濼至，曰：「吾常以死報國家；宗族事，特有汝在。」相與飲泣而別。居無何，南京失守，徽州隨陷；璜殺妻女，自刎死。濼時年三十，遂隱居不出，曰：「吾不忍負吾兄一缺也。」與其友五六人者，皆以行誼自矢。久之，其友皆變節以去。濼獨與同縣高

士廉三求，及學佛人棲雲者。（棲雲者，性沈，名葵明，亦明諸生隱於僧者也。）濬爲人忠厚；見人之傷，如己之傷；人有以緩急告者，無不應；囊中金不足，往往稱貸給之。宗族事無大小，悉身任；雖勞且怨不避。其書室曰屏山草堂。（堂先世所遺，古松二株，高千尺。）濬讀書其間。每日皆有紀錄，曰：「讀某書，爲某事，見某客：……」時自省察；——其刻勵如此。年六十有三卒。

贊曰：明之亡也，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變其初志十七八。先生年方少，有文譽，卒不食其言，可謂賢矣！吾讀先生子棐忱所作過庭紀述，先生有言曰：「歲乙酉，吾自留都還宿鎮江，望見揚州火光耀天，鼙鼓聲振動，江水爲沸。及至吳門，則皆習競渡，畫船簫鼓勿絕也。嗚呼：廟堂之玩愒，抑已甚矣！而郡國亦復然，欲不淪胥以溺得乎？」——蓋先生悲感往事，老不能忘如此。棐忱介其族兄鄰輩請作傳，余是以論著之。

張驗封傳

公性張，諱福衍，字嗣谷，福建龍谿人，康熙戊辰進士。起家行人，遷刑部主事，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在驗封司。其在刑部充纂修律例官，區分條晰，輕重務得其平。常決獄，悉心詳察，罪有可出，則喜形於色；否則不憚者累日。其在驗封，所掌代誥封諸事。故事：諸臣有罪削籍，其父母誥命，俱追奪之。公曰：「令甲無概行追奪之例。」

今以在孫故，而盡累其父母，豈天子孝濟天下之意哉？」於是獨排衆議，凡罪不至追奪者，悉不追奪；人皆以爲得體！康熙己卯壬午乙酉，嘗賓與之期，公皆爲分校；所得士最盛，衆論翕然稱之！其陞郎中也；引見之日，上曰：「爾籍貫姓名，朕所熟記；才品出衆，朕固深知之。」公以夙望浮沉郎署，一旦被優旨獎嘆，人皆以爲榮。公天性好施予，急人之困，幼時居漳之南靖；南靖多水火之災；一遇災，呼號之聲相聞。公使人謂之曰：「哭無爲也；若所須，於吾是取。」聞者固其年，曰十歲耳；人皆奇之。常以繩貫錢置囊中，出遇老弱貧困者，故墮於地，使拾去，不令知。人家有喪不能辦者，一寡婦幼子，方哀迫不能爲計，公輒密投金於戶內而去。其家獲之以爲神賜，終莫知其所自來。鄉里有大工大役，公往往出已囊中金，身任其事。至其自奉淡泊，飲食及被服居處，蕭然若寒士也。爲人寬厚和平，平生未嘗有疾言怒色；有犯者皆不與校。素不信二氏之學，嘗爲人指陳其誕妄之狀，多化之者。康熙丙戌，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二。戴某曰：余鄉舉，實出先生之門；比晉謁，先生殷勤屬望，有加無已。自是或閱二三日，輒至先生署內；因得悉先生之生平。然未及半載，而先生卒矣！嗚呼！豈不悲哉？余採其一二遺事，爲述而傳之，並書數通，以貽同門之士，使讀而奉先生之風範猶如生也！

楊允正傳

楊允正，字子展，江南休寧人；系出漢司農震。允正父上達，讀書博治，敏於孝友。允正從受學，無所不通；而忠信孝弟，一奉其父爲師法。允正有弟二人：仲早卒，季讀書應舉。當父在時，家稍稍落；父謂允正曰：「食指數百人，所入不能贍；余老不能治生，汝其勉之！」於是允正客游四方，爲計然之術；積累至贏餘，而先業復振。居久之，允正客於外，忽心動；距家八百里，馳三日夜而歸。歸則父病甚，欲得允正與訣；而允正適至。父悲且喜曰：「兒歸乎！」對曰：「兒恨不早歸也！」父曰：「汝仲弟早卒，其子幼，汝撫之以有成；汝季弟讀書，家事惟汝治，勿以繁劇累之！」允正遵父命唯謹。闕十餘年，家人或欲析產；而仲弟之子及季弟所受，較父所遺輒多數倍。宗人皆賢允正，相與譏醜金爲賀，且以勸來者；允正謝弗受也。先是仲弟爲商於青陽，耗父資且盡，困甚，多月衣單衣，懼父怒不敢歸。允正踪跡得之，衣以其衣，偕之歸；百方爲調釋，父怒乃解。仲弟，庶出也；而篤愛不異於同母，人以爲難。允正爲人忠厚：遇凡可以利物者，無不竭力爲之。性不喜畜奴婢，曰：「此輩質多愚劣，不善事主，何能不加笞罵？彼亦人子也，其忍傷之？吾故不多畜也。」又嘗以談笑解紛亂，人多其智。歲甲寅，七閩寇起，浸尋及於徽州。是時允正商於宜興；宜興人亦思逞，其亂將作矣。一人夜奔告允正曰：「君胡不避？詰朝寇且至，至則無所遁矣！」允正資頗厚，先爲訛言嘗之。允正給之曰：「若猶不知乎？閩寇已大敗遁去。余何避焉？」由是市中皆傳相呼曰：「閩寇已大敗且遁矣！」亂人懼，

不敢發。越日報至，果如所言；於是宜輿遂得事。允正卒時，年六十有五。

贊曰：徵人善爲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處家庭朋友，多仁讓有厚德。蓋貨殖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如楊翁之事，其義豈不高哉！翁之子劬祖，爲余言如是，且請爲之傳焉；余是以書之。

程孝子傳

程孝子名愷，江南歙縣人。程爲徽州名族；孝子祖父皆有盛德，而母呂氏有賢行。孝子年少有至性；歲丁亥，年十八，母卒，孝子竟以哭泣死。先是母病久，孝子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且半載。及母卒，孝子已羸病不可支矣！自是躑躅號泣，飲食不下咽，見者皆爲感動。父見其僵臥苦次，日夜泣不休，屢欲譴止；念其新失母良苦，聽其悲哀，不忍止也。而孝子乃心肝崩裂，越十餘日遂以卒。當其未瞑也，父與家人環泣。孝子曰：「天乎！吾且死，子職不克終！兄若弟能承父志，是即吾不死也！」匍匐起拜其父曰：「兒不幸失母，又不能終事父！」復謂其婦方氏曰：「累汝矣！」我死，汝如何？」婦泣曰：「當守志奉佛以沒世耳！」孝子素不信佛，乃曰：「守志可也！奉佛則非吾所欲也！」遂瞑。婦哭夫，絕而復甦者亦屢。孝子所衣衰麻，當胸與兩袖，涕淚沾濕處皆成血。當孝子年五六歲時，每侍其祖；祖或當暑僵臥，孝子輒拱立執扇爲驅蚊，日以爲常。祖卒，孝子哀慕

如成人；人皆異之。及就外傳，讀書聰穎；稍長，工文章，能辨別俗學之謬。孝子死，人皆賢其孝，而惜其早逝也。

贊曰：孝子之死，非孝子意也！特其哀慟出於純一，不勝其崩摧而至是耳！體於喪有「自抑」之文，孝子豈不知之？顧當是時也，呼天搶地，惟知有母，不知有身。忍而抑之，實有所不能；而不虞遂以隕其軀也！嗚呼！人孰不有母？讀孝子之事，反身自問，竟何如哉？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游；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籐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徧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書一卷授之曰：「去！求神仙，非女

事也。土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土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百金。土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賊起關陝，蔓延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庶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旱，荒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土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之。土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土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土慶家皆亡。土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讒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土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凶殘，每以大挺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土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即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搥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腸肺胃皆割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土慶而告之曰：「吾因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賞而死。」土慶曰：「嘻！烏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屏至，臥老脚其上，納肝腸肺胃於腹，以線紮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屏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將軍也；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土慶見之曰：「此將軍之

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緣釁之，而傳以藥；以藥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將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送將軍，將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至，啓衾出美人，即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神仙也！」賊中有驍將郝三鼎，臨陣而爲官兵創其頰車折齒；士慶爲勦一俘之頰軍以合其轍，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破中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僞許之。士慶曰：「彼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傅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礮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邀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既反正，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日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汝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汝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各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疊几爲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臨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汝。」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

，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中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蠻徼中，蜀人劉覆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挾有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老神仙取藥；見其聚羣婦人，剝取其陰上肉方寸，置罏中，雜以藥熬之。須臾，罏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尙哉！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爲國子生，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河而南，浸尋及於淮江，崇禎八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寇復大至，蔓山谷間。逢亨兄弟避亂西山中。逢亨者，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亨與賊遇，

大戰，殺數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率衆襲執逢期，至營中，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弟之被執也，曰：「吾弟死，吾何忍獨生？」且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聞之，以報縣令；縣令獎歎焉，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城陷，其事遂寢。

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亨天秀父子兄弟間，其義烈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奠，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適富民犯法者，守教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嶽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寬之，是以私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爲公累。」郡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之。崇禎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乃徒步詣軍門往

講；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尙書；尙書以府庫虛耗，軍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卽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崩於煤山；維嶽聞之，北面痛哭累晝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即依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死之，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事如此，飲食能下咽乎？」居三日，北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吾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倖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慰，偃臥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存，親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慎毋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諡爲文烈公。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吏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大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年，）其宦遊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爲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嘗從之遊。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中傷養正，左遷以去。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漢，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恒懼，議請兵。養正移疾閉閣臥，陰遣兵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復修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相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一是爲安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大清兵已渡江，遣將金聲桓守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

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漢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適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於南京。明年袁繼成死於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闖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覩。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伯兄相友愛。幼時從兄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見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勵他子弟。天啓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即反，侍湯藥弗懈。久之兄死，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居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龍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

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盛，毋守死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卽孔暉之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城垣，浚隄池；城守略具，能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獻官輿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於腋，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洵洵欲走，無固志。有富家隄城降賊以求生，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樓譙皆燬，縣人皆走。孔暉大呼百姓巷戰殺賊，莫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圍人張竹等昇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且暮且死，請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孔暉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孔暉亦賊見印在腋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圍人馮三立；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於楚。天子聞之，贈尙寶寺卿，廕一子入監，祀鄉賢祠。

晉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於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驚下，非實有絕人之略，覬覦天下之志也；起饑寒，聚羣不逞，一折箠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也。前後建牙大吏，皆不難捐天下以予賊。使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至是耶。

？余故讀先生之事，輒不禁三復而嘆息也！

艱貞叟傳

艱貞叟者，姓白氏，諱眉，字靜遠，山西保德州人也。少爲諸生，多節概；嘗出遊，得遺金於逆旅；叟匿之床下，候日中，遺金者還，悉以予之。其人欲分其半以予叟，叟不可。——其廉潔自持如此！順治戊子貢於京師；嗣後一爲州判，一爲縣丞，一爲府同知，再署縣；——其治績皆多可紀云。其爲沂判也：攜僮奴一人抵任；沂故荒殘，而叟至不能給饘粥，叟怡然自得也。居三年而去。其丞無錫也：無錫大縣，賦繁役重，其白糧皆解京師；官吏緣以爲奸，額外苛斂，民不堪。叟請於上官，一切革去；無錫人德之，紀其事曰留棠集云。其同知彰德也：抵任未久，卽署武邑，又署安陽。其署武邑，多惠政；武邑人不忘其事；播之風謠，傳爲歌咏，往往而然。其署安陽也：一如其署武邑。已而安陽新令來，耄且昏；適有盜案，叟故所管胥吏怨叟，因嫁禍於叟，遂罷官去。居家讀書自適，靡事於人不求報；人有以橫逆至者，叟受之無怨言；鄉黨中皆稱爲長者。年六十有九卒；勝自號曰艱貞叟。

贊曰：自吏道衰，而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以故民愈困；——民愈困而官愈貪，蓋相習不以爲非久矣；余讀白先生之事，非今之所常有也！未竟其用而罷，惜哉！先生之

子曰君琳者，不遠數千里而求余文，以彰先生之德；余故書其梗概如此。

何家翁傳

翁姓何，名胤，字溪威，徽州婺源人。少貧困，嘗爲縣吏自給。已而棄去；或教授生徒，或入幕府掌書記。久之，亦棄去；家居，精種植之術，稍稍至贏餘。性孝謹，儼然諾，慷慨能任事。婺源有餘糧之弊，起於明末。自是胥吏爲奸日益增；民有田者輪役，當役之年，——每糧一石正供外，——私加白金至二三兩。合一縣計之，每歲苛征無慮萬金，民皆困。翁與縣人朱烈等懇之上官，弊竟革。而豪猾吏以此怨恨側目，思報翁。歲甲寅，七閩賊起，闖入徽州界；於是守婺源者迎降之。先是翁登陴守禦，有方略；怨翁者至是報渠魁，謂翁與朱烈等實抗守。渠魁怒，踪跡翁等得之，倍加酷刑，幾死。已而縛稍疎，翁與烈夜逸，遂免。赴徽州請兵，爲婺源賊兵遁走。浮梁人何某，（故與翁善）受賊官；尋逃至婺源，爲官兵所執。翁曰：「某，吾故人，今且暮且死，吾獨無計全活之乎？」竭其資產，厚賄執者，某得釋；——其急朋友之難如此！父早卒，母年踰七十，翁事之不異孺慕。妻周氏有賢行；自未嫁時，嘗割左股以愈母疾；及歸何，事姑益謹，不異於翁，姑得瘳疾，醫不能治，周割右股以進；姑稍稍愈。已而疾又大作，腸出寸許，世偉者，翁之幼也；爲祖母所愛。及祖母疾，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年許。一日，得藥置竹管內，吹入穀

道中，養流入口不顧。及祖母不起，哭泣悲哀而卒。人皆賢翁之事親，能化其子如此！蔡源僻處深山，田少且磽；居民多種杉爲生。翁最精種植之術，爲書其方以廣布焉。

贊曰：翁之伯子游從余游，故具知翁之生平。又嘗讀翁臨卒時自序千餘言，蓋有道之士也！余嘗欲種樹以自給，而無尺寸之地可試。今得翁種杉法，而余已浸尋將老矣！惜早不獲與翁相遇也。

